

老向著

民向集

民向社出版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7 9082B

瞿序

好的文學作品第一要真。文學作品不但要技巧，更要對於人生有真的領悟，有真的感受。換言之，要有真切的內容，真切的材料。近幾十年來的作品，在技巧上不乏有成功的作家。在人生的看法上有相當的解放。在作品的形式上亦有相當的解放。文藝界確實開拓了些新園地。但在寫作的材料上，或者說是表現的對象上，似乎還須更擴大他的範圍。

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是住在農村裏的。這大多數的農民，真是中國的勞苦大眾。中國民族如其有力量，這力量在農民大眾的心理上潛伏著。中國文化如其有生命，這生命在農民大眾的生活裏跳動著。中國民族如其有痛苦，這痛苦是農民大眾在那裏忍受著。中國民族如其有希望，這希望也在農民大眾的身上。農民大眾的生活，農民大眾的喜怒哀樂，農民大眾的精神與情感，應該是文學作品的好材料，真材料。

已往的描寫農村生活的文章，大半是智識分子對於農村生活的理想化的描寫。現在的幾篇農民生活的描寫，亦不免是知識分子以為農民是過着如此的生活，總覺得不真切，不親切，老實說，不是那一回事。但農民的生活農村的情形的確須要真切的描寫。

向辰兄新近選集『城姑下鄉記』『掉在井裏』等二十幾篇文字，出版單行本，定名為『民間集』。『民間集』裏很有幾篇是描寫農民生活與農村情形的文字，有幾篇的內容，很真切。新文學的蘊蓄或者還不容許有偉大的農民文學。向辰兄這幾篇文字，也可以當作農村生活的縮寫看。不過這縮寫倒是真的。

向辰兄的筆名是老向。老向是被認為幽默作家的，這或者是由老向常在『論語』或『宇宙風』上寫文章罷。近來似乎有一種誤會。以為幽默是說笑話，於是大家勉強說笑話紀錄出來就認為是幽默文字。其實勉強得很！逼出來的幽默話，是最不幽默的話。生拉硬湊的幽默文字，是最不幽默的文字。作者無意地說出來寫出來的才是天籟，才是真幽默。讀者或者引起會心的微笑，或者引起靈感的沉思才是得到幽默的好處。老向在『民間集』的文字，雖不能說沒有勉強的幽默；但也有些極自然的幽默。希望讀者能體會到。不過老向在『谷中』很住了幾年，有的幽默，恐怕谷中人更能體會得到罷！

『民間集』不是關於農民生活的論文，我們不必希望在這裏得到什麼結論或原則。但有的材料却是真的。我們應該在這裏引起些會心的微笑。有的讀者，或者從這裏引起些靈感的沉思。

熊序

我是一個不會寫序的人。我自己的書有時也懶得寫序，就是勉強的謫上幾句，也未必能把自己的意思達了出來。有時承朋友的好意，要我作序，我更不敢隨意答應。這一回向辰兄要我爲他的大作「民間集」寫序，我雖寫不出好的文章，可是我很高興一試。但是我的話仍很簡單，希望向辰兄不要嫌我偷工減料呢：

一、向辰兄是我多年的同事，我知道他寫作的態度非常認真，不管在選擇材料上或措詞上，都是一點兒不苟且的。並且他的作品立意差不多篇篇都是「向上」的。叫讀者讀了不由得不發生一種勇往前進的精神。這是「民間集」的一個最大特點。

二、我是本集的第一個讀者。因爲前兩年我是民間半月刊的編者之一，向辰兄是我們的特約撰稿者，我有向他「拉稿」的義務。這本書裏的小說都是在「民間」登過的。我既享受了「先讀爲快」的權利，現在也有把這本集子鄭重介紹給讀者的義務。

三、向辰兄的小說早已聞名文壇，但這不是偶然的。因爲他的小說都是從生活裏體驗出來的，與一般憑空幻想者的不同。他是先有了材料，或說是先有了生活的經驗，才動筆寫作，

所以寫出來很生動，很能得到讀者的歡迎。民間集的各篇作品都是這樣寫的，諒都能得到讀者歡迎。
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，熊佛西序於北平。

民間集目錄

瞿序

熊序

城姑下鄉記

掉在井裏

半瘋

其實

掃墓

樂園遇難記

這一天到了

野燒花生記

忙年

漢族廟的鬪士們

一——二

一——二

一——一八

一九——二五

二六——三三

三四——四三

四四——四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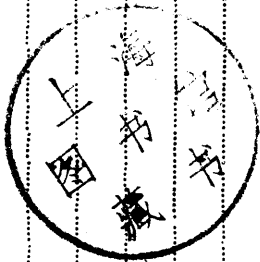
五〇——五八

五九——六四

六五——七一

七二——八一

八二——九二



搬家吧.....	九三——九九
到那裏去.....	一〇〇——一〇六
管臺的老樂.....	一一七——一三二
露生子.....	一三三——一四六
國寶.....	一四七——一六〇

民間集

城姑下鄉記

到我們村莊裏來的大道上，孩子們同時發現了兩輛洋車：一輛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位城姑自己坐着，那一輛是她的包裹行囊和罐頭水菓之類的許多食物坐着。

城姑使一塊灑過香水精的花手帕蒙着臉，防止那無風自揚的沙塵；但是那忽高忽低的鄉間大道，顛簸得她頭暈心煩，渾身的骨頭節兒疼，她是沒有法子補救的。她這時候兒很後悔不該向別人誇口逞強，硬說自己不是富家小姐，硬說自己能忍受人世間的一切苦痛，硬說自己想利用這七天的春假，要到定縣去考察平民教育。她開始知道父親說的『最好拼着多花幾個錢，在火車上帶下一部汽車去』，是極有價值的經驗談。有時道路被農家澆園的水溝遮斷了，洋車拉不過去，她還得撇着嘴下來走幾步，更惹得她萬分不高興。她心裏不住的這樣埋怨：『愚蠢的鄉下人，不但不修路，反倒把好好兒的大道破壞了，只圖自己方便，不顧旁人！』

村口兒上有一羣小孩子，都是光腳赤背，頂多穿着一條褲子，在沙土裏翻筋斗玩。遠遠的望見車上穿着毛兒朝外的皮大氅的城姑，他們便不住的喊叫：『看！洋狗！洋狗！』因爲他們看見過外國傳教士曾經帶着洋狗坐車。可是等到車子到了近前，孩子們都大聲的笑起來，恍然大悟的說：『不是！是個毛人！』

在一星期之前，城姑曾經友人介紹過，這次是特來訪問我們村中女學的教員雷先生的。城姑知道在村街上坐着洋車不大好看，更知道要打聽什麼事情，也非得有相當的禮數不可；所以一到了村口兒上，她就下了車。她和顏悅色的向那些孩子們說：『小朋友！你能告訴我嗎，小朋友，貴村的女學校在哪兒？小朋友！』她雖然一連叫三聲『小朋友』，可是那些小孩子們都瞪着眼睛不言語，好像不「十分」懂得她說的什麼話；尤其是『小朋友』這個詞兒覺得怪新鮮的，幾乎認爲是她有意同他們開玩笑。幸而一位抱着孩子的老太太走來，才告訴她說：『由這兒往東，見胡同南拐，路西一個黑大門，那就是女學堂。』

城姑順着老太太指示的路綫向前走，那一羣孩子們像是衛隊似的跟着她，還有跑到她前面倒退着走的；村中的狗也來湊熱鬧，汪汪的狂叫，彷彿是「錢兒買雜皮」的小販進了街。城姑提心吊胆的，在兩輛洋車中間走，她差不多完全後悔這次下鄉是太多事了。

她站在村學堂的門口兒，一注意門框上，立刻想到這是鄉下，當然沒有電鈴。她用手掌把門扇拍了一下，又拍了兩下，又拍了三下，但是始終沒有人答應。恰巧那位抱孩子的老太太又蹣蹣跚跚的跟過來瞧稀罕，才對她說：『你要找雷先生，你就進去吧！裏頭沒有狗，不怕什麼。』

『請問老太太，裏邊沒有一個夫役嗎？』城姑謙和的問。

『噯！夫役？除了先生，就是學生，有什麼夫役？』那位老太太說。

『那麼誰給先生作飯呢？』這是城姑急於要知道的。

『抬水，買菜，掃屋子，給先生作飯，這些事都是那些女孩子們自己動手。你這是……』

這是來……？要住下嗎？』老太太說着，不住的拿眼睛打量這非凡的客人。

『是的，我打算住四五天。』城姑說完，一勁兒的想：『鄉下真是新奇，女學生兼代老媽子。』她向那老太太道了謝，仗着膽子往院裏走。那跟來的一羣小孩子，覺得沒有再瞧的必耍了，一陣呼叫，一齊又跑到太陽地裏去發展自己的生命力。

城姑走到教室外面，正聽到一個學生這樣說：『在書本子上，屢次發現嘲笑鄉下人的故事，我們到底不知道鄉下人哪一點不如城裏人？』這話使城姑吃了一驚，鄉下姑娘能說這樣

流利的國語，要不是親自聽到過，恐怕誰也不能相信。

『等我們到城裏去看一看，就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了。——啊！老師！有客人來了。』一個坐在門旁的女孩子說。

風門一開，雷先生三步併作兩步的出來迎接，只在她的笑容裏就可以表示出她的誠懇。城姑用了極經濟的說話介紹了自己之後，雷先生說：『我以爲您昨天就可以來到，我們早就準備着歡迎您。前天借來了一張床，因爲怕您在炕上睡不慣。』說着，把客人讓在自己的臥室兼客廳裏去，那是一間使城姑覺得比自己家裏的煤棚還矮小的房子。

『是的，原本打算昨天趕到此地；因爲聽父親說，下鄉得換一換服裝，所以臨時又去作了一件藍布大衫兒；不過裁縫頂氣人了，改了三回也還沒有改合式。你瞧，這像個什麼！』城姑說着，指自己皮外衣裏邊那個袍罩兒；這便是她所以遲到一天的官報，對於因爲貪睡，起晚了，誤了火車那一點，她瞞下了沒有講。在這時候兒，雷先生首先注意的不是她那件沒改合式的藍布衫兒，而是她那雙值得一匹驢錢的高跟兒鞋。

四五個大一點的女孩子，把門外洋車上的行李和食物一齊搬進來。在這一剎那間，城姑已經有了一件驚人的發現，她想：『這些鄉下的女學生雖然能動手抬行李，提皮包，然而她

們的臉上都不擦粉。怪！」

『老師！』又一個年歲不很大的女孩子進來說：『大家以為既然有客人來到，方才討論的問題先保留着；請客人休息一會兒，下午請客人也參加我們的討論會。不知道可不可以？』她說完了，垂手侍立，臉上笑微微的，靜等着老師開口。

『那麼，現在你們打算幹什麼？』雷先生回答了一句問語。

『我們打算這樣，老師看！』那個女孩子說完，遞過一張工作分配單子去。在這三兩分鐘間，她們能把不同程度的五六十個學生的工作派出來，城姑再也想不出這是怎麼樣訓練的。

『這樣很好！』雷先生瞧着那張單子說，『不過，還得分出兩個人來，提前給客人準備茶飯；客人走了遠路，也許早就餓了。』那個女孩子答應一聲『是』，就出去了，雷先生又對城姑說：『這些鄉下孩子都沒有見過大世面，所以最喜歡客人來。她們有許多奇怪問題，我所不知道的，希望您給她們解答一些！』

『今天是星期日，所以不上課教書，是嗎？』城姑用的問話口氣，可以說是修辭的關係，其實她自信這句話是極不容易錯誤的。

『不！』雷先生說，『我們這鄉下沒有星期日。回頭她們就上課，可是並不念書。』剛說

到這兒，恰巧院裏的梆子響了。雷先生說：『這就要開始上課了。您如果不十分疲乏，請您去看看好嗎？』

『好，好的，好的很！』城姑說着，用了最敏捷的手段，打開手提包，掏出一疊粉紙來，對着小鏡子，極巧妙極熟練的把臉上的脂粉重新抹勻了；然後不慌不忙的隨着雷先生走到院裏去。不過『沒有星期日』，『上課而不念書，先生又可以不到場』，城姑不很相信會有那麼回事。

走到上課的操場上，城姑看到的是：幾棵大可合抱的柳樹底下，有十來個女孩子，守着木盆洗衣服；有兩個大的學生帶着一架縫衣機，縫製土布的書包；有一羣正在抬水，澆校園裏那一畦一畦的菠菜和碗豆。最使城姑觸目驚心的，是幾個挽着袖子的姑娘，正拿着鐵鏟鏟黃土，和煤泥；這是城裏老媽子都不肯幹的苦工，而她們却是一邊作着，一邊說笑，彷彿那和成的煤塹，不久就會變成像城姑那戒指上的寶石一樣美麗的東西。

忽然，一個頂小的一個女孩兒號啕大哭了，她追逐柳絮跑得太快，跌在地上，搓破了額上的外皮。可是等到城姑辨識清楚那哭聲因何而起的時候兒，有兩個大的學生，已經很敏捷的用水給那小孩子把臉洗乾淨，裹上綳帶了。

『附近有醫院吧？我看這位小朋友得立刻去找醫生！』城姑驚慌的問。

『離這兒十里路，有個保健所；城裏才有保健院。』雷先生從從容容的說，『不過這是值不得請教醫生的，這裏邊歲數稍大的學生，都有一些救護的常識。』

然而城姑一聽，心裏立刻起了極度的不安，她想：『萬一自己猝然間病在這兒，找不着醫生，豈不是等死！』這一個『死』字在她眼前一閃，幾乎使她掉下淚來。她開始感覺到自己『少不更事』，以至於冒這麼大的危險。她恨不得立刻就離開這兒，趕快回去。

『怎麼？太累了吧？』雷先生看見客人沒精打彩的，所以這樣問了一句。實際上，城姑也真是『太』疲乏了，她已經坐了二十多里路的洋車！

又回到客廳之後，出乎城姑意料之外的，她看見自己的行李已經攤開，各項物品也都安置在最合適的地方；她的精神不期然而然的為之一振，適才那一肚子無名的悲哀，立刻消逝了。因為，在城姑，解行李，鋪床那些瑣屑微末的事，不能不說是無上的困難。她心裏不由得感激那些鄉下姑娘，心想『臨走的時候兒，似乎應該多給一點小費。』是的，她和其他的『有什麼仗恃什麼』的人們一樣，以為一切都是可以拿金錢替代的！

『您看這些孩子們上課的情形怎樣？』雷先生說，『我願意得到您的指導，改進我們的工

作。」雷先生說話的態度，彷彿牧師祈禱似的那麼虔誠。

『我可不敢說什麼話。』城姑說，『因爲在今天以前，我實在不會想到可以有這樣兒的學校。最使我們感動的是，您瞧，這被褥疊得多麼整齊！她們……』說到這兒，她突然遲疑了；因爲話到了舌尖上，才想到『她們要願意當使喚丫頭，我非得預先僱下兩名不可』這一句話不便出口。可是雷先生在旁邊兒還聚精會神的聽着，所以她只得把原文改爲『我看她們沒有一個穿長衫兒的，這樣兒作事倒很方便』。

雷先生聽了城姑這些話，笑了笑，不知道怎樣再接下去才好。恰巧兩個繫着土布圍裙的學生，把午飯端上來了。院裏的木梆子又響了一陣，那些女孩子們，也都歡跳着回了家。

午飯擺在桌子上，城姑的精神又爲之一振。他不但疲乏，而且實在的早就有點兒餓了。她看見兩個碟子，一個盛着饅頭，那一個盛着蘿蔔絲兒，另外還有兩大碗菜豆湯。那些粗得不容再粗的碗筷，整份兒的價值，不會比城姑的一條四寸見方的手絹兒貴些。城姑正想着『總還有別的菜要端上來吧！』雷先生已經開始這樣讓客：『對不起，一切都簡慢。這饅頭是昨天由前莊集上捎來的；平時這碟兒鹹菜，我們不怕您笑話，可並不攔這麼多香油；這菜豆湯也是今天特意熬的，因爲此地水苦，不攔菜豆，怕您喝不慣。鄉間沒有什麼好東西，

就是有，我們也不會做。請您勉強用點兒！」

『不要客氣，雷先生！我早想到鄉下的飲食不便，我自己帶着菜呢。』城姑說着，由網籃裏掏出一罐油燜筍和一罐鳳尾魚來。不過她沒有想到開罐頭這件事，在鄉下還是個難題。雷先生用了菜刀和火筷子之類的傢俱，弄了半天，幾乎切破了手，才算打開了一個小口兒，城姑才得就着嚥下半個，僅僅是半個，色黑而牙碜的饅頭。

在飯後，城姑極其不快活的歪在床上，彷彿是病了似的。可是雷先生忽然提到『朋友的介紹信上曾經說過城姑會跳舞』這件事來，使城姑立刻興奮的了不得。她把午飯沒有吃好的悲哀，又完全忘了。她說：『可憐我，舞衣，花冠，皮鞋，都沒有帶來。不知附近有沒有電報局，要是道路不遠，我可以打個電報，讓我父親派人給我那些東西送來，真是急得慌，我怎麼會沒有想到這件事！』

『電報局離這兒很遠很遠的，有六七十里路。——還有，這兒連個風琴也找不出來，您那美妙的藝術，怕是沒法子領略了。』雷先生說着未免有些惶恐：萬一城姑真要穿上一套舞衣，在這土地上，在一盞很暗的洋油燈下面，大舞其卡而斯登，那可怎樣好？幸而城姑沒有堅持着要表演；學生們吃完午飯都回來了，大家來請城姑去參加討論會，這檔子事才算隔過

去。

到了院裏，城姑嚇了一跳，她看見在村口兒上喊她『毛人』的那些襤褸不堪的孩子們，都陸續的到學校裏來了，而且每人手裏提着一隻小板床兒。她正要問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爲什麼不把他們驅逐到街上去『翻筋斗』，而雷先生却已經告訴她，這是幼童園的學生。

『幼童園！』城姑驚訝的叫了一句。她想到這些赤胳膊露腿的土孩子，也配上幼童園，幾乎要笑下一雙大牙來。她的姨娘們生的三個大弟弟，不是也上幼童園嗎？臉上身上，那有一點兒像這個樣子！她的弟弟們上學去，連一張紙都是老媽子們替拿着，那裏用得着自己帶座位？但是，忽然間，城姑大大的覺悟了，她想：『拿自己的弟弟同這些鄉下土孩子們比，根本就是失當！』

但是梆子一響，那些幼童居然排上隊，跟着兩個大些兒的姑娘到後院裏去作遊戲。其餘的學生，都坐在教室裏，一致的鼓掌，表示歡迎這位遠來的客人。城姑一進教室門兒，那一百多隻眼睛，首先瞧見她新燙了不久的蓬鬆着的頭髮。

雷先生把城姑介紹了一遍，一個主席似的學生立起來說：『我們很高興有客人來，不過我們不會表示我們歡迎的熱誠！誰有不明白的問題，可以提出來請客人指教；客人如果問我

們什麼，也希望同學就自己所知道的，盡量回答。」她說完了，又是一陣掌聲。

略停了約摸一分鐘，一個女孩子開始說：「我有一個問題。放了午學，我一到家就聽見老母雞大聲兒叫；我一看，窠裏有一個雞蛋。我想不出母雞生了蛋，爲什麼要叫喚一陣？」

「我以爲母雞一生了蛋，肚子就餓了，餓得牠叫喚。不信，可以拿一把土糧食試試，一見了吃的，牠準不再叫。」

「我想這個說法不對。母雞生了蛋，怕人拿，嚇得亂叫。」

「這個話也不圓滿。既是怕人拿，何必還叫呢？我們先不要瞎猜，請客人替我們解答吧！」

城姑從一條硬木橈子上，微微的笑着站起來，說：「諸位小朋友，今天參加你們的盛會，我真榮幸！適才一位小朋友提出母雞生了蛋爲什麼要叫的問題，我以爲很容易解答。這同人家生了小娃娃，發許多請帖，大作滿月是同樣的道理，都是在傳宣自己的成績。不知道這樣答覆，諸位小朋友是不是認爲滿意？」

「小娃娃是哪兒來的呢？」一個頂小的女孩兒問，「嫂嫂前天生了個小娃娃，老是哭，媽媽說是菩薩送來的，當然不對。我們老師說，是從肚子裏爬出來的。肚子上沒有那麼大的窟

籬，怎麼能爬出小娃娃來？」

「我，我以為……」城姑說着，倒有些遲疑了。她的確不知道這個問題怎樣答覆才合乎教育的意義。她囁嚅的說：「你的小侄兒，也許是嫂嫂在路上拾來的！」

「客人從車站上來，有很遠的路，為什麼不拾一個小娃娃來呢？」那個小女孩兒，瞪着一雙小圓眼睛這樣問。

哄然一聲，大家都笑了。城姑的臉上現出兩朵紅霞。

「主席！」一個姑娘站起來說，「上午我們不是討論「城裏人哪一點比我們鄉下人強」的一個問題嗎？為什麼不接着討論呢？」

「好！我們還是接着討論上午的問題吧！」主席在接受了那個質問之後，這樣說，「我們還是請客人先說話，因為客人住在城裏，又看了鄉下。」

城姑解答了方才兩個問題，觀察大家的神色，顯然的都表示着不很滿意；她開始知道，這些連一件藍布大衫兒都不穿的鄉下姑娘，並不是好惹的了。這次主席又指名請自己開口，却非把一個大題目壓她們一下不可。她說：「上午你們的問題，我聽了個大概。我以為鄉下人不知道建設是很可恥的。例如就道路而言，你們走到北平，天津，各大城市去看，那麼寬

那麼平的馬路，坐車固然快樂，走着也很舒服。鄉下的道路就不然了，那麼狹窄，那麼不平，可是鄉下人，天天那麼不舒服的走着，誰也不說修一修。所以，城裏人時常嘲笑鄉下人是傻子。不知道這點兒傻氣幾時纔能剷除？」

聽了城姑這一段話，大家都怔住了。但是一轉眼的工夫，就有三個人一齊站起來，由主席指定了次序，她們一個個的發言：

『客人說的不錯，鄉下的人不但傻氣，簡直可以說是愚蠢。例如我的三舅和四叔，他們不在鄉村做工作，偏要到上海去給人家修馬路。他們真是傻透了的傻瓜！』

『大城市裏人們有錢，所以自己不動手也能有馬路。不過我以為鄉下人要是有了錢，修修路也不算什麼難事。去年我們沒有抬土墊道嗎？可惜客人沒有看見！』

『單說不去修道路，我以為這不是鄉下人的愚蠢，恰正是他們的聰明。他們自己沒有汽車可坐，他們沒有替別人修路的必要。鄉下的道路又窄又不平，在軍閥們用兵和鬧人們出來遊逛，自然是不很方便，可是這樣，鄉下人也許倒少受一點騷擾。』

這三個剛坐下了，緊接着又立起來了一批。她們都眉飛色舞的，彷彿抓住什麼便宜，硬不放手。幸而時間替城姑解了圍，梆子一響，主席宣布下次繼續討論，並代表全體同學向城

姑道謝。城姑不甚得意的往起一站，沒想到木橈子上有個脫出來的釘子，把她大衫兒上的鈕襪兒掛破了。城姑的顏色立刻變成了雪白的，她以為這一定是什麼不祥的預兆。她衝着那半截釘子發怔的剎那間，一個拿着斧子的學生過來，錘了兩下，把釘子錘進去；另外一個學生，拿着針線來說：『客人，我給您縫一縫那個紐襪兒。』

城姑看着那位姑娘，極巧妙的給自己縫鈕襪兒，左思右想，怎麼也想不出一個答謝的辦法來。他認為人家既不是自己的老媽子，當然不能無所爲的白給幫忙。她很自然的想到自己那一網籃的食品，她說：『雷先生！可否請您到客廳裏去，把我帶來的點心，拿出幾盒來？我願意對這位小朋友表示我的謝意，因為她對於我的幫助，實在太大！』

『您太客氣！』雷先生說，『鄉下的女孩子，對於縫綴一點什麼東西，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。她們有機會幫助人，就是她們的幸運。所以，要在酬勞的意義上，她們不敢領您的任何恩惠。不過，您要把一些從遠方帶來的名產，給她們大家，使她們藉此長一番見識，她們當然十分感激您。』

『好，好，雷先生。——啊！鈕襪兒縫好了，謝謝您，小朋友。——我自己去拿，請您隨意處理！』城姑說完，跑到客廳裏去，那皮鞋的後跟兒絆在門閂上，差一點兒栽倒。

等到城姑拿着五盒牛奶糖和三盒牛肉乾兒再到了院中，那些學生，連幼童園的一共一百多個，已經站好隊，在那兒唱「有飯大家吃」。另有一個大女孩子，接過那些食品去數了一遍，然後告訴大家說：『客人給我們兩種食品，每人一塊牛肉兩塊糖。大家拿到手裏，先看包皮上的字，再看內裏東西的形式和顏色，最後再嘗牠的味道。』她說完了，又代表大家向城姑道謝，把五個盒子擺在小板檯上，然後那些孩子們魚貫的去取三件食品。城姑暗笑爲了這麼一層層的東西，哪值得如此鄭重其事的分配，真是鄉下人啊！

一直等到太陽要沒，雷先生才打發那些女孩子們回家去。城姑想，要是在北平，此刻正是到飯莊去吃酒，或是到公園去散步的時候，可憐自己現在到了鄉下，僻陋得難以想像的鄉下！『明天一早兒，非回去不可。』這是她心裏暗定的主張。

到了晚上，有七個靠做針線幫助家庭的女孩子，到學校裏來，共同圍着一盞油燈做活計，那燈頭只有黃豆那麼大。她們極精細的打量城姑所穿戴的服裝樣式，並且問她高底兒皮鞋怎樣的作法。城姑覺得自己有傳布都市文化的義務，很高興的談論着一切。最後，她由小提包裏拿出一付撲克牌來，問那些鄉下姑娘是不是會玩。但是這些鄉下姑娘，真不能不叫人灰心，她們太缺乏常識了，竟至連撲克牌都不會玩。難怪城姑打了一個無聊的哈氣。

『客人累了，請先去睡吧！』雷先生說。

『不！』城姑搖了搖頭說，『在十二點以前，我沒有就寢的習慣。看，今晚月亮很好，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好不好？』城姑忽然間動了賞月的雅興。那些鄉下孩子，現把活計拋開，隨着她走到操場。

但是明月下的微風徐來，挾着陣陣濃重的臭味，使城姑彷彿觸了電似的，混身起了急劇的痙攣。她的鼻子，屢次的表示不安，惶懼的說：『這是哪裏來的腐屍的氣味？』雷先生一聽，微微的笑了，說：『這是種田的人家在場上晒着的肥料味兒！』

『在這個氣味的薰陶中，一個人怎麼活着！』城姑驚歎了。

『我們整年價住在這種空氣裏！』一個女孩子說。

城姑覺得『米蟲兒不能生在醬裏』，自己到底是在城市裏過慣了的，雖然自己不願承認是個富家小姐。她決定明天往回走，決定不再久留。

她睡在那張木板床上，老覺得腰疼，睡不着。深夜之間，由遠處傳來的犬吠聲，使她感到無限的詩意；但是想到犬吠也許是有什麼匪徒的警號，自己的詩意立刻被恐怖驅逐了去。好容易閉上眼睛，緊接着又陷入一片凶惡的夢境。及至她醒了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已經是上午

十點鐘，雷先生已經把這一天的工作，吩咐給那些學生們了。

『雷先生！謝謝您的招待！』城姑謙和的說，『我忽然想到，明天下午，我在家裏邀請了幾位客人去吃便飯，我是主人，所以不能不趕回去。現在我想向您告辭！』

『是這樣嗎？』雷先生說，『我們的學生還願意同您多談兩次呢，怎麼就要走？——車子怎麼辦呢？』

『僱不着兩個洋車嗎？』城姑說着，急了一身汗。

『老師，我哥哥要到車站上去拉煤，』一個手提着茶壺的女孩子說，『不過那是一輛牛車，太慢了。』

『而且也太顛簸得慌，客人怕不便坐。』雷先生說。

『不要緊，我不怕顛；』城姑說，『我現在算是認識什麼叫鄉下了！』

『不！』雷先生堅決的說，『您來了僅僅一天的工夫，實在還不會認識鄉下。也可以說您只到了鄉村的一個學校裏，還沒有真正到過鄉下！』

她們正要接着討論『鄉下到底在哪裏』，那個女孩子進來說：『車套好了，客人要走，就請去吧！』

『啊！想不到您這麼倉卒的就回去！』雷先生說着，叫了幾個學生來，給城姑收拾行李。城姑摸了一摸口袋裏的鈔票，終於悟到「小費」是不便給的。她只在旁邊站着，鼓足了勇氣，準備着去嘗試那鄉下牛車的滋味。

在一陣熱烈的寒暄之後，城姑離開我們的村立女學堂。一出村口，那些喊她『毛人』的孩子們都跑過來，說：『這位客人淨吃牛肉！』昨天抱着孩子的那位老太太，正在路旁，用鐵耙撥弄那晒着肥料，看見城姑立刻停了手，說：『你這位客人，不是說要住四五天嗎？怎樣今天就走？』

城姑用那新灑上香水精的手絹兒搗着鼻子，沒有理那位老太太的說話。

掉在井裏

紅薯還沒有刨，白菜又該施醬，麥子也到了下種的時候，村裏人們忙得分不清階段。男子們耕田揚糞，婦女們也幫着下地澆園。街上如果要找閒人，只有賣蔗糖的老張，一位心直口快的好事者。他那『鏘！鏘！』的鑼聲，悠悠的送到每一個旮旯兒裏去了。彷彿又轉回來，越發顯示着這鄉村傍午的恬淡幽靜。

十字路口，向陽的一個石頭墩子那兒，懶懶的臥着一條老黑狗。老張過來坐在石頭墩兒上，把草箱子和銅鑼不經意的丟在旁邊，好像說：『反正也沒有買賣，歇一會兒再走。』他打了一個哈氣，從腰裏解下一枝旱煙袋來，準備着要破壞他昨天晚上纔發出的不再吸煙的誓言。突如其來，路南秫秸大門裏，一位變形失色的小姑娘名叫秀兒的，山吵怪叫的跑出來：『啊！掉井！廉兒掉了井！』老張直覺的立起來附和着嚷：『掉井了！救人來！』他把煙袋一扔，一個箭步跑過去。那煙袋恰巧砸中那正在發怔的狗鼻子上，嚇得牠向起一跳。

這呼救的奇異聲調，立刻四面響應，亂亂騰騰，好像兵變，好像失火，好像山洪暴發。差不多所有村裏能走動的婦人們，都由家裏跑出來，連那兩位沒過三天的新娘子，都不是例

外。老太太們叫吵，小孩子們哭喊，村狗們竄來竄去的夾在裏邊狂吠，整個兒的人間世彷彿就要毀滅了。那樹上的烏鴉立刻嚇得高飛遠去，連那最喜歡喧鬧的小麻雀都躲在窩裏，不敢露頭兒。

大家潮水似的都湧了井那兒，擁擠着，驚愕着，如何才能夠『從井救人』誰也沒有立刻想出來。賣蘇糖的老張首先吶了一聲喊：『找繩子去！』這句話，字兒雖不多，比玉帝的法旨還有勁，那些婦女們立刻接受，各自衝着自以為有繩子的地方跑去。那最初喊叫的秀兒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，在一棵棗樹底下，臉色灰白，抖成了一團。

『你媽呢！老張卒然問了這麼一句。可是他沒顧得聽秀兒回答，也許她就沒有回答，兩個女人已經都取了麻繩來。老張敏捷的把兩條繩子接在一塊兒，並不經過誰人的勸進，自動的拴住自己的腰，吩咐了一句『拉緊些！』他便下了井。

她們剛剛把老張繫下井去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披頭散髮的由街西口兒大跑着進來，——瞧吧，一個沒有練過徑賽的半天足的女人跑！——嘴裏不住的乾喊：『老天爺！老天爺！』這便是這秀兒和廉兒的母親了。可是大家正在注目凝神的等候老張在井裏的消息，誰也沒有理會她。

在井裏撈孩子這個工作，似乎沒法子預習；可是老張幹的並不力巴，他一下去就把住那小孩子的胳膊。井口上的女人們看得分明，叫了一聲『來』，一齊用力往上拉。剛拉到了井口那兒，老張又發了一道緊急命令：『快去喊保健員！』

『我已經派工作隊員，由四個方向去找保健員去了！』說這個話的是鄉村小學的大學生，他是個隊長。在學校裏聽得這驚人的變故，他率領着一隊工作員特意趕來服務。他受到的教訓使他早已料到，這是需要保健員的事情。

廉兒，掉下井去的那個小孩兒，約摸有三歲，會走道兒了；撈上來，肚子已經鼓綳綳的了，呼吸也停止了。那圍觀的婦女們，不約而同的都替他叫魂兒：『小廉子，你媽來了！小廉子，找你媽去！』她們以為這樣會使他還過來的快些。

『可是，真的，他媽不是回來了嗎？怎麼一下就不見了？』她們都有點兒納悶。

『來了！保健員！』一個小學生飛跑着來向隊長報告。接着又跑來一個提着保健藥箱的小學生；後邊那位保健員也來到，跑得滿頭大汗；到底他歲數大一些，沒有小學生身輕腿快。

汗也沒顧得抹一抹，保健員先把那大家心裏都認為沒有甚麼希望的孩子接過去。老太太

們一齊念了一聲『阿彌陀佛，快想法子吧你！』

這是一個足以代表鄉農而無愧的壯小伙子，胸，背和胳膊上有暴起來的筋肉，腔子裏有一顆赤誠熱烈的心。他在平民學校讀書的時期，對於使用這保健藥箱，日常備用的藥品，就格外有興趣，肯用心。不過他取得這保健員的資格，是在去年冬季又受了一番特別訓練之後。他敏捷的把廉兒的濕衣扒下來，用一條粗布摩乾他的週身，用綳布擦淨他的鼻子嘴，又用一塊毛巾把他輕輕裹住，然後巧妙的對他施行着人工呼吸法。

老太太們永遠不會有話頭打斷的時候兒。有的說：『這是遇見祟禍，快去找學堂先生，請他給看看玉匣記，買點兒香紙送一送，準能免災！』但是又一個說了：『不行，現在學堂先生不信這些事兒，他不給人看祛病書。誰去拿這些事求他，他就教訓誰一頓。』

『靈儘子議論你們那些老套了！』一個受過平民教育的少婦說，她和那些老太太們顯然不是一個時代的人。『快瞧，廉兒又還過來了。』大家細看，那孩子的眼睛微微的睜開，鼻子裏也有了氣息。她們看見保健員一點也不慌忙，用手指捲上綳帶向那孩子的嘴裏一攪，那孩子一惡心，肚裏清水便嘔吐出來。

『阿彌陀佛！』老太太們又驚歎了一句。

『他媽到哪兒去了？』一個女人舊事重提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漠視的事了。

她們總動員去搜索那可憐的母親，屋裏，炕上，馬棚，豬圈，都找到了，並無蹤影。大家幾乎又叫起來了。一位小學生在那已經改成『公共休息處』了的菩薩廟裏發見了她，她正直樞兒似的跪在那兒，彷彿是失了知覺。大家拉出他來，告訴她說：『你們小廉子活了，你快去看！』她瞪着眼睛似乎不很相信。後來還是那位好事的老張把孩子抱過來遞給她，她才低下頭去，細細的審視自己的兒子；直等到那孩子睜開眼睛，叫了她一聲『媽』，她的靈魂才得由萬丈深淵裏提出來，那一雙痛淚也才得到脫落的機會。

抱着那復活的兒子，她看了看周圍的人們，她流着淚給大家跪下；她有什麼法子表示自己這無窮無盡的感激！

『二大媽，您這是怎麼了，快起來吧，別再嚇着小弟弟！』保健員說着，伸手把他攙起來。『您趕快把孩子抱回去，給他弄點兒熱水喝，讓他好好的睡在床上不要動，下午我再來看他。』這時候兒，他又想起自己澆了一半的蕎麥地。

『您還到地裏去嗎？反正』一住轆轤就乾哇；天已晌午，吃完飯再去吧！』好事的老張又開了口。

『你們……』廉兒的母親似乎要說兩句道謝的話，可是被悲哀噎住了，『我後悔……』

『後悔當得了什麼？』老張氣憤憤的說，『學堂裏專爲你們有孩子沒人照顧的成立了一托兒所』，勸你們把孩子送去，好像給你們毒藥吃。瞧，南頭老李的兒子，前天在門口玩兒，差一點兒讓大車軋死，今兒個又出這個錯兒。以後，哼！』

『真是，二嫂子，明兒個你把廉子也送去吧！』一個半大姑娘說，『有俺們七八個人，輪流着看他們玩兒，總比你家秀兒照顧得周到些。』

『老天爺！』那位剛要開步走的廉兒母親，忽然又想起她的秀兒來，『你們快去打救俺的閨女吧！』

可以說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所有不幸的事情，似乎非落在一個人的身上不可。她正在園裏鋤菜，那被老張問到『你媽呢？』的秀兒跑來告訴『廉兒掉了井』。在急怒之下，她抄起鋤頭來就給了她一下。現在，她清醒過來，忽然憶起，她哭着『苦命的冤家！』

『哪有像你這樣粗魯的人！』老張罵了一句，就要撒腿。

那位隊長笑嘻嘻的攔阻他說：『二叔，別着急。秀兒早被我們抬到保健所去，保健所立刻把她送到保健院去，這會子早已安安穩穩的睡在病床上了。——二大媽，您也別着急，醫

生說三兩天就可以出來。」

這不能不使村裏婦女們驚訝和贊歎了，一個小學裏的孩子怎麼有這麼大的調算！

『可憐，我昨天夜裏作夢……』廉兒的母親說。『大白天，不要說夢，這都怪你自己！』老張又在斥責着，『以後你常跟那些受過教育的姑娘們學，開通開通！』

『二叔，別說了。濕衣在身，易生疾病，您也該換一換衣服去了。』那位隊長說完了走開。大家也都走開。

一切都平安無事了，老張這才記起他那蘇糖箱子來。他走到石頭墩子那兒去看，那隻老黑狗把他一箱底的蘇糖吃得只剩下了兩根腿兒。

二十三年中秋後五日稿于谷中。

半

瘋

村裏人們像是出了五條命案似的轟動起來，有的說：『看去呀！今兒個半瘋家的白菜要搬了！』有的說：『這總得去看，聽說學裏先生還帶着學生去選瘋菜王！』街上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，熱烈的談論着，潮水似的向村外跑；那神情，彷彿要不去瞧這個熱鬧，比着過新年不吃餃子還難受。村裏那些老頭子們看見年青的這樣騷動，知道在這晚秋時候，一定不是龍王遊街，於是猜想到城裏的菩薩下鄉出巡；及至打聽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大都搖一搖頭，說：『半瘋子，二百五，又搗什麼鬼！』

半瘋，是村民們送給作『表證農家』的甄老幹的綽號，在背地裏人們還叫他二百五。本來嗎，別人不愛聽的話，他要直說；別人不肯做的事，他要愣作；別人要說哪個宅子裏鬧鬼或是哪塊墳地裏有狐仙，他就非去看守它幾夜不死心；這在鄉親們看起來，當然，不是半瘋，就是二百五。只說到了冬季，長夜漫漫，家家都得擔心偷盜，可是誰也怕在北風凜冽的半夜裏起來巡更；這位老幹是不管別人怎麼樣，——也許別人不怎麼樣，他偏要怎麼樣，——他是夜夜膀上哨棒，拿着一個破梆子，替大家効勞。過新年的時候，大家都吵嚷着要點街燈，可

是誰也嫌事情太繁瑣不去動手；而這位二百五是專能吃癩的，只要人家說一聲『這件事非你辦不可』，他就會不管天也不管地的去賣力氣。他自己糊街燈，他自己挨門按戶的歛油錢；不拿出來的，他向人家咆哮；拿不出來的，他就自己賠墊。人們見他不是爲了自己的事，也那麼容易急頭白臉的，又可笑，又可憐，結果還得故意的鼓勵他一句：『老幹，你真行！』

在幼年的時候，老幹就有點兒『聽了風，就是雨』，猴子皮氣，腳手一會兒也閒不住。及至上過平校，認得字，能看書了，又添上話筆子成份。瞧吧，冬天在廟台兒上，夏季在大樹底下，他把縣設巡廻圖書担裏的『平民讀物』一本一本的向外搬弄；講到單刀赴會，他儼然就是關羽；提起火燒戰船，他居然又是孔明。那些青年們只顧看他指手畫腳，聽他上天下地，時常忘了吃飯，被家裏人們這樣咒罵：『又去聽二百五瞎說八道！天天兒去聽，也不嫌個絮煩！』其實在罵這句話的人，也未嘗不愛聽他『瞎說八道』，只是他們不得空兒。

坐實了他是個半瘋兒，是從他勸村裏人們養蜂那一回事兒起。是這樣，有一年春天，他到縣立農場去了一次，據人們說他受了那位場長的感動，情願到鄉裏來推廣良種蜜蜂。他以送財神爺的心情，把一窩蜂提到他二大媽家裏去，爲了給娘兒們解說養蜂的利益，累得他嘴裏直吐白沫兒，結果，被他二大爺罵了一頓好的，給攆出來了。他又鼓着十足的勇氣，要送

到一個近街坊李二嫂家裏去，可是他還沒有進大門，就聽見李二哥唆使一隻凶惡的大黃狗出來咬他。村裏人們的意思是：慢說還出錢，就是白給，他們也不要；因為他們相信，蜂找旺地，誰家的蜜蜂一搬窩，誰家就得家敗人亡。老幹在這四面碰壁之後，簡直要氣炸了肺，他拿起一把銳利的斧子來，一聯把十個蜂箱都劈碎了，用掃帚把那些可憐的蜜蜂都哄出去，大呼大喊的『看我家裏是不是要家敗人亡！要亡先亡我！』從此他『面壁書空』，半月沒有出門兒。可是他這半瘋兒的名氣，却被那些無主的蜜蜂，帶到同村的每一個人家去了。

鄉村裏邊也有不少尖刻聰明人。他們管這位老幹叫半瘋兒，連他的家眷，他的貓狗，以至於他的一草一木，也都要加上一個『瘋』字兒才開口。他的馬是瘋馬，牛是瘋牛，房後有兩棵瘋棗樹，門口兒有一對瘋門墩；依大家說，他的一切行動，都帶着很濃重的瘋味兒。說也奇怪，那位素孚重望的村學先生，却偏偏同這位無往不瘋的二百五很要好。

夜裏，人們到村學堂裏去談天說海。這位半瘋兒的意見，言談，總會惹的誰也不舒服。譬如大家由『平民讀物』裏知道世界各國的大都市，因而興高彩烈的談到那百八十層的洋樓。正當大家馳騁想像的時候，他一定把他們從那高樓上拽下來，說：『你們自己那拳頭大的茅屋裏，才容許你們的老婆點着豆大的燈火紡棉花！』人家要說到北平的戲劇有什麼佈景，有什

麼行頭，他就該說：『幾時你也糶兩口袋米去聽一回戲，開一開眼！』這樣，當然，大家會厭惡他，跟他抬杠。可是那位村學先生的評判，却往往是站在這半瘋兒的一邊。

說也難怪，當村學先生爲了要教育那些不能入學的窮孩子，打發優等生們到街上去組織傳習處的時候，別人都在那兒訕笑，覺得是空前未有；只有這位半瘋兒覺得這是了不得的『義舉』。他帮着糾集傳習生，帮着尋找傳習地，還要自己出錢，進城去給傳習生們買石筆。利用春冬兩閒，村學先生要對那些青年農民們施行『生計訓練』。別人聽了，也不過當作耳邊風；只有這位半瘋兒老幹的感受性最強，他是不怕狼也不怕虎，聽到哪兒，就能作到哪兒，一點也不含糊。村學先生即使想着疏遠他，也不可能。

在縣立農場允許他作個『表證農家』的頭一年冬天，他種的蘿蔔在比賽會裏考了第一名，他得意的幾乎要翻着筋斗在大街上走，要不是保健員送他些安眠藥，他準得喜歡的三夜睡不着。不過出乎他的意料的是，他把那張褒獎狀裱在大門扇上，直到日光把紙上的顏色都晒脫落了，也沒有引起村人的注意來。他用心一打聽，才知道人家說，這蘿蔔雖然長成了瘋大個兒，可是用那麼多的肥料，使那麼多的人工，合算起來並不得利。他心平氣和的要向人家解釋，可是還沒容他開口，人家就搶白他：『得了吧你，你既然相信他們的瘋法子，你獨自發

瘋財去好啦！」

受了這樣窩心的教訓，他由半瘋兒真要變成整瘋了。農場裏發下來的三百棵葡萄，他一賭氣，索性都栽在自己的後園裏，不再去儘讓別人。當別人在樹下歇涼兒，他是在葡萄園裏整枝；別人睡午覺，他是在葡萄園裏澆水。黃昏時候，大家都在街上閒談，他便背着自己最得意的倭瓜茄子一類的農產品湊到人羣裏去，一聲也不言語。人家問他這是作什麼，他乾脆答一句：『發瘋財！』人們慢慢的覺得這位素來多話的半瘋兒有些奇怪了。

他買了兩隻豬秧兒來，捐助給那些傳習生們，一隻是老種，那一隻是改良的。用同一的飼料，他不憚煩的教給他們怎麼樣去餵養。每隔一個月，他準備下一桿大秤，使他們分組去秤那兩隻豬。這時候，村裏人們會自然而然的齊集在他的豬圈旁邊來瞧熱鬧。秤是不會說謊的，那些傳習生們，高聲報告：『本月，老種長了十斤，改良長了十五！』緊接着一陣由丹田裏發出來的呵呵大笑，半瘋要對大家說：『我們要發瘋財！』

村裏的輿論，慢慢的以為這位半瘋兒並不怎麼瘋了，不過『二百五』勁兒還不小。

這年夏天，村裏人們突然接到村學先生的請帖，說是要在半瘋兒家的後園裏開懇親會。大家都覺得異樣的驚喜。平時這位半瘋兒不許人們進他的後園去；可是人們又準知道他在裏

邊不定造些什麼魔。到了那一天，大家一去，首先看見那滿園的葡萄，開着一串串的花；蜜蜂來往，叫成了一片自然的音樂。一個個都不住的用袖口擦自己的眼睛，疑惑是看花了眼。他們都在那裏琢磨半瘋兒那句『發瘋財』的橫話，對於先生報告子弟的學業進度，一點兒也沒有聽進去。

葡萄熟了，青的，紅的，紫的，一壘一串的倒懸在枝頭，使這位半瘋兒喜歡的不知道走路先邁那條腿。他集合傳習生們幫着他收穫，他使全村的人們都嘗到那甜蜜的果子。他把葡萄打成筐，拉到城裏去發賣，大批的銀洋棒回來，他又呵呵的大笑起來。睡在半夜，他把銀洋擱在簸箕裏，叮噹嘩啷的來回顛簸。那聲音多麼有力量啊，使四隣八家的人們聽了，都不能再睡着覺。

第二年春天，剛一解凍，不好了，一夜的工夫，半瘋兒後園裏的葡萄連一棵也沒有了。村學裏先生，很替他生氣；傳習生們也代抱不平。但是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着急，只是說：『這些眼饞手懶的人們，只顧偷了葡萄秧子去了，可憐他們不知道種法怎樣辦？』

『有辦法！』村學先生笑着說，『這一週，所有傳習處都研究栽葡萄就是了。保準旁聽的人們會加多，先在壁報上把題目公佈出去！』

『壁報上請你加添這麼一句，』半瘋兒說，『誰要樂意使葡萄結的又多又好，二百五情願賠着飯食白幫忙！』

吃了午飯，傳習處利用這歇晌的時間開講了。可是那些在夜裏並不會睡穩的人們，顧不得補充他們的好夢，彷彿是半瘋兒簸銀洋的聲音，不住的催喚他們，使他們趕緊去傳習葡萄的栽種法。他們口裏雖然還不會放棄『半瘋兒』那種字樣，可是意義跟以前大不同了；現在，他們想到以前譏諷老幹的種種說話，好像都是在咒罵自己的愚蠢！

人們的葡萄，都栽活了。但是春麥却生了無可奈何的天災。大家對於這一天比一天濃重的黃疸病，急得求爺爺告奶奶，一點主意也沒有。同時，壁報上露佈了驚人的題目：『半瘋兒家的麥苗爲什麼不怕黃疸病傳染？』村裏許多男男女女都不大相信這件事，但是走到坡裏去看一遍，證明這個消息並不假。

『我們也看「平民讀物」裏那本「怎樣防止黃疸病」來。不過，我們以爲這種病並不常有，所以就忽略過去了，誰知今年偏偏碰上。我們真是活該受窮！』村裏人們說這些自怨自艾的話，似乎又是給這位半瘋兒掛了一塊匾。但是，半瘋兒還是半瘋兒，他的二百五勁兒還沒有改，見了人還是那一句：『發瘋財！』

『發瘋財』這句瘋話，成了村裏人們的生活目標；半瘋兒老幹，成了村裏人們崇拜的英雄；他家的一切又都成了模範的，連他吐一口唾沫，都成了標準的。『村民的視聽，又何嘗難以改換呢！』

在立冬以後，壁報上登載着半瘋兒種植改良白菜的成績，村人們又受了重大的震撼。這一天，聽說村學先生把校內外的學生組織起來，要借半瘋兒家的園地作一次『收菜活動』，還有縣立農場的場長也要來演說，大家像是『着了魔』的，立刻轟動起來。雖說年老的人們嘆息一句：『二百五又搗鬼！』但是他們也不能不被這鬼吸住，隨着大家向村外跑。這時候，老幹這位半瘋兒，立在菜園裏，又呵呵大笑了。他格外殷勤的招待他的二大媽和李二嫂：

『二大媽，幾棵瘋白菜，你老見的多了！』

『李二嫂，累得慌，坐在井台兒上歇會兒，這裏並沒有瘋狗！』

不過二大媽她們沒有看見他，也沒有聽見他。她們也和他們一樣，眼睛裏一棵棵的大白菜，都彷彿變成了銀洋在那兒跳。

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於谷甲

其 實

其實爲了免除煩惱，你不相信也好；爲了使你對人類不過於失望，你最好是不相信。然而事實却仍舊是事實！

讓我從頭兒上講起吧！幾年以來，我們那兒鬧土匪，已經是每人有一個鼻子似的常事；綁架勒贖，橫行直撞，也是理之當然；本來地面大了，匪人又是時聚時散的，縣官兒之無法可想，也在意中。突如其來的是：這一年麥秋將成，天氣正熱，剿匪的官兵不請自到了；而且是一到我們那兒，就都滿掛着『怒氣兒』，彷彿誰都欠下他們的債而誰都沒有還。

這也難怪。號稱官兵，又是爲了給老百姓除害而到了鄉村，鄉村人民就是不『箠食壺漿，以迎王帥』，總也不該躲避得無影無蹤啊！此而不怒，何以爲兵？有人說他們因爲半年沒關餉或是吃了土匪的虧，那都是瞎猜，那何足發怒？

我沒有逃。人都是天生父母養的，兵有什麼可怕？我不逃！實在說，我也不能逃；『破家值萬貫』，一家老少都走空了，我要再逃，這破家交給誰？就希望皇天見憐，日後父母兄弟避難歸來，一看，箱籠什物，雞犬鷺鴨，俱都無恙，我也是遇大難而未死，那是何等的痛

快！不過這個最初的主意是打錯了，後來我想逃可也就費事了。

人們猛然間看見一條蛇，即使是很小的，也不免覺得毛骨悚然；不知怎麼，我見了那剿匪的官兵也是這種神情。最初我不是決定『不害怕』嗎？可是他們一進了村街口兒，我不得就急忙躲進了大門；他們邁進了大門，我又不由得跑到了後院。我們那條老狗，倒也度德量力，平日對付叫花子的那點橫勁兒，完全收斂起來了，也夾着尾巴隨我一同跑。不過，我這邊雖是節節退讓，他們却有『不達到目的不止』的精神，步步緊追。最後，他們從櫃底下把我搜出來。糟心！這算他們找到一個用武的對象了，二話不說，蒙頭蓋頂，先抽了我十幾皮帶。那時候兒，哎！我極願意自己變成一塊石頭，震麻了他們的手。

『一個人也沒有，都死到哪裏去了？』他們這樣罵着；要不是語氣粗暴些，彷彿誰跟他們有交情似的，勞他們那麼誠懇的問訊。

『老總，大遠的來了，請坐吧！有什麼事，我難道不算一個人嗎？』我真有些被無視的悲憤。

『花言巧語，能說會道，揍他個丈人！』口到手就到，饒打了人，還硬派人作個不情願作的長輩。

『老總，』我還是理直氣壯的說，『有什麼話儘可以說，我沒有什麼不招承的；請你們先把皮帶收起來，我又不記得在哪兒得罪過你們。』

『問他家裏有多少地，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」，打着問！』好傢伙，他們大有領了『上方寶劍，先斬後奏』的神氣，比誰都橫。

『請不必動手，我只有五畝地。你們要爲打人而閃了胳膊，倒值得多。何必呢？我又沒得罪你們。』

『胡——說——八——道！』他們一個一個的念出這四個字來，真捨得用力，到今天還彷彿在我耳朵裏轉；『五畝地的主兒配修這樣大門，蓋這樣房子？揍！』

『慢着慢着！』爲了不吃眼前虧，我不能不趕緊相攔，『說有五畝，你們既不相信，我並非不能多說，算有五十畝還不行嗎？』

『五十畝地能養得起三個牲口？你騙誰？』倒是真利速，接着又是兩皮帶。

『老總，可否先住了手不打？』我雖然有氣，但是不願輕易拋棄了商權的態度；『我明白：你們準不是來清丈地畝，何必苦苦的追問這個？五十畝你們如果還嫌少，就算我有五千畝五萬畝也未嘗不可。但是我可沒有那麼多的紅契文書；好在你們也不是要買地。』

『看他的樣子還聰明，不要打了！』一個仁慈的兵說。我長了三十多歲，這是第一次被人誇獎聰明。但是，不好，他掏出手槍來對準我的胸口，說：『請你自由樂捐××軍費五千元。』

『有話何不早說，憑空讓我吃那麼多的皮帶！我願意「自由」，當然「樂捐」，五千元不算什麼。但是請你先取消這個「預備放」的姿勢，我實在害牠的怕。』我這時候向旁邊閃開了一大步，接着說，『是這樣吧：讓我賣房去地，馬上也沒有人要，這是倉房和錢櫃的鑰匙，由你們任意搜檢，愛什麼就請拿什麼。你們不拿，別人來了也剩不下。這樣行不行？』

『不要同他費話，』他們接過鑰匙去這樣說，『先搜一搜有私貨沒有！』我一聽「私貨」，嚇了一跳；後來一想，大概不是指私人的財貨而是指着匪人說的。因為他們聲明是來剿匪的。他們七手八脚的去翻箱倒櫃，還好，倒沒有用我幫忙，我也沒心看顧他們。我匆忙的檢查了一下我身上挨的皮帶，足有三十多道紅印兒，但是當時並不覺得怎樣疼，頗疑惑是哪一位菩薩默佑着。我一步一步的挨到前院，好，自家的三匹騾子早已被他們牽出來，拴在他們的牲口隊裏。我們那一匹年富力強，墨裏藏針的大走騾，因為「護槽」，橫過身子去，對那些生客亂踢了一陣；那些生客不得不屈服在牠的鐵蹄之下，在一邊怔着。我替牠捏着一把涼

汗，心說：『你客氣點兒吧，這個年頭兒！』

『走！抬給養去！』突然間來了這麼個緊急命令。

『作什麼都可以，只要您不動氣。走，抬去！』我覺得搬運死屍總也比挨揍好受些。所謂『兩害相較取其輕』也。

隨着他們在街上走，連一個村裏人也沒有看到，原來全村裏只有我一個是傻瓜！左轉右轉，終於轉到村長的家裏。雖然住得離着不遠，可是村長家裏什麼時候代軍隊存着給養，我實在毫末聞知。一進大門，劈頭看見村長那位七十多歲的老頭子被綁在一棵棗樹上，臉上破了好幾處，好像是棗條子抽的。這一點很容易猜中，那老頭子說話那麼缺欠和婉，哪有不吃虧的。我剛要開口說『老總，饒了……』，一個兵在我的背上很命的捶了一下，說：『抬着走！』

好，就抬着走。不過，啊呀，平時肩膀沒有半點訓練，這時候真是『鯰魚吃蕨菜，苦了大嘴了』。有一百八九十斤，我和一個伙子倆人抬着，真抬不動，走了沒有二十步，已經壓得我齙牙咧嘴，吃不住了，他們還嫌慢，一勁兒的用皮帶催。又走了一截路，那後面的伙夫。猛然間把槓往下一扔，說道：『奶奶，血重，歇一會兒！』這一下子，筐籬向地上一頓，

怪可惜了兒的白麵洒出來了一大片。

休息了四五次，白麵才抬到我的家。這一回，我學了乖，不再等他們打罵着使喚，我自動的張羅了柴又張羅水，往前走後的幫着作飯，最後，搶到一個拉風箱的差事。我已經大半天水米沒沾牙，我要不幫着作，恐怕連點湯兒也摸不着喝。不久，煮得了一大鍋麵條兒。我看他們都把嘴佔住了，我也檢了一隻大碗，乾挑了掛尖兒的一大碗。你們想我那時候生氣嗎？不，一點也不。『飢者易爲食』，我沒動地方就把一碗麵吞下去了。我正要看機會再來他一碗，一個兵出我不意的飛來了一腳，把我的飯碗踢得在半空飄蕩，飄蕩，飄蕩了半天才掉下來。大家一見，都大聲兒的笑了。

笑聲剛剛停止，忽然一個兵把肚子一按，皺着眉頭喊：『肚子疼！』而另一個兵變形失色的說：『準是中了毒！』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毫不猶疑的認我是一個蓄意謀害者，厲聲的嚷着『綁起來，斃了他！』我心裏的話：『這一次，完了！』又是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剛要動手綁我，那肚子疼的兵站起來，笑了，說：『沒那麼回事，幹嗎咒我，你纔中毒了呢！』

阿彌陀佛！這怎麼說，嚇人不拉的！

天陰得很濃，悶熱悶熱的，不知要作什麼怪。官兵們吃飽了麵條兒，該睡覺了，一個個

袒胸露肚，各找各的臥榻，橫三豎四，無秩序得也還有趣。我剛剛逃出命來，立刻又擔心他們的紙煙頭兒，深怕引起火來燒了我的房子。

『這天兒可真夠勁，要熱死爺！』一個兵說。

『冷在三九，熱在三伏』，這才到了麥秋，離熱還有十萬八千里。』又一個說。『不過該下雨了是真的，地裏的莊稼都快乾死了。要是是一年不收，哼！』

『今年不下雨了！』我不自禁的又插了一句，『老天爺太忙，顧不得下雨。』

『老天爺忙着作啥？』

『忙着記賬！』

『給誰記賬？』

『給那些禍國殃民，爲非作歹，橫行霸道，蠻不講理的人們。』我說着，從門框上摘下一扇門板來，預備着騎一騎。

『哈哈……』一個兵醒悟的笑了，『這傢伙說話帶刺兒，我看你是唱戲的梆子，挨打的木頭。』剛吃了一碗麵，就撐得不知道說啥好了。敲他！』

『不要，不要，』我說，『何必還給老天爺添麻煩呢？』

『不要聽他瞎曰曰，教他給連長去溜一溜馬！』又一個兵說。

『你們不怕我騎着馬跑了？』我真胡塗，我怎麼說了這一句傻話！果然，語音未斷，我的左腿上已經挨了一槍托。

有什麼法子？拐着腿去溜馬吧。古人云：『勿多言，多言多敗！』

一邊溜馬，我一邊尋思，上天降生黃巢，原為收拾逃魂，所以他殺人八百萬，眼睛連眨都不會眨一眨。這些官兵，說不定是上應天象，負着廓清人類的使命。到了更深夜半，他們一時高興要送我去見閻王，我可未免冤枉。我的人生預算是這樣：倉有餘糧，笥有重裳，篋有存洋，然後駕一葉之飛機，遨遊世界，倦遊歸來，幾時活得不耐煩活了再商議。而今，恐怕要『已矣』了，想到這裏，皺着眉頭怔了半天。幸而一陣劇烈的雷電，提醒了我，急忙把馬牽回去。

疾電迅雷，粗風暴雨，好像說，『毀滅責任，上天不能使人類單獨擔負。』也好，下兩丈深的雨水，把這人們都沖洗一回也好。不過我那院中出水的道口太小了，我又發愁雨水太深了要漫到屋裏去。我聽着各屋裏的兵們都睡得很安穩了，我嘆了一口氣，也倒在那塊門板上；閃照雷驚，我頗担心天上要掉下一條龍來，把抽我皮帶最多的那一位抓了去；總也睡不

着。剛一朦朧，猛聽得脊背上一陣清脆的肉響；我急忙坐起來一看，啊，一位軍爺怒沖沖的立在我面前。

『借光，這一回又是爲什麼勞動你老啊？』我揉了揉眼睛說。

『你把馬拴在哪兒了？可是雨淋着？』

『老總，牠雖是禽獸，我對牠也不能不有點慈悲，怎能忍得把牠擺在露天裏淋着？我把牠拴在大門洞裏，不信你看。』

那位軍人用手電燈照了一下，又說：『你去尋點草料餵一餵牠！』

『這麼大的雨呀，老總？』

「拍……」的一連好幾聲，又是先打後揍，他說：『下雨你怎麼吃麵條兒？』哎！悔不該在他們面前略縱口腹之慾！

『是，是，是』，我一連應了幾聲，『別打了，我就去。』因爲我看他這一回的來意不善，他用手直摸他的手槍。

我披着一條麻袋，泥泥滑滑的走到大門洞裏。那匹馬厰厰的同我打着親切的問訊，看樣子還許是真餓了。但是，我管不了許多，好容易我離開他們有十幾丈遠，趁這下雨的天

兒，我先演一齣「夜奔」再說。我心裏直向那匹馬道歉。

我們家的街門，離着村口兒很近。可是我跑出村口去不過一箭之地，那個拿手槍的官兵，在電光照耀之下，約摸着是發見我逃走了，一連向我的去路打了一排子彈。說起來可謂玄極了，其中有兩顆子彈彷彿是擦着我的耳朵飛過去的。「騎虎不下」，我只有拚命的向前奔。每逢一陣閃電，一聲劇雷，就彷彿夾雜着一排槍聲。那時候兒，我的膽量，我的敏捷，都施展到了極度！正在深一腿，淺一脚的爲着生命而掙扎，忽然我的衣襟被什麼向後一拉，幾乎拉我一個後仰；借着電光一看，真是令我悲喜交集，我們那條老狗，也水淋淋的追上來。「一旦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」；現在回憶起來，「馬王爺三隻眼」，也未必敵得過官兵利害。

二三，六，二五，於定縣平教會。

掃墓

在一九五五這一年的清明節，公共墳山上，有全國各地的人士來參加這空前的民族掃墓。

『失去幾省，哪裏值得灰心喪氣？你們要相信，有「我」在，什麼都有辦法！』這是村學教師彭老在二十年來，給予青年們的一付興奮劑。果然，經過了『十年生聚，十年教養』，因為敢作敢當的青年們的精神復活與力量展開，不但使白山黑水都已物歸原主，整個的世界，也都重新得到了一個公平的安排。在這年豐人樂的年頭兒，在這惠風和暢的季節，成千累萬的人士，都抱着搖天撼地那麼熱烈的情感來參加這具有深長意義的民族掃墓，是毫不勉强的事實。

彭老，這座公共墳山的創造者，已經是七十幾歲的人了，還在陪着他的重孫子放風箏，捉迷藏。他不會再老了，永遠是那麼少年樣兒。在清明節這一天，他依例是帶着自己的七八個重孫男女來上山祭掃。他手植的樹木，由筷子粗細到大可合抱的，差不多遮掩了大半個山頭。最初，是他自己掘土，自己栽樹。他的孫子們在旁邊嘻笑助陣；現在，輪到他和重孫子

們在旁邊助陣，他的最幼小的孫子也能代替他所有的工作了。他只是躊躇躊躇，東瞧瞧樹上，有沒有枯枝，西看看碑文是不是剝落。他那一部迎風飄洒的白鬚鬚，襯在這蒼松翠柏的行間，直是仙人一般的美麗！

說起來話長，當年彭老的五個兒子都捐驅在義勇軍的陣線裏以後，彭老的太太抓住他的脖領子，哭着叫着說：『今兒個講報仇，明兒個說犧牲。我的一羣孩子，都聽從你的鬼話，死得屍骨無蹤！以後，你還去講，看有誰來聽！』

『別人家也還有兒子；』彭老心平氣和的說，『再說，兒子死了，還有孫子，怕他什麼？』
『什麼？你葬送自己的兒子還不夠，還要葬送別人的兒子？還要葬送自己的孫子？你也太忍心了！』彭太太怒沖沖的嚷。

『嗤！』彭老輕斥了一聲，『我惟其不忍他們沈淪在奴隸的地獄裏，我才拯救他們！』
『拯救？』

『是，拯救。』

『咳！不幸的孩子，你們爲什麼生在這個時代！』彭太太搥胸嚎啕了。

『婦人之見！』彭老鎮靜的說，『人生最大的幸運，是生在一個大可有爲的時代，一顯身

手。如果永遠是太平盛世，我們的子孫一定要退化成白痴！」

連自己太太的諒解都不會得到的彭老，却始終是一絲不懈的向青年身上做工夫。他以為老的力氣衰退了，小的力氣還沒生長，只有青年是救急難的特效藥。他創造這維繫民族精神的公共墳山，他種植着冬夏常青的松柏。年年清明，他率領着受過他的陶冶的青年們來上山祭掃，並不真正對於祖先還有絲毫的迷戀，那偉大的墳中是空空的，連誰的一塊枯骨也沒有埋葬着；他要藉這墳山祭掃，遙望那破碎的山河。

每當植樹完成，彭老會命令那些青年們整隊肅立的。他望望那斷橋下潺潺的流水，聽聽那河流北岸上敵人的軍樂嗚咽。然後沈痛的對他們指點着說：

「孩子們，看！那不是敵人的兵營？那是強迫我們的同胞替他建築的，將來還得我們自動的去替他拆掉！」彭老說這一句的語氣，萬分的堅決，同時，每一個青年的心裏都應了一聲：「是！替他拆掉！」

「那敵旗飄揚的所在，原是我們的公園，你們的父兄，爲了不肯屈服，爲了不肯在敵人的暴力下苟延殘喘，便犧牲在那面旗幟之下了；說不定那枝旗桿，恰正穿過他們的屍骸！」

「你們再看！」彭老繼續着指點，「那邊有大烟筒的房子，原是中國人的倉庫，現在變成

敵人的兵工廠，裏邊晝夜不停的趕造着屠殺我們的利器，槍礮，鴉片，嗎啡，漢奸，和其他一切害人的東西。

『東邊那是我們的森林和礦山；西邊你們瞧見嗎？那一片草場，才是我們祖宗的墳墓！』彭老說到這兒，低下頭去，淚珠順着他的白鬍子往下流。那些青年們却沒有這麼多的眼淚。他們的血液沸騰着，頭上冒着熱汗。眼睛瞪着，拳頭握着，只待彭老說一聲：『衝過河去！』他們立刻就撒腿。但是彭老抬起頭來，看了看他們，說：『天不早了，你們回家去休息！』其實他準知道那些青年們再也忍受不住了。果然，在這一年的清明節，他們創造了這民族掃墓的偉大節目。

在敵人侵佔了我們的國土以後，便一意的毀滅我們的文化，麻醉我們的精神。全國人士要抵抗沒有方法，要屈服又不甘心的當兒，彭老却一眼瞧見這一片肥沃的原野，未曾啟發的青年。二十年來，他加入青年的隊伍裏，教導他們，鼓舞他們，想盡了方法訓練他們。這一年，國軍與敵人正式宣戰了，彭老的學堂門口，每天準有上千的青年男女來報名參加預備隊。本來嗎，含羞忍辱，將近二十個年頭兒，也總算有涵養了。不過，那些青年的父母，有的究竟也太老了，他們不能使自己的兒女好好的關在家裏，却轉過臉兒來詛咒彭老是鼓惑青

年的惡魔。

當預備隊齊集在大草場裏，出發誓師的時候，一位青年婦女代表說：『你們放心的前進，後方我們婦女願意擔負完全責任。我們哪一個女人，也不願意見一位戰敗歸來的丈夫；誰家的孩子，也不會承認有一個戰敗偷生的爸爸。』彭老訓詞是這樣乾脆：『你們要戰死，你們的子孫便會生；你們要戰敗，你們的子孫便要絕滅！』

那些勇敢的青年們，一致宣誓：『在我們出發之後，若有寸土未復，誓不後退一步。歸來，除非是名字鐫上那座公共的墳山。』

各村鎮的報時鐘，敲着催行。青年婦女們把食物用品，羅列在大路的兩旁，預備隊出發了。那位白鬚飄洒的彭老，也換上全副武裝，站在那樣雄壯隊伍前面，領導着高唱軍歌。彭老的一個八九歲的重孫女跑過來，把一面二寸的小像塞在彭老的口袋裏，微笑着說：『祝老祖成功！』彭老點一點頭兒說：『謝謝你，好孩子，得勝回來再見！』

這是一九五五年以前的事了，現在是國恥已雪，河山復原，這酷愛和平的民族，因為得了這些青年們的血液滋養，日見繁榮。在這隆盛的民族掃墓典禮中，一面國旗，一條標語，一棵樹，一根草，都彷彿是這民族復生的表現！

那羣羣隊隊參加掃墓的人士，陸陸續續的到齊了，掃墓的儀式一幕幕的舉行。在一陣音樂，萬衆歡呼之後，大家並沒有忘記那位村學教師彭老的勞績。當大家一致要請彭老講述他教導青年的心得時，却見他正排在一隊童子軍裏，參加他們的救護表演。

一九三五年二月於定縣谷中。

樂園遇難記

在早晨入學的『衛生檢查』中，發現幼稚園的黃獅子眼淚不乾，溫度也增高了些，彷彿是要出麻疹。孔女士要把他護送到保健院去診察，指着其餘的孩子們跟我商量：『您會不會……不是，您有沒有工夫替我們照顧一會兒？』我聽她先說出『會不會』來又改了嘴，老實講，多少感覺到是被無視了，於是率爾而答：『您只管放心去吧，這些孩子們全交給我！』

『我告訴您，』孔女士說，『那位頂小的男孩子叫老虎，那個穿紅袂襖的女孩兒叫老鷹，他叫金錢豹，她叫長鼻子象，……一個賽過一個的利害。勞駕！您可不要離開他們！我們去一去就回來。——呃，幾乎忘了，這笛子我交給您。』

『沒錯兒，我學過看孩子。』我說着，把教笛接過去。

『好，我們走了！』孔女士拉着黃獅子眼看要出門了，又扭回頭來，笑着對我找補了一句，『只要您維持他們不打架就得。留神，可別教他們吃了您。』這顯然她對我的教授幼兒還很不放心。

『他們吃我？好！』我心里說，『非作出個樣兒來給你瞧瞧不可。就只你們那一套哄孩子

玩藝兒，還當又是什麼巧官製呢，哼！」

我心雄胆壯的開始執行着看孩子的職務了。一個經過多少大江大河的人，遇見一道小水溝，難道說還會眼暈？

在幼稚園的作業室里，那一羣無法無天的野馬，利用種種不同的姿態，表現他們的生活力。老虎那一團都戴上鬼臉兒，排演武戲，兩個舞動大刀，一個拿着板斧廝殺起來，口里噙咚咕咚的各自打着鑼鼓助陣。金錢豹那一夥，正喵喵的爬在地板上作貓逮耗子，東竄西逃，不住的擾亂老虎他們的陣線。老鷹她們來的文雅一些，正用木碗和木杓之類，在沙盤里作點心，大聲喊叫：『誰吃個藤蘿餅？』接着贅上一句『又藤又蘿的餅！』長鼻子象她們，鑽到娃娃房里去，把布人倒提到沙盤那兒去一摔，說道：『請你吃個大饅頭！』這也不知道趣味在哪里，許多孩子都跟着大笑起來。其餘有的唱着『喇叭為一為一為』；有的念誦『小小子兒，捏餃子兒』。他們是那麼熱烈那麼自尊的玩着，彷彿世界上只有他們的份兒。我想不出用什麼法子，可以使自己能够化入他們的隊伍里去！

我正把手伸在衣兜里去想主意，忽然摸到那隻教笛，我立刻覺得有把握了；我把笛子輕輕的吹了一聲，引起他們一個個的都瞪着小眼睛瞧我了，我便乘機把我自己介紹出去：『你

們孔先生到保健院去了，今天是我來教你們。你們喜歡我教你們不？」我以為很可能的得到他們同意的回答，因為昨天我還給過他們幸福糖。然而他們並沒有理會我的問話，雖然都在那兒觀察我。長鼻子象那個銳敏的女孩子，忽然指着我的襖袍子說：「喲！先生不講新生活，鈕扣兒沒扣好！」

她這句話比我那一聲教笛有力量得多，那些孩子們都被哄動了，都扔開手里的玩具，跑過來，圍上我，扯起我的大襟來仔細看。

『羞！不扣鈕扣。』老虎說着，用小手指頭向臉上抹了一下。

『羞，羞，羞！』又一個孩子說着在臉上抹了三下，還加上這麼一句判決：『不扣鈕扣罰五塊錢。』

『不能罰五塊。』又一個孩子似乎在替我開脫，但是緊接着來了這麼一句：『他手指甲也長了，沒有剪！』

可了不得了！正在扯着我的大襟的孩子們還沒放手，我的手指頭又被幾個孩子拉出去檢驗，好像他們都變成衛生工作隊員。鈕扣問題還沒容我辯訴，指甲問題又惹起他們一連串的『羞，羞，羞！』

『教你媽給你剪剪指甲！』金錢豹那孩子誠誠摯摯的這樣切實的教訓我。他以為誰都像他自己似的有媽媽給剪指甲呢！

我陷在重圍中了。

『閃開點兒，借光！』老鷹搬着一張小椅子這樣嚷。她把椅子正放在我的面前，我還以為是請我坐下呢，敢情不是；牠自己登上去，伸着肥胖的小手說：『先生，讓我摸一摸你頭上的小包兒！』我以為這樣可以轉移孩子們的目標，立刻低下頭去教她按撫我左額上的骨變小突起。只要他們不再拚命的攻擊我不合新生活與長指甲，怎麼樣都行，不是嗎？但是，我想錯了，三十來個孩子都紛紛的搬過小椅子來，而且都像猴子似的立在椅子上，齊聲叫喊：『先生，我也摸一摸！』

『誰也別摸了，都下去！』我這樣吩咐他們。但是我的聲音太低了，沒有法子使他們聽從。

『我先摸！』老虎那個頂小的孩子說着；往前一探身，連椅子帶人整個的撲倒在地上，哇的一聲，他哭起來了。我想着過去扶他，可是周圍都攔着小椅子，讓我急切過不去。等到他們的椅子挪開了，金錢豹已經扶他起來，用一方花手絹兒給他揩眼淚。我去檢查了一遍，並

沒有碰着哪兒，倒覺得輕鬆了許多，因為適才的重重包圍，我想不到立刻就解散了。

『我看每天這時候兒，你們都到院里去晒太陽，今天咱們還去不去？』我好不容易抓住一個說話的機會。

『去！』他們一齊答應了，有的還拍着小手跳了幾跳。但是說了『去』之後，都用眼睛瞧着我，誰也不動身。

『你們說去怎麼不去呀？』我問他們。

『你不彈琴，我們怎麼排隊？』長鼻子象告訴我。這是不錯的，我看見過他們隨着諧和的琴聲向前行。但是那座鋼琴對於我，實在太生疏了，無論如何我不敢輕易接近它，雖然我望了它好幾眼。

『今天不用彈琴，你們就隨便去吧！』我看他們又有湊近我的趨勢，趕緊這樣命令他們。

『呃！』大家這一次真聽話，應了一聲，爭着往外跑，像是沒了王子的蜜蜂；還沒有出門口，就擠輪下了三個。及至我把他們倒下的拽起來，給他們揮了揮灰塵，其餘的孩子們已經在院里反起來。七個一齊上了滑梯，而且是在金錢豹的別出心裁的領導之下，都預備着頭下脚上，仰頰兒倒着過兒向下滑。秋千斗里已經堆上老鷹她們五位了，還有四位要爭着上去，

雙方正在死拉活扯。大沙池里，因為地盤的關係，一霎時，疊起很厚的人來，還有長鼻子象她們一羣，也預備着要參加戰爭；可是壓在底下的受不了，不住的怪叫。

『別這樣玩兒！』我一邊跑着一邊大聲嚷。這個命令的效果是什麼呢？正在酣鬧的孩子們根本沒有聽到；散在院里的，不知怎麼反倒看出稀稀罕兒來了，他們鼓着小嘴兒學我的語氣：『別這樣玩兒！』

我可真急了，先到滑梯那兒，一個一個的往下抱，像是從桑葉上往下摘蠶蟻似的。好容易抱清楚了，一看，他們早已又都加入那大沙池里的混戰。等到我把沙池里解開了，秋千那兒已經哭成一團。我去援救秋千，大孩子們玩的軟梯又爬上去了一串。我一連喊了八聲『都站好，誰也不許動！』實在講，並沒有誰服從我，他們要幹什麼的仍舊幹什麼。

突然又想起那隻救急的教笛來，我把它掏出來很命的吹了兩聲，這一下更出乎我的意料了，大家倒是立刻停止了各種活動，但是同時有一大半扭頭兒都跑到後院里去。我正在納悶兒，老鷹突然質問我：『先生，兩聲笛子是上廁所，還不到時候兒呢，幹麼吹呀？』

『他們上了廁所，就不鬧了。』我這樣敷衍老鷹；其實，哼，我哪里知道兩聲笛子是有那麼大作用呢！無論如何，我以為把一個難關算闖過去了。可是一轉眼，那些孩子們又擁在我

的面前來。長鼻子象首先承認我的教師地位，開始向我告訴：『先生，他不和我好！』說着指一個胖小子。

『啊！他爲什麼不和你好？』我問她。

『沒有，先生。我跟她好，她不跟我好。哼，還告訴先生！』胖小子說，『我讓她坐下，她瞅着我樂。』

『不是，先生。他們倆……他們倆……我说不許拔，他就……他就推我一個大跟頭。』又一個孩子，撇着嘴向我陳訴。

『誰們倆？你告訴我！』我問，『他們拔了什麼？』

『先生，我說罷！』金錢豹似乎情願作監証人了，『昨兒個我哥哥買了兩隻小雞兒。他們家也買了。我媽說，老花貓，睜着這麼大眼睛……』他只顧用兩隻手比式貓眼睛，連那一方花手絹兒丟在地上都沒有理會。

『啣！老虎怎麼了？』一個孩子這樣嚷。我們一齊拋開這些無頭命案，扭過臉兒去，看那提着褲子哭泣的大老虎。別的孩子們圍着他，拉他，但是他一步也不肯走。真糟，這又是怎麼了？我急忙把別的孩子撥攔開，進前一看，好，他到廁所去沒有把衣服弄好，一條褲腿完

全尿濕了。

『這怎麼辦？』我心裏的話。

『我們該作遊戲了，先生。』老鷹又來湊熱鬧。

『好，作遊戲。你們先拉上圈兒。』我又怕別的孩子跑開了，所以趕緊接受老鷹的建議。隨着又找補了一句，『你們快拉上手，我不用彈琴了，看誰拉得快！』雖然這樣說了，但是老虎的濕褲子怎樣解決呢？我要是早知道有這些麻煩，哼！

『怎麼不拉上手？』我焦急的嚷着，差不多有些怒意了。但是長鼻子象笑嘻嘻的跑過來，說：『先生，我跟你拉，我不跟她拉。』緊接着老鷹她們也都擠上來喊：『我跟先生拉！』我又被包圍了。可憐的老虎，還提着濕褲子在那兒哭。我望了望校門外邊，孔女士並沒有要回來的消息！

『我們丟手絹兒得了！』一個孩子提議。

『使金錢豹的花手絹兒，頂好看了。』又一個這樣附議。

『好，金錢豹呢？拿出手絹兒來！』我是急於要他們有點事情作，我好騰出工夫來去處理老虎的事情。但是金錢豹到哪兒去了？

『金錢豹！』孩子們一齊喊叫了一陣，也不見一點兒蹤影。我真覺的認爲他是掉在井裏去了，因爲適才我看見院裏的井口沒有蓋上，心裏曾經震動了一下。我立刻推開那些孩子們，對校役喊：『孩子掉井了！快來！』

『你把繩子拴上我，我要下去撈。』我以爲這樣或者能夠減輕我良心上的譴責。但是工友說，他看着井裏很平靜，不像是掉下東西去的，就是下去，也是他先下去；在百忙之中，他還勸我：『先不要着那麼大急！』

『喲！怎樣了這是？怎麼沒有人管你們哪？』孔女士回來了，一進門就這樣嚷，『老虎哭什麼？跟誰打架來？』

『孔先生，快來！』我這樣呼喊，我聽出我的聲音有些改變。『金錢豹……』我剛說到這兒，已經看見金錢豹拉着黃獅子的手，在院裏跑跳。

『您怎麼放出金錢豹去了？得虧我們遇上了。』孔先生說。『喲！您怎麼出那麼多汗，把袂袍子都濕透了？』

上帝知道我爲什麼出那麼多汗！

這一天到了

這一天到了，村鐘一響，男男女女，一齊都透了村學堂去，要投票選舉他們的村政府委員。

「要不是親眼看見，說來誰會相信！像我這黃土埋了半截的老太婆，也會有投票的份兒！」這是一位六十多歲的黃老太太說的。她的滿臉笑容，穩健脚步，都能證明她對於這份創舉感到無限的興奮。她那滿頭的白髮，這天早上梳得特別光油；前補後綴的大棉襖上，罩了一件新洗過的藍布褂兒。這兩年來，她留心看那些入學堂的村姑們，抄起墨筆會寫，拿起算盤能算；登台講演，言辭那末流利；見人談話，態度那末大方；她羨慕極了。同時，她未免嘖嘖着「吾生也早！」最近，那些女孩子們沿門去調查公民，登記選冊，把投票的意義給她講說了整半天兒。她知道一村的公事，她也有過問的權力，簡直樂的要掉髮。她那六十年來沒有見過天日的名字，「黃粹」，現在居然上了簿子；經驗告訴她，世界確確實實的變了。

「黃大媽！您去投票啊？您瞧！這比唱戲還熱鬧，家家都有客人來參觀呢。」這是一位油條小販說的，他也趕着去選舉。

「呃！你怎麼沒去趕東莊的廟？」捨了親娘，捨不了親行，你這做親行的可好！」黃老太太今天的話，說出口來特別風趣。

「你老人家專會取笑我。今年我不能不犧牲東莊的廟會，因為，賺錢固然要緊，可是我以為選舉更要緊。」油條販子一邊說，一邊加入那一群中往前走。「大媽您瞧，那邊，黃老頭子又擺出來了。」

「老嫂子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知道哪一天死？幹嗎還去給他們湊熱鬧？你還想着作總統？」這是立在大門口的黃老頭子說的。他拄着拐杖，穿着雲頭鞋，戴着眼鏡，怪福態的。看來，他是準備棄權了。

「哪天死，誰能拿得穩？我這破罐子也許熬過你這柘木管呢。」黃老太太憤憤的說。「歲數大又怎麼樣？你們派糧派差的時候兒，怎麼不說我歲數大，少派我一點兒？」

「黃奶奶，快走吧！別理他。」李姑兒輕輕的在黃太太的耳邊說。「這老頭子專會說怪話。去年我們去上學，他把我們罵的什麼似的，真氣死人！他以為就是他家展姐配上學，我們都不配呢！」

「其實，他家展姐還好，很肯幫我們的忙。可惜她在北平，不回來，不然她一定能領導

我們作點事。」這是二十來歲的趙姑兒說的，她雖然平民學校畢了業，可是到底脫不了村姑的見識。她盼望一個富家小姐，又上過大學堂的，回到鄉下來，豈不是妄想？鄉下沒有戲院，也沒有溜冰場啊！

「李大姐姐來了沒有？」趙姑兒又接着問。

「昨天沒來。今兒個一早兒又去接她。」李姑兒答。「她已出了嫁，在我們這村子裏，她沒有投票權。」

「來瞧熱鬧也好，」黃老太太說，「這在全國是第一次呢，聽說。」

「喲！二叔！你老人家慢走，我拉着你吧！」趙姑兒看見一位拄明杖的瞎子，絆絆磕磕的走着，她這樣說。

「瞎眉糊眼的，你知道投誰的票好？」黃老太太笑嘻嘻的說。

「你不用瞧我眼睛，我心可並不瞎。」趙瞎子侃侃而談。「反正我不選舉那位挑詞架訟的牛雜子，別看他身首富；我也不會選那位專欺侮我們窮人的無二鬼，別看他舅舅是縣長。」

「當然！放賬由他們作主，投票就得咱們作主。他們可不能把着咱們的手寫票呢！」這是另外一位短衣漢子說的，他在外村裏當短工，這天大清早起現趕回來。

「我們能不能選黃大媽？」趙瞎子忽然冒了這麼一句。他一定又想起黃老太太的恩惠了。有一次，他被財主家逼債，不是黃老太太替他墊的錢？

你這瞎東西，別瞎說了。你沒見那老王八俏皮我嗎？」黃老太太仍舊笑容滿面的說。

「理他呢！」那位短衣漢子說，「他以為他兒子教大學堂，怪不錯呢！瞧，今天他可能得一票？」

「他要能當選，我這一雙瞎眼，再瞎一回！」

他們都大笑起來。趙姑說：「您真會發誓。你這可叫做『瞎子發眼，豁出去了』。」

到了十字街，投票的公民都停在那兒，聽那個站在一個破破碌碌上的壯小夥子講演。黃老太太擠不上去，只能立在最外一層聽。

「我們要辦學校，他們紳士們怕我們有了知識，編着法兒不教我們成立學校。我們要成立合作社，他們有買賣的財主，編着法兒的破壞，因為合作社要一成立，他們就撈不着放給我們高利債了。……」

一陣陣熱烈的鼓掌，不由的使黃老太太翹起腳來看那說話的人。但是，她萬分驚訝了。他說：「趙姑兒，那說話的不是你哥哥嗎？他不是只念了一次平民學校嗎？怎麼他會說這好

的話？」

「他的學名兒叫什麼？」趙瞎子又插了一句。

「他叫趙文林！」趙姑兒故意沈着的回答，以遮掩自己內心的欣慰。「他們天天晚上，不是念書就是互相辯論。……」

「趙姑兒，回頭你可替我寫票；我們小寶非要我抱不可，因為他昨天着涼了，今天有點兒發燒。」這是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說的。她知道孩子必須躺在牀上，但是沒人替她看孩子，她又不能不來投票，所以抱出來了。

「我當然替你抱孩子。」趙姑兒說，「來，我瞧瞧。——哎，燒的很利害。回頭，你快向保健員去要一片阿司匹林給他吃。」

「你先把小寶抱回去。等我投了票，我去替你看他，你再來，好不好？」這是李姑兒說的。

「這樣好，就這樣辦吧！」趙姑兒贊成李姑兒的計劃。

這時，村鐘第二次又響了。那位立在碌碡上的趙文林，用手巾抹了一抹汗，向大家高聲的說：

「我們的時候兒到了，我們不要放棄權利！我們不要使那一般反對投票的人們得意！」
「好！你這小子真好！」這是趙瞎子和黃老太太一般聽衆們由丹田裏吶喊出來的贊嘆。

廿四年十月於定縣寨里參觀選舉後寫

野燒花生記

最近，我同中學的二十幾個孩子，到趙先生的家裏去住了三天。趙先生住在離城二十多里的鄉村裏，有各種農作物可以供給我們糟塌着玩兒。我們刨白薯，拔蘿蔔，割蕎麥，摘棉花；月下坐在草柴上擠暖和，像一羣羊，夜間輪在容二十多人的長舖板上講故事，每個孩子都好像飛鳥出籠那麼快活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大家走到村外的沙灘上去曬太陽，有幾個孩子要同我比賽翻筋斗，我却竟至於不能不棄權。這並非是我怕失了什麼尊嚴而不爲，實在因爲我沒有他們那種訓練而不能。孩子們自己翻了一陣紡車輪，頭頂地，似乎覺得「一人向隅，舉座不歡」，有的便讓我出主意，看看怎樣可以使大家一齊玩兒。我四週望了一下，覺得地點還算僻靜，於是提議點野火燒落花生吃。

話還沒落下去，孩子們便拍手亂喊「好！」稍微計畫了一下，男孩子能爬樹的，立刻上樹去折枯枝；女孩子不能上樹，都到田間去拾乾草；還有一部分孩子便到趙先生的田裏去拔落花生，——外國傳來的一種落花生，拔起秧子，果實便全都帶起來。「人多好作活」，工夫不大，柴有了，米也有了，只是一件，那必不可少的火種，還沒有想到哪裏尋找。

「怎麼這些人，連一個吸煙的也沒有？」這是我們同聲的歎息。

「咱們鑽木取火吧！」一個孩子這樣輕妙的提議，不過大家沒有採納。

「要不，我們到趙先生家裏去取。」

「太遠！趙先生的家。」

我這兒有半截洋取燈兒，你們要不？」大家的視線立刻一齊去看說這個話的人，却是一個赤背的拾柴的小孩兒，論他的年歲或者也應該入中學了。他靠着柴筐看我們這非農非工的一羣，不知不覺的就忘了去幹他的繭兒。

「拿出來吧！我們這裏邊可以有你的股份！」大家熱烈的歡迎他。他那筐邊上，貯存多日的半截火柴，在我們的歡呼中拿出來了。

「組織一個委員會來保管這半枝火柴吧！」一個孩子鄭重的說，「這是我們的生命腺，萬萬不能丟掉。」

「我看倒是推舉一位點火大員要緊。這半枝火柴要是劃壞了，前功盡棄，甚是可惜。」又一個孩子說。真想不到，這些孩子們說話，都有「老成謀國」的派頭兒。

「教老童子軍點火！」他們不約而同的都指着，彷彿我曾經作過火頭軍。

「當仁不讓！」我說，「我一定服從你們的命令。可是有一樣，在我升火之前，你們都得聽我的。來，男孩子在這塊地方挖一個風灶，女孩子把花生果摘下來，再有幾個把檢來的柴草捲成捲兒，回頭好容易燒。」

「我這兒有鏟刀，可以幫着你們挖灶。」那位拾柴的小孩兒說。他大概是個慣燒野火的老手。

七手八腳，一瞬間，一立方尺深的一個灶坑挖成了，花生也堆了一小堆。我抓起一把土來溜了溜風向，把灶口挖得正迎風。挑選了三根較粗的枯枝，搭在坑上面作爲橫梁，這個簡單的野灶算是有了架子。我把厚厚的一層落花生蔓子舖在橫梁上，然後抓起落花生來均勻的撒上一層，上面再蓋上蔓子，這簡易的蒸鍋算是打點好了。

「齊備了，快拿那半枝取燈兒來，教王先生點火！」一個比我還心急的孩子這樣嚷。

「這會兒風很大，你們大家要作成一堵牆，替我擋着風。」我這樣吩咐他們。這個時候兒下命令，總不會失敗。他們立刻密密的排了兩層，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

爲了慎重起見，我把那半寸長的火柴捆在一個小樹枝上，周圍纏上些乾軟易著的草葉，又把火柴頭兒伸到口裏去哈了哈，然後才在一塊磚頭上一擦。

「着了！」孩子們大嚷大跳起來。緊接着大家扯成一個圓圈兒，學着教科書上插圖裏野人的歌舞，把我圍在核心，彷彿我是他們的會長。

因風縱火，柴又不斷，不到十分鐘，最上一層的落花生蔓子，青色變焦，這一爐燒烤便成功了。

孩子們的歌聲與笑聲揉在一起，分不清楚；圓圈越來越小，最後都靠近野灶，準備着大嚼。

剝落花生吃，實在是極平凡的事。一羣人吃着新從火裏檢出來的熟花生，燒得舌頭不住的吸涼氣，便覺有無限野趣。最初大家只顧低着頭吃，誰也顧不得說話；及至吃到「耗欠子」，有的說胡的味香，有的道麵的味美；到了最後，大家像小雞尋蟲似的從灰裏扒半天扒出一個來，便禁不住歡呼：「瞧！這一個真像個大肥牛！」

「那拾柴的小孩兒呢？」一個孩子在吃罷了燒花生之後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想起那貢獻取燈兒的恩人。

「他什麼時候跑了，我們怎麼都沒瞧見？」大家說着，未免有些悵然。

「我們自己與會淋漓，酣跳酣唱的時候兒，實在沒有閒心再照顧別人。那位小孩兒一定

能原諒你們。」我這樣寬解他們。

「現在我來問你們，這燒花生，你們想想看，到底像什麼味兒呢？」

大家聽了這個問題，果然把那拾柴的小孩兒丟在一邊兒，一齊嚥着嘴兒去琢磨燒落花生是什麼味兒。

「這很難描寫。」一個孩子開口了，「我講不出到底像什麼味兒，可是我以為像墨索里尼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物，雖然知道到非洲去放野火，未必知道抓一把落花生燒着吃。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又一個孩子說，「他要是嘗過燒花生這樣美味，一定不會再遠去非洲尋找其他的食物。」

「得了！得了！你們看報看成呆子了，要不就是被意大利的大礮震迷胡了。王先生問你們燒落花生什麼味兒，沒有問你們那些閒話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一個急嘴的說，「燒落花生就是燒落花生味兒。誰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誰來一嘗便知。」

「啊，對了！」大家一致的贊許這段話，都伸着黑老鸛爪似的兩隻手鼓掌。

「我莫名其妙的是這，」一個孩子說，「我們家裏不是開着花生莊嗎？可以說『取之不盡，

用之不竭』，可是我永遠沒有感到過像今天這樣有趣又有味的吃法。」

「你們家開花生莊，免不了剝削別人。咱們這是自己的勞力換來的，所以吃着特別快樂。無論什麼事情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嗤！」又一個打斷前一個的話，「動不動就是你那一套由禮拜堂裏聽來的教訓，年輕輕的，那麼酸氣。試問咱們把趙先生家一年的收成給取來了，咱們算是出了什麼勞力？我以為今天的快樂，在乎吃以前沒人逼着我們洗手，花生皮又可以隨便扔在地上。」

「主要的，就是我們不常到鄉下，乍來一次，覺得什麼都稀罕。」又一個孩子說，「你瞧，那拾柴的小朋友，就沒有咱們興趣高。」

「瞧！教你們吃了幾個燒花生，惹得你們開起辯論會來。」我說，「要教你們燒一會老玉米，豇豆筴，紅棗，白薯，你們不定美成什麼樣子。還有一種野燒極品，西瓜煮菜豆，簡直我就不敢給你們介紹，怕你們得饑病。」

「怎麼？用西瓜煮菜豆啊？」一個孩子問。他們都靜下來專聽我的回答。

「是的，把西瓜切成兩半，一半的瓢子挖出去，把新摘下來的半熟的菜豆裝進去，另一半作成蓋子上，然後架起來燒火。幾時西瓜皮燒得快沒了水分，裏邊的菜豆也就熟了，又甜

又香，吃了真可以延年益壽。」我把兒時的經驗，全盤告訴了他們。

「我們現在燒一回行不行？」一個孩子這樣說了，立刻自己又駁，「啊！不行，現在秋快完了，沒有西瓜，也沒有菜豆。」

「我們自己再燒一回花生吧！」一個孩子提議，「請王先生不要動手。」

「要燒可就快着點兒，待一會兒，連這點兒炭火也就滅了。」我說。

「這炭火怎麼樣能點得着呢？」他們問。

「容易，」我說，「用一把軟草，把炭火裹住上，迎風猛力掄上幾遭，就會冒煙生火的。」

「我試試。」一起有五六個孩子這樣說。

「別試了吧，天黑了。」趙先生走來這樣說，「你們該回去吃晚飯了。」

「不吃飯了。」他們說，「不在這兒燒花生，而跑回去吃飯，誰有那麼傻瓜呢？哼！」

「瞧那邊也有野火！」一個孩子指着西北上嚷。我們都扭回頭去看，可不是嗎，那一縷斜上的濃煙與這蒼茫的暮色是何等調和。「那一定是那位拾柴的小孩兒點的火。」

「好！我們的火把也快快的點起來。」

忙年

「又是你去張羅？可惜別人的心不都像你！」土牛太太一邊和着麵，一邊替土牛發牢騷。「俺沒見過，吃着自己的飯，專去管閒事的！別人過年是休息，吃點兒，喝點兒；你可好，倒忙上勁兒來了。街燈不是已經糊好了嗎？怎麼還要你操心？倆孩子在上屋里包餃子，你就不幫忙，也該陪着她們去說說笑笑；過年過節的，誰家不是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媽！爸爸別出去，快來看我們包的麥穗兒像不像吧！」土牛太太的大姑娘小蓮這樣叫。她和妹妹瑞兒，跟其他鄉下婦女一樣，在臘月三十這天，都是忙着包餃子。

「噯！瑞兒的手真巧，不光會給爸爸作棉鞋，還會捏這麼秀氣的棉花桃兒呢！」土牛走到上屋去，洗着手，誇讚他的小女兒，緊接着好像對太太聲辯，「我當然願意幫你們的忙，可是街面上的事也得有人管；如果大年下，街上連個燈火也點不起來，什麼玩意兒也沒有，你們又該嫌冷清清不像過年的了。」

「媽煮肉，快熟了，你吃一塊肉再出去，媽就不着急了。」這是瑞兒笑着說的。她是個一團稚氣的小姑娘，年齡還不過十三四歲，可是已經三台——鍋台，礮台，磨台——齊上，

帮着土牛太太料理大部分的家務。

「去年大集上，賣鞭炮的失火，響得那個熱鬧！今年怎麼沒失火？」瑞兒又出了問題。
「別傻了，要年年失火，誰還去賣鞭炮？」小蓮說。

「別忙，有比失火還新鮮的事。」土牛說，他正伸着一隻大手桿餃子皮兒。

「有什麼新鮮，土牛兄弟，也教咱聽聽！」說這話的是隔壁劉嫂子，她抱着個孩子進來。
「請坐下，二大媽。」小蓮赶忙去招待客人，「瞧小虎子這手，胖得真好看。」

「爸爸，是什麼新鮮事，快告訴我！」瑞兒瞪着眼睛問。

「好，我告訴你。」土牛慢條斯理的說，「前天大集上，城東楊洛盛，把賣了棉花的八十元鈔票，用白菜葉裹上，放在草料口袋里……」

「哪兒放不了，幹麼要放在草料口袋里？」瑞兒急急的問。

「說的是呢！」土牛答，「等到晌午，他餵牲口，一不留神，把那一捲鈔票倒出來，他那匹大驢子看見白菜葉，一口，就給吞下去了。」

「哎喲！」瑞兒把抹餡兒的筷子往下一摔，這樣驚歎了一聲，在廚房里正和麵的土牛太太聽得了，趕緊說：「蓮子，你是姐姐，大年下，可不許逗得妹妹吱呀！惹得上屋里這一羣都笑

起來。

「後來怎麼樣？」小蓮和劉嫂子一齊這樣問。

「後來？」土牛說，「後來楊洛盛急了，立刻伸手到那騾子口裏去摳。」

「摳出來了沒有？」瑞兒總比別人心急些。

「要摳出來了還說什麼呢？」土牛說着也有惋惜的意思。「他見沒有摳出來，也沒想一想，立刻把那匹騾子牽到殺房里去，宰了。先切開牲口肚子一瞧，那一捲鈔票哪裏還有一點模樣？」

「那真背幸，」劉嫂子說，「這是該破財。」

「那死騾子呢？」瑞兒瞪着眼睛問。

「這還用問嗎？當然是吃騾子肉了。」小蓮答。

「別吃騾子肉，你們吃豬肉吧！」土牛太太端着一盆新出鍋的拆骨肉進來，還提着一壺酒，那錫鐵壺嘴兒失去了一半。她說：「劉嫂子，請你坐下喝一口。這塊糖給虎兒吃。」

「不！」劉嫂子只會這一個字的客氣，「俺家里也煮肉，她孀子看着鍋，小虎子直打混亂，我抱他出來走走。一走進來就聞着新鮮，——還沒說正事，你們三珠呢？」

「可是呢，這老半天沒見珠子的面！」土牛這樣說着，把手里的桿麵杖停下來了。三珠是他的兒子，才十一二歲，已經念了四年書。

「大清早，他大伯把珠子叫了去寫對子，」土牛太太得意的陳述着，「這孩子也活像他爸爸，一提給人辦事，立刻慌的連飯也吃不下去。這有好幾天了，給這一道街上，挨着門兒寫對子，寫門神貼兒，寫疏，也不害臊自己那筆屎蜚螻爬的字兒。早晨，他要到大伯家去，我說家裏煮肉，可想着回來吃，看等你工夫太大，把肉煮爛了。他喜皮涎臉的說，『肉爛了在鍋裏，怕什麼！』你看氣人不氣人？跟他爸爸一模一樣兒！」

「土牛的兒子不像土牛，你叫他像誰？」劉嫂子俏皮了土牛太太這麼一句。

「着啊！」土牛笑着說，「劉嫂子等一下，我去看珠子。——蓮子咱們的對子乘晌午暖和貼上，走馬燈上還缺點兒花邊兒，瑞兒想着剪出來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瑞兒應一聲。「我那棉袍子上還有兩對子母扣兒沒有綴好，今天真忙！」

「二大媽，你過年做了幾件新衣裳？」小蓮問。

「連一件都差點兒沒作起，還幾件？」劉嫂子說，「教我這小孫子給累住了，什麼也作不出來，那像你們……」

「劉嫂子你吃塊肉！」土牛太太又在讓客了，「你們都蒸起了饅頭了嗎？」

「昨天剛蒸起。今年的碾磨特別忙，俺變吃的變出來的晚，又有孩子們鬧，蒸出來的不多。像你們這有多好，都能幹什麼了。祭灶那一夜，我和孩子們說，給你土牛嬾子再要個兒子吧，她有本事。」劉嫂子半盅白乾入了肚，說話的力量增加了。

「得了吧，別再要孩子，四十多了；讓給她們年輕的去養吧！」土牛太太一邊擦盆洗碗，一邊和劉嫂子說閒話，「可是，我還沒問你，找珠子幹麼呀？」

「教他給俺五妯娌去寫一封信。」劉嫂子說。

「給誰寫信？」土牛太太問。

「媽還問給誰？五嬾兒除了給五叔寫信還有誰？」瑞兒插了一句，她彷彿什麼都知道。

「真是，我胡塗了，到了應該回家的時候，自己的人要不回來，那心里才難過呢！過年過節的，一家齊齊全全的，顯着熱鬧。」土牛太太說。

「要說熱鬧，今年可不比去年，聽說熱鬧極了。」小蓮說。

「是，真的！」瑞兒又把話棧兒接過去，「龍燈，旱船，蓮花落，早就預備妥了；吊掛是新畫的，好看極了。燈謎是學堂先生從報上摘下來的，沒有一個舊的；關帝廟有十家還願的

花炮；外村里的少林，高躑都要來，……」

「要沒有你爸爸這一個人，誰也鬧不了這些排場。」劉嫂子說，「咱們村裏多有幾個土牛就好了，那心腸才熱呢！」

「方才我還抱怨他，」土牛太太說，「淨辦些費力不討好的事。去年年景不很好，斂的油錢不夠，俺們賠上了六斤多香油，誰又知道呢，哼！」她說完了，又去厨房里看她蒸的饅頭供。

「別人知道不知道，有什麼要緊？」瑞兒又答言了，「反正點燈就不點亮。——門口狗咬，準是討飯的。」

「真討厭！在大年三十，誰家還打發叫花子。」土牛太太在厨房里嚷，「瑞兒，快給他送幾塊花糕去！」

瑞兒應了一聲，下了炕，跑出去。

「二大媽，叫花子也過年嗎？」小蓮問。

「怎麼不過？」劉嫂子說。「村西關帝廟里，哪一年也有叫花子過年。他們也掃房子，供神，點臘，包餃子。前天還有一個，買了一張紅紙，沿處求人寫對子呢。」

「劉嫂子，你看我蒸的這饅頭供不起？」土牛太太說着，端進一屉熱氣騰騰的花糕來，有老鼠，有螞蟥，有棗兒山，有蓮花兒，惟妙惟肖，都是她兩個女孩子的手藝。

「無怪你們發家，瞧這花供起的多麼好！」劉嫂子說。

「劉嫂子，這可真在乎，俺他爺爺死那一年，一連蒸了七鍋，連一鍋起得好的也沒有。」土牛太太嘆息着往事，對於現在的成績是滿意了。她和劉嫂子都是鄉下主婦的典型，單是過年的媽媽經，就得有五車。

「瑞兒，快來包餃子！」小蓮叫，「還有這半盆餡兒，一會兒就包完。包不完，可不吉幸。」

「這孩子！」劉嫂子說，「大年下，不許說『完』，也不許說『了』。應該說『包起』，不要說『包完』。——說真的，臘月三十包餃子要剩下餡兒，主着丟財晦氣，你們不信，看俺們大房裏就知道了。」

「真的，劉嫂子，像大哥那樣好脾氣，百里抽一，怎麼會跟春生鬧起來？」土牛太太一邊包着餃子，一邊談話。女人們的事兒本來很簡單，只因有這扯不斷的談話，所以顯着像是掃帚頂門兒，淨是枚兒了。

「其實，這件事不怪大哥，」劉嫂子說，「春生傳過話來說，去年五更里拜年，大哥瞧不起他，沒到他家里去磕頭。他挾着這點恨。」

「這好辦！今年五更里教大哥先到他家去拜年。再教他爸爸給捏和捏和，仇恨就怕擱過了年。」土牛太太說的是實情。在鄉下，大家積了一年的「過節」，全靠這年下巡禮的時候兒解除。

「等會兒珠子回來了，你教他到俺家去一趟吧！」劉嫂子說着，剛要抱着孩子走，一羣十來歲的孩子跑進來了。

「歛破鞋來了，大嬸兒，把大叔的破鞋拿出來給老鼠填箱。」一個領頭兒的孩子說。在這大年下，男女老幼都是總動員的預備一切，孩子們也一樣的手腳不得閒。他們在家裏洗臘碗，散香爐，把院子的每個角落都掃乾淨；還要聯合起來，把每家堆了一年的破鞋聚起來，準備在正月十二燒鞋塔，給那些遊散百病的婦女們烤腳用。

「劉嫂子你走了？我不送你。」土牛太太招呼了一句。「你們歛了不少，有半筐了，我在二十四掃房子那天，就給你們把破鞋預備好了，堆在牆腳那兒，你們自取吧，我騰不下手來。」

「小五子，你們學堂不是過陽年嗎？怎麼你也跟着跑？」瑞兒指着一個孩子這樣質問。

「我不過陰歷年，我是過春節。」小五子說，「我不燒香，我也不磕頭。」
「你也不上墳祭祖，不給你爸爸磕頭？」瑞兒誠心和人家抬槓。

「別說了，快走，小五子，還有大半道街沒有走到呢。」那一羣孩子們說。

「好！你們斂破鞋不找我？」三珠從外邊跑進來說，「我看，斂的多不多！」

「我們找不找你！」孩子們這樣辯解。

「珠子，快來，媽媽給你留着好玩藝兒呢。」瑞兒這樣叫他。

「好，你們先走，我就追上去。」三珠對那些孩子們說，隨即轉過頭來問：「什麼好玩藝兒？」

「爸爸呢？」小蓮說着，下炕來拾掇案板。她們的餃子，包「起」來了。

「別提了，」三珠說，「我們一出大伯家的門口，至少有八個人找爸爸去說話。關帝廟裏的叫花子要討點街燈的差使；老母會裏倆人打起來，要他去勸說；春生家兩口子也拌嘴——
嘍，事兒多了。」

「我不是說嗎？好貪閒事，閒事就專找他。」土牛太太又牢騷了。
「這不？打上酒，他連一口也沒有喝。」

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於定縣

漢族廟的鬪士們

兩個月以前，漢族廟的自衛團把土匪打得七零八落，棄甲丟盔；可是近來消息又不很好，團部又接到村長的密令，每天又派人在村外警戒着。出動的團員，除了本村的青年，還有隣近各莊上的受過軍事訓練的壯丁們，志願的前來協助。他們對於匪人的遲遲其來，無從用武，都微微感到一點兒不耐煩。本也是，要不爲跟敵人見個高低，誰願意到野地裏去站崗？

這一夜，薄雲遮着月光，和風蕩着麥浪。夜遊神黃鐵錘，小貓兒似的那麼輕便，順着麥田的畦背爬到一片柳林裏去，找着大個子李震山，悄悄的說：『大叔，我不明白：你們田先生，一個教書的文人，怎麼會懂得軍事，怎麼會一瞧就知道那傢伙是個賊探呢？』

『田先生的眼睛，那才叫利害呢。什麼事也不用打算瞞過他去！他是又能文又能武，不光教書教得好，哪個自衛團的參謀長能比他？他有法子捉偵探，還有法子審呢！其實經他說破，連你我也不覺着奇怪。——聽！咱們可不要只顧說話，看回頭誤了正經事兒。』大個子說着豎起耳朵來聽動靜。

『沒有什麼，』夜遊神說，『前面河溝裏還有咱們的前哨，咱們這是後防。大叔，你接着

講！」

『哼！咱們千萬可別大意。』大個子說，『像你們莊上小沈，好，一眨巴眼兒，槍交給人家了，命也交給人家了，多玄！』

『像他那樣兒的沒有常識，世上少有。深更半夜，烏黑的天，在前線上他扔下槍去吸煙，一滑火柴，可不被人家瞧見了？』

他們沈默着，向四外望了一會兒。夜遊神還不忘情那位賊探，自己不住的念叨：『我真有點兒納悶兒，一個收買雞蛋的小販，怎麼會瞧出他就是個賊探來呢？』他說着隨手採了一根柳枝，轟打背上的小蟲兒。他是前莊上來協助防守的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民，少年心性，爭勝要強，對什麼事都要尋根究底，對什麼也有濃厚的興趣，甚至於連抄起槍來打仗這件拼命的事，他也充滿了好玩兒的心理。這一次，他是第五夜來站崗；團長叫他休息，他說：『我是夜遊神，越晚上越精神。』

『老侄子！』大個子看見他彷彿想得神，這樣輕輕的叫了他一聲，說：『這點道理，我要不告訴你，你就得胡塗一輩子。你想，收買雞蛋，不到各村裏各街上去繞圈子，像河裏的鷺鷥似的，在個學堂門口一蹲就是半天兒，連吆喝也不吆喝一聲兒，這夠多麼奇怪？田先生

從窗子窟窿裏看見那傢伙兩隻賊眼，不住的傻瞧咱們自衛團的大影壁。你想，那影壁上只有咱們團部的告示，並沒有雞蛋。田先生一琢磨，這小子不地道，立刻派兩個團員去搜查他。好，這一搜，搜出玩藝兒來了，他袖口上也有兩道黑白線兒，和上次斃的那個奸細一模一樣兒；又一摸腰，硬邦邦的一枝手槍。」

『他有口供嗎？』夜遊神趕緊問。

『當然有，田先生審了半夜才審出來的。那賊小子很狡猾，先不承認他是匪。後來才說是匪人僱他來躑一躑道兒，看看咱們是不是有準備。不過我沒見審，聽別人說。』

『怎麼我聽說這個賊探是北邊鎮上的，和咱們韓村長還有親戚的關係，有沒有這回事？』夜遊神低低的說。

『那傢伙確有這個話。』大個子說，『其實是八百輩子扯不着的一門子老親，那賊頭故意拉近，好盼望有人救他。他可不曉得韓老頭兒一聽就急了，主張立刻拉出去活埋。』

『埋了嗎？』

『還沒有。也是田先生給攔下了。田先生說留着他還有用。』

『一個賊探還有什麼用？』夜遊神說着有點兒急。『大叔！您以為韓村長決不至於暗裏護

庇他嗎？」他是有一句說一句，不管深淺，也不懂忌諱。

『老侄子，別胡猜疑！』大個子鄭重的解釋，『人憑素行，韓村長的作人行事，誰能道出一個「不」字來。就說前兩個月跟土匪打那一仗，要不是他老人家不顧死活的釘着幹，這漢族廟還有一片圪圍瓦留到今天？人家，哼，那才不愧爲一村之長呢！』大個子說得自己都受了感動，幾乎要流淚。『就拿這一件來說，看可有人配比得上：他把自己的兒子，媳婦，一家老少二十多口叫到面前，告訴他們說：「我和你們約好，要是一和土匪開火，死活不敢保。打死誰，誰認命短；綁了誰去，誰認背運，咱們是絕對的不贖。就是我自己被架，你們只要有子彈，儘管打，不許含糊。」他老人家給自衛團買了十口棺材，你應該聽說過吧？他笑嘻嘻的對我們說：「誰先打死，誰先挑個好的估，看我有這個福氣不。」上次他大兒子韓義方陣亡了，他老人家直到今天，連一滴眼淚都沒掉；別人哭，他還勸止，說：「這孩子死得值，他一人放倒了六個土匪。」你想，這樣一個好人會護庇一個賊探？』

『真看不出，那麼瘦小的一個乾巴老頭子，會有這麼大的勁兒！上次我記得替我們村長到他家去送一封信，他口訥得連句整話也說不出來，他會有這麼大勁兒！』夜遊神說着也有些驚訝了。

『說話行不行，那得分在什麼時候。』大個子說，『還告訴你，上次打土匪，自頭天晚上開的火兒，直打到第二天露絲明，一點兒也沒有停。城外有個瞭高的桿子頭說：「繳槍吧，韓老頭兒，你們支持不了多大工夫。」韓老頭子這時候，眼睛一瞪，威風凜凜的說：「朋友，要槍自己來取。漢族廟的人，從來不會把東西給賊，放心吧，朋友。」說着，「咻」的一槍，真準，把那桿子頭的氈帽打得亂飛。土匪在城外都鼓起掌來，給他喊「好兒」。天亮了，我們怕他太累，請他去休息，你猜他說什麼？他說：「打仗比撈草省力得多；放倒一個土匪，三天不吃不會餓，五天不睡不會困。幹吧！」你想，老侄子，咱們這些半大小伙子們，聽了他這話該是什麼勁兒！』

『真是的！』夜遊神深深的贊嘆了。他說：『我們村長，哎！差得太遠了。他的主意並不少，轉軸兒也很多，也能幹；就只一樁，作不了太太的主。大叔，你想一個人要怕太太，還能有什麼成就？』

『你們村長太太是宦家小姐，是大學畢業生呢。』大個子俏皮了一句。

『因爲是大學畢業生……哼！』夜遊神歎息了。『那天說閒話，有人說得好，大學生神鬼不怕，就是怕死，一提打仗，就像二月裏的風箏，抖起來了。我們村長太太就是個活榜樣。』

那一次聽說土匪來了，彷彿就像專衝着她一人來的，立刻東藏西躲，着慌沒志；她一慌起來，我們村長也就沒了轍，光伺候她還忙不來，還有心管公事呢！」

『你們村學堂的先先生應該幫村長作點兒事。聽說那位先先生學問還不錯呢。』大個子忽然把話又岔到另一個人身去。

『咱也不大懂，不知道學問深淺。我就知道他教過的學生都是文縷縷的，擺着架子。講道理講得山響，一遇上真殺實砍的事兒，他們就溜到後邊打哆嗦去了。昨天，我們村長的二弟，也是個大學生，把村長太太送到天津去了。』

『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這些混蛋就都往外逃。遇到太平無事，他們又都滾回來。』大個子氣憤憤的說，『他們放心，土匪搶完了鄉下，都市也免不了，教他們逃？』

『逃走的都是些惜命的順民。』夜遊神說，『同樣兒的有手，咱們這些讀過千字課的會拿槍，他們念過中學大學的只會打順民旗。咱們有腿會追敵人，他們却只會向敵人下跪。你說現在的教書先生怎麼教來！』

『其實也不能一概而論。像我們村長的兒子韓義方，也是個大學生，打仗比誰打得都潑辣。』

『可是呢，大叔，韓義方陣亡的情形是……』說到這兒，夜遊神忽然頓住了。

『……』大個子立起來瞭望了一下，說：『老侄子，快回去，那邊敢是有人來了。』及至他再一回頭，看見夜遊神早已輕俏的退回原位。大個子把槍端好，一問來者的口令，才知道是團長出來巡查。

『老李，可別睡着了。聽說今兒晚上有仗打呢。』團長笑着說，『描準了再放，記着！』

『團長放心，我和夜遊神在一塊兒不會睡着。』大個子李震山也笑着說。

『我知道你有好隣舍。老黃呢？』團長問。

『在這兒呢。』夜遊神說着也笑了。他聽得他們談話，早又輕快的走回來。『真要打仗嗎，團長？』他興高彩烈的這樣問。

『不要慌，反正來了咱們就打。』團長說。

『當然，一槍一個，兩槍一雙，情好吧，團長。』大個子顯然也興奮了。

『報告團長，明天夜裏我弟弟他們都要來呢。』夜遊神說。

『這麼幾個土匪，值不得驚動那麼多人。教他們等着吧，聽說後面有大隊的匪軍，還有外國鬼子作指揮，那時候教你們打個痛快。』團長說着，輕輕的拍了夜遊神的肩膀一下，匆

匆的向前面去了。他的姿態，聲調，表情，都足以教這兩位鬪士，大個子和夜遊神，着迷。他是一位四十歲的退伍軍人，有充足的軍事知識。他素日對於訓練這些村莊中的父子兵，懷着無限的希望，現在他看見收穫了。

在柳林中的兩位鬪士，看見團長去得很遠，都欣然的微笑了。他們不約而同的都平躺在地上，仰面看着天空的浮雲。這時月亮從樹隙裏，從雲縫間，不住的偷瞧這兩位赤誠熱烈的青年農民。可是這兩位青年却無心欣賞那嬌嫩的月光，他們正幻想着外國鬼子要來了，真可以打個痛快呢。想到得意的節目，大個子一個鯉魚打挺，挺了起來，把夜遊神嚇了一跳。

「大叔，怎麼了？」

「我想到和我們的敵人打起交手仗來，一下，我把他的腦殼揪下來了。」

「痛快！」夜遊神贊了一句。「你說這外國鬼子哪裏敢這樣欺壓人，聽說他們收買了多少土匪來擾亂我們。我想不準是真的吧？」

「怎麼不真？韓義方活着的時候，天天兒對我們講。他說外國鬼子不僅是擾亂我們，簡直要我們亡國滅種呢！」

「這些臭王八旦！」夜遊神怒罵了一句，說：「我們非得真幹他們幾個不可。」

『幹他們！』大個子說。他們倆都忿怒了。

『大叔！』夜遊神先開了口，『我可不是害怕，怎麼我一聽說有外國鬼子，我就坐臥不安，彷彿立刻就要打上前去。可是心跳得利害，好像是害怕。』

『這是你經的陣勢少的過。』大個子說，『其實連我也還是沈不住氣。說到涵養工夫，誰也比不了韓老頭兒！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怎麼？那次打一夜，清晨起來韓太太帶着闔村婦女給守城的人們燒的茶，烙的餅，抬着食盒，提着水桶，送到北門上去。誰都餓狼似的只顧低着頭吃。韓老兒倒了一杯茶，攔在城梁上；又把一張餅捲個喇叭筒，舉起來對土匪們開玩笑，說：「朋友們，餓了吧？請先墊補點兒黑麵餅。」一言未了，「嗤」的一聲，他的捲餅上中了一槍。』

『好傢伙，多玄！』夜遊神插了一句。

『你說玄哪？人家韓村長神色自若，狼吞虎嚥，一張餅轉眼就下去了。那時候兒，他兒子韓義方看見天正下小雨，把一塊油布給他披在身上；不料想一眨眼的工夫沒躲好，中了一槍，倒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韓老頭兒可真行，趁勢把那塊油布從身上拉下來，蒙在他兒子的頭

上，扭過臉去又打了一排子彈。我們有看見的，遠遠的問他那是怎麼了，他搖一搖手，笑着說：「不碍，手上掛彩。」等土匪打退了，我們去扶韓義方，好，敢情……」

月光斜照，可以看見夜遊神的眼裏，含着亮晶晶的淚珠，半晌才說一句：「這，真誰也比不了。」

「要不是這樣蠻幹，不怕死，怎麼會教土匪留下兩句口號呢？」大個子說着，又似乎興奮起來。

「什麼口號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「紙糊的關東城，鐵打的漢族廟。」

他們又沈默了。只聽得麥浪起伏的聲音。夜是深了，但是這兩個鬪士彷彿永遠過着清晨，永遠不疲倦。他們立起來，望了望四週，又蹲下去。

「上次要不是國軍趕來，土匪也許還能支持幾天吧？」夜遊神又想到戰爭上去了。

「當然。你看，國軍一開走，土匪又要來。」大個子說。

「那麼，我們是不是和國軍有聯絡？」

「老侄子，情着打仗吧，不用操這份兒心。田參謀長比誰都想得週到。」

『對！』夜遊神這一聲答應，顯然對於田先生抱着莫大的信心。

這時微雲已散，月色欲沈，大個子立起來望了望，看見遠遠的來了一條黑影。他一手扶着夜遊神，說：『敢是團長又回來了。』

『不，看走路像你們田先生。』夜遊神彷彿生着夜光眼。大個子正要再開口，那位夜遊神黃鐵錘一抽身，早已敏捷的又退回自己的崗位。

搬家吧

失眠是人生額外的苦痛！

偏是在越想睡越睡不着的時候，耗子們出來攪擾。先還只在墻角落裏和床底下聽到一種細碎的脚步聲，繼而使滿屋騷動，桌子上的茶盃叮咚，稿紙悉索，剩下的一包花生被打開了，碟子裏的瓜子也磕得脆響。假如是在白天，我看見那凸着兩隻黑眼睛的小動物，一定不至於十分不快；但是在深夜乘我不備的時候，偷偷摸摸的作這「喧賓奪主」的事，下流，小氣，未免太可恨了，而況又正當我失眠。我敲一敲床邊，手都敲疼了；我訶叱牠們，四鄰都驚醒了，都無效，牠們照常的滿屋裏騷動。我相信牠們看得我很清楚，準知道我是躺在暖被窩裏，在這麼冷天，不肯輕易爬起來，所以滿不在意。這實在是太傷我的自尊心了，耗子不怕人，難道說人還應該怕耗子嗎？我把枕邊的一本雜誌，悄悄的捲了一捲，握在手裏當作梭標，準備檢一個「無器可忌」的方向投一下；雖不能傷害牠們，也總不能教牠們認爲我太可欺。然而那些耗子真彷彿是能通靈，立刻「偃旗息鼓」，沒有一點動靜。屋裏漆黑，任什麼也瞧不見；不過我猜想那些小東西們會蹲在桌上，爬在茶壺背後，躲在洋油燈旁邊，互相眨着狡猾的眼

睛，一齊咧着小嘴兒在笑我。

這樣嚴陣以待了時間很久，自己覺得這是「小題大做」，爲個無知的耗子似乎犯不着動真氣；退讓一步，忍耐一下，只要能睡熟了，自然什麼也聽不到。於是拋棄了手中的武器，重新裹了裹被窩邊。可是想了想自己還是防備的不周密，因爲有食物所以才引誘耗子，那些殘餘的花生瓜子，我包在一起，拋在門外，豈不是「墜壁清野」的好法子？決定了就作，忘了這樣更足以加重失眠。我下了床去摸洋火的一剎那間，各方面的耗子亂跳亂竄的都回到窩裏去了。燈點着以後，桌上僅留一撮瓜子皮，象徵着「兵燹餘燼」。

屋門已經開了之後，又覺得拋掉那包食物怪可惜了的，稍微遲疑了一下，然而終於扔出去了；丟財免災，犧牲一點誨盜的東西可以免耗子騷擾，可以「高枕無憂」，總是值得的。再息了燈，再上了床。雖然沒有睡着，可是仔細聽去，十分寂靜，也自充滿了勝利的愉快。據說那些小東西能掐會算，知道哪兒有吃食，哪兒有陷阱，想來牠們都會跑到門外去了。

不過，睡還是睡不着。突然一聲「啊嚏」，剛想到「糟！受涼了」，就聽得帳頂上，床四周，一陣亂哄哄的跳竄。這真令人心煩，不知什麼時候牠們已經悄悄的敏捷的把我六面包圍了。這是公然挑釁，誠心對敵，我不能饒恕牠們。我氣沖沖的再下床去點燈，誰知是「忙中

有錯」，一脚正踏在痰盂裏。痰盂倒了，水流了一地，滿腳沾的是髒東西。

這一夜我究竟睡着沒有，我不很清楚，頂多是一眨巴眼兒，就聽得打起床鈴。在洗臉的時候，我看見新置備的一塊博士皂，被齧得只剩了一個角兒，我不免就笑了。是耗子進化到也用肥皂洗臉呢，還是肥皂進步到可以作點心呢？牠們吃了肥皂再喝點水，肚子裏滿是肥皂泡，鼓得像個小牛犢，看牠們可受得了？

我到屋門外面去檢查那個草紙包，瓜子花生連一個也沒留下，我還不住的誇替那些耗子們真聰明。及至我拉開桌屜一看，嚇得失了聲，一對尺把長的耗子猛然向外一竄，很像兩條大蛇。抽屜裏堆着不少的花生皮，瓜子皮，應該就是門外那個紙包裏的東西了；一塊肉皮，不知是來自誰家的廚房；還有一團紅綠絨繩，也不知是竊自哪家繡房，彷彿牠們也要毛線衣。另有一些碎紙片，仔細檢查，天爺！害死人，是朋友寄存在我這兒的一張放欸文契。這些小醜在桌屜裏成家立業，以至於生兒育女，都可容忍，毀棄一張文契可怎麼好？在這種痛恨的心情之下，感到頭腦昏沈，皮膚發緊。

到底怎麼樣可制裁這些鼠竊的橫行呢？沒有人能替我解答這個問題，因為我不肯養貓，我怕看見一個動物的口上沾染着其他動物的鮮血。我很明白「兵來將擋」的道理，貓兒捕鼠也

很自然，可是天天要我去伺候貓，像一個守寡的女人似的，也還不是同樣的麻煩？

失眠倒底是不是因為耗子鬧的原故？我自己也不敢肯定。不過在失眠的時候聽見牠們活躍，便更加要失眠是無疑的。

這樣想東想西，頭疼的了不得，一件也沒有想通。下午一試體溫，不得了，熱度很高，情知是失眠而兼感冒了，便急忙去醫院裏請教大夫。

「什麼病？」一位熟識的大夫，提着聽筒，滿臉笑容，誠摯的向我問詢。

「老鼠病。」我這句話一出口，那位大夫立刻用緊急步伐倒退了八尺，聽筒丟在地板上，兩手忙着去繫口罩。

「是鼠疫嗎？」他驚惶的說。

因為欣賞他這幾個連續動作太敏捷了，頗有少壯軍人的氣概，我還沒有來得及答覆，他又追問了一句：「是鼠疫不是？不是吧？」

等我詳細的把夜間處置耗子的經過告訴了一遍，他啞然失笑了，說道：「嚇死人，我當是鼠疫呢——其實，「慈悲為懷」，你教牠們在你房間過一冬吧，這麼冷天。」

「現在的問題不是我不容牠，是牠們不容我。」我一面解開衣服，準備診察，一面回答

他。「牠們有組織有計畫的來侵害我，把我的文化抽屜當作巢穴，重要文契撕得粉碎。你看，這豈不太無視主人了嗎？最可氣的是牠們教我睡不着。」

診察完了，大夫給我一玻璃瓶阿司匹靈，告訴我躺在床上不要動，一定要多喝開水。我回到屋裏，叫工人升了一個火盆，又極用心的搜索了一回，凡是有可以作食物的嫌疑物品，如同牙膏，皮球，雞蛋殼，洋蠟燭之類，一齊都收拾得一乾二淨。這叫做「惹不起躲得起」的退讓辦法。因為我實在需要好好兒的休息一夜；所以根本掃除，只能等到明日再講。

我服過藥，躺在床上，雖然出了些微的汗，可是並沒有能躺着。聽得彷彿是枕頭裏發出一條條的抽擦聲，我把兩個枕頭顛倒來睡，那怪聲也還沒有減輕。我想也許是我的腦袋作怪，又疑惑是耗子已經鑽到我的枕頭裏邊去了。正在抱着枕頭發楞，桌子上又鬧起來，一包軍棋被掣開，許多棋子兒亂滾的掉在地上；緊接着是互相追逐，唧唧的時着，真好像是牠們打軍棋玩來着，打惱了。我思想自己屋裏若有能夠下棋的雅鼠，也還有趣，明天給牠們買下一瓶酒，說不定還會「飲酒賦詩」呢。我披上衣服，用手電筒一照，首先發見地上有個地雷，幸而那是木頭做的；又一照床底下，許多根稻草散亂着。我立刻覺悟了，所謂枕中的怪聲原來是牠們抽那草褥中的稻草弄成的。

我用火鉗撥一撥火盆裏的灰，突然炭盆底下竄出兩隻耗子來。我準知道屋裏到處都有牠們潛藏，所以也並不奇怪。我又添了幾塊炭。反正是失眠了，索性烤着火等那些鬼祟朋友出來玩。不過思想很亂，不知怎麼把床下面的稻草和桌屜中的碎紙聯想在一起，推測是那母耗子要生孩子，所以需要一個舒服的家，所以就顧不得什麼文契與合同了。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，這是情有可原的。一剎那間，上帝與菩薩，科學與宗教，一齊擁在我的面前，由武力屠殺，想到白天大夫所說的「慈悲爲懷」，我覺得仇視那些小動物是錯誤。我應該給牠們以誠摯的愛，愛是能融化一切的。明天我去給牠們購買大批的食物，一直擺在牠們的家門口。如果牠們喜歡化裝，需要肥皂，我還不妨給牠們製備下兩瓶雪花膏。「至誠感天」，我決定要感化這些小東西。稻草我替牠們抽出一團來，報紙也給牠們撕了一大堆，都堆在床底下。我虔心向牠們禱告：「只要你們不吵我睡覺，衣食完全由我負責。萬一你們生孩子遇上難產，我還可以替你們請一位助產士。」

我自己如瘋如狂的搗了半天鬼，雖然精疲力竭，反而心曠神怡，一輪在床上就入了夢鄉，夢中有許多頑皮的小兒把我用繩子捆起來，每人拿一把小刀來割我的腳趾。我感到痛澈心肺，大叫着驚醒。意識還不清楚，突然聞得滿屋都是濃烈的布臭，一睜眼看，好玄傢伙，脚那

一頭兒的帳子燒着了，火正在向上延。

我直感謝那些夢中刺我的小孩子們，他們的刀子正作了我的救生圈，使我脫離了火窟。我撲滅了床下的碎紙與稻草上的火，又提着水壺灌救我的帳子和被褥，忽然看見兩隻大耗子毫不避人的來回亂竄，彷彿正作着越野賽跑。我急忙把燈點着，看那耗子跑得更兇了，這可真是一件怪事，牠們着了什麼鬼？我尋到一隻盛餅乾的鐵筒，想去把那兩隻瘋耗子捉住，脚下「拍」的一聲，再一檢查，那隻盛阿司匹靈的小玻璃瓶被我踏碎了。原來那兩隻耗子沒有容我去給牠們買雞蛋糕，先偷着吃了大半瓶的發汗劑，不作一番劇烈運動也是真不行。不過耗子兇到這個樣兒，也就教人「不寒而慄」。

天明以後，又去醫院看大夫，因為感冒經那帳子一燒居然燒退了，而失眠反而成了嚴重的病症。我把耗子放火與偷藥的情形告訴大夫，大夫們哄堂大笑。他們分析我失眠的原因與心理，給我建議「快搬家」。我自己琢磨了好一回，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，只好是搬家吧！但是這個年頭兒，那一座屋裏沒有耗子呢？請問。

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早四時於長沙

到 哪 裏 去

如果人心還有一點兒公道的話，就不應該管成二叫『酒鬼』。不錯，成二無時不在想喝醉酒，他一見酒就酥了骨，饒得口水順着下巴流。可是他幾時又有過錢去買酒呢？自從，因為給財主老張埋過一個死孩子，在五月節那天，他喝過張家兩碗攪着多一半兒水的白乾以後，現在快到八月節，誰又給他嘗過一滴酒？有人說，成二好喝酒，以致於弄得『河裏洗臉，廟裏宿』，房無半間，地無一壠，現在還是『過而不改』，真是天生的受窮的腦袋。這個話差不多是倒因為果；他哪裏曉得成二是因為窮纔好喝酒，並不是因為好喝酒纔受了窮。

其實要想太平無事，還是讓成二喝醉了才好。他一喝醉了，他眼睛裏的宇宙會是滿塗着快樂的彩色；至少他對於臥在草苫上的老婆孩子，會覺得是可愛的。在平時，他背着半筐柴回到家，看見披頭散髮活鬼似的老婆，看見飢黃面瘦，癩臭蟲似的四個孩子，不是哭就是鬧，他脖子裏氣的直冒火。對自己老婆會這樣蠻罵：『我的祖宗造了孽，讓我娶你這樣兒的老婆！像豬狗似的，生這麼多的孩子吃累我。』他的老婆聽了總是俯首默認，默認這生孩子的責任應該是她自己擔負。因為他的老婆深知道：成二是愛自己又愛孩子的；不過他一出家門，處

處碰釘子，處處受欺侮，到了家裏不能不衝着老婆孩子出出氣。可是話雖如此，他的老婆有時性子暴發了，也會同他哭鬧一場。她抱怨成二不該爲了少拾了一把樹葉，兩個嘴巴把他的大兒子逼得當了兵。如果大兒子在跟前，他是二十多歲的壯小伙子，能澆園，也能耨地，多少總能貼補一點兒家用。成二聽了這些話，眼淚不由得不掉下來；他口裏雖然不言語，心裏早已承認『我錯了』。他們這夫婦間的糾紛，鬧起來差不多有一定的時候，他們的孩子們每逢看見鍋裏沒有做飯，就會想到：『爸爸回來要生氣了。』如果要是成二在外邊喝了酒，那孩子們便高興了。因爲喝了酒的成二，看見自己的老婆孩子會是一點缺陷也沒有的。可惜，成二兩三個月也不見得有一次酒喝。

人羣是最無意識，最低能的東西，它永遠不會認識它當時所含有的偉大人物；所以像成二這樣窮漢，無論怎麼樣無所爲的替人羣服務，總還不免處處走不通。

單說街裏那口水井吧。平時你也汲取，我也汲取；日子久了，井水又混又淺，於是有人提議要淘一次井。可是請誰下井去把泥土挖出來呢？這時候準有人說：『找成二去吧。』從來不會因爲成二住着半間破廟，就讓他脫逃了這件泥水淋漓的苦工作。成二是不是有『爲大衆謀利益』的意識，雖不敢定，可是他對於這類工作，還不曾有過拒絕的紀錄，却是鐵的事

實。

爲了給耍把戲的或說書的斂錢這件事，成二的老婆都不能原諒成二，都罵他是『狗拿耗子，好管閒事』。本來是這樣：耍把戲的來了，大鑼大鼓的一敲，鄉下人立刻圍上一大圈；可是等着把戲看完了，一說到給錢，大家就要一轟而散。這時候總是成二提着口袋或是拿着小筐籬，叫了叔叔叫大爺的，替那耍把戲的討錢。可是這時候誰都討厭成二，誰也不這樣想：要沒有成二這樣好事的人，耍把戲的根本就不會在這打場子。

成二近來窮得住廟，廟又在村口以外，在新年下也談不到門口掛紗燈了。當他還有家門在街中的時候，每年一到臘月，他準得挨門挨戶的去遊說，勸着大家湊錢去置辦年燈。他自己永遠是錢出大份兒，時間完全包賠還不算；自糊燈籠，備蠟燭，掛上，點着，以至於在風雪天兒把燈籠摘下來保管着那些事，都是他自己甘心樂意去辦。任何中傷他的怨言，不會使他的熱心減低。自從他淪落到村口外頭的廟裏來了以後，他斂錢買燈的資格失去了，這恐怕是他最傷心的一件事。可是自從他不經管這件事了，雖在新年新月裏，街上也就不再有光明。

成二的村莊裏有座學堂，那是爲能吃飽飯的孩子們設立的。村長有時爲了省幾個煤火錢，到了開學的日子，故意延遲下去。這時候成二在茶館兒裏會高聲的批評村長的昏瞶。他

沒有想到，即使開了學，他的孩子連褲子都沒有，也不會去讀書。他更不想，要是得罪了村長，於他的生活是何等的不利。在聽了他的高論的大眾，一個個表現着極端蔑視的神情，他更不顧忌。

他的人雖然窮了，而對於國家的摯愛，不在城裏那些大學生之下。他聽說日本人佔了我們的東北以後，氣得眼睛都紅了。他怪菩薩不保佑，曾經伸手抽了它兩個嘴巴。爲這個，村子裏的老太太們給過他一次嚴重的警告。幸虧他的老婆替他向善薩告罪，磕了四十八個響頭，纔算完事。

他逢人就勸人學飛簷走壁。他以為要有了劍俠的本領，走去就把漢奸的頭顱取來，這有多麼痛快！他有時計畫着怎麼去殺敵，怎麼着用毒藥鏢，歸結不外是要使中國人能伸一伸大拇指，出口氣，露露臉。聽他的意思，如果有人真把東北奪回來了，讓他碰死在南牆，他決不會死在北牆下頭。他在集上聽說有了義勇軍，歡喜得三天沒有好好的睡覺；作着夢，都直念道：『中國有能人。』在五個穿洋服的到村子裏來募抗日捐的時候，他跟着跑了好幾天。要不是他的老婆追着他要棒子麵兒的話，他準得還跟着他們跑，替他們背着錢口袋，把他們送到城裏去。

一個人無論有什麼懷抱，有多大本領，如果他的肚子還沒吃飽，最好他是低着頭，任什麼話別說；如同下象棋的時候，老將被對方擒住了，你還要指手畫腳的說，哪一着兒應該跳馬，哪一着兒悔不出車，未免增加別人的笑料，自討無趣。成二自己覺得跟誰都是朋友，他不知道一個人沒有飯吃了，跟誰都是仇人。以他的信用，以他的人格，以他待人的厚道，他自以為向人家挪借三升高粱二升米是不困難的；當他試了幾次之後，他纔曉得，聽人家的冷言冷語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在各方面都受的是蒼蠅所受的待遇，成二的心血不能不感到冷得要結成一塊，所以他不得不借一杯燒酒來暖一暖。可是喝酒只是暫時的麻醉；在酒醒之後，他的肚子還是繼續的逼迫他，逼迫他對於最低限度的生命維持，要切切實實的負責任。

成二的老婆不能算是十全的婦人。她沒見過大世面。看見城裏的女學生下了鄉，她會扭着脖頸瞧半天；碰巧還跟別的女人一樣，批評一句『這不男不女的，像個什麼樣兒！』她也迷信，初一十五總得去燒香。然而她的心胸很高，她對於貧困有戰勝的決心；對於成二的過分的負擔，流過無數的酸淚。她爲人和氣，又合成二有同樣兒的脾氣，就是不拘哪一家發生了爭吵，她準得去排解。因此人們有了洗衣裳，縫被褥那些零碎活計，都去找她。最使她能有滿足的收入，是她常年替人家彈棉花，紡線和織布。她每個月都能替她的孩子們買幾回青

菜吃。但是她不知道爲什麼，找她紡線織布的人家越來越少，到現在簡直一家也沒有了。僅僅靠着拾別人剩下的莊稼穗子，怎麼能把四個小孩子養得活？成二看了這種情形，也就不能不長出一口氣。

一個家庭的崩潰，是無可如何的。成二有什麼力量能保持這一家的團聚呢！他們的長子去當兵，五年沒有一封信。村裏人們以爲那孩子早死了。第二個男孩子在財主老張家打雜，只能混碗飯吃。剩下三個女孩子，成二不能不打發兩個大點的去作童養媳——雖然在鄉下給人家作童養媳是作父親的大失體面，可是還有三張嘴要吃東西，又怎麼辦？

過了臘月十五，廢歷的新年眼看就來到。成二根據以前的經驗，想起一個發財的方法。他東懇西借，費了多少唇舌，湊得了兩塊錢，到市集上去躉了一擔香鏢紙碼。他以爲這敬神的東西，是可以『利市三倍』的。他的太太也相信，這種買賣，必然能得到神佛保佑，賺錢是無疑的了。

成二興高彩烈的，擔着香紙去叫賣。由前莊到後莊，由早晨到下午，說也奇怪，向成二打聽價錢的倒有很多人，真正由兜兒裏往外掏錢的却一個也沒有；因爲他們就是掏也掏不出錢來。這樣一來，成二惶惑之中，帶着些憤怒。他想：『人們連敬神的錢都捨不得花，還成

什麼世界！」

村口外頭那座菩薩廟裏的年燈，在成二還沒有搬進來的時候，就由他的老婆經營。然而今年已過了臘月二十三，竈王爺都上天報本去了，成二的老婆連一文油錢還沒有斂到。她到了王家，王家老太太哭哭啼啼的向她告訴：「兒子逃跑了，說不定會跟你家大兒子一樣的去當兵。賬主子天天兒逼勒他，把糧食都賣完了也還不清賬。」到了李家，一家大小正愁房子賣不出去，借債的利息還不起。財主老張照例是出油錢最多的，可是今年十月裏老當家的被土匪綁了去，至今沒有放出來，當然顧不得給菩薩添油。成二的老婆只有對着菩薩發呆，或是嘟嘟囔囔的抱怨：「菩薩奶奶怎麼一點靈驗也不顯？眼看你老人家要過晴年了。」

其實菩薩雖說沒有點燈，香紙却得到了不少，成二躉來的那一擔，大半都燒在她的面前。不過菩薩奶奶只知道收香火，可並不管這一家人的肚子餓。

成二還作什麼事情可以幫助一家的生計？他正在廢曆元旦就背着筐到野地裏去拾柴草。在元旦可以說是「普天同慶」的，不過今年誰也無心過年，誰也是愁腸焦心，誰也沒有力量再去作新年的點綴。成二家裏已經三四天沒看見煙火，他只得去想窮人的辦法。可是野地裏哪兒還隱藏着什麼柴草？自從秋後落霜，野草枯黃之後，有草的地方也不知被多少人收拾過

了，成二只能用篩子篩出一把草末兒來帶回去。他睜大了眼睛去看那麥蘗上的積雪，他想：『雪片即使不變成白麵，就是變成煤塊也好！』

每逢成二把草筐背到家，他的老婆就對他的小女孩子說：『快去看看筐裏有什麼沒有？』這是因為有一次那女孩子從草筐抓出一個破紙煙盒兒來，用剪刀把盒兒上的小羊剝下來，貼在牆上當年畫兒看。成二的老婆不知怎麼從此有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幻想：『柴筐裏早晚得由這女孩子抓出一件值錢的東西來。』

春天到了，成二眼前閃出一線光明。因為鄉村裏是以春天為建築的季節，而成二是個『無師自通』的天才泥水匠。他想不到一個錢來替大家蓋房，飽飯總可以吃幾頓。可是不久，成二覺得這也是空想了；村子裏這幾年來的房屋只看着它破壞，誰也是連修補的力量都沒有，慢說是蓋新的。

各種的方法成二都試驗過了，沒有一樣能解救他生活上的難窘的，最後他把胸膛一拍，說：『賣苦力吧！』他以爲憑自己的力氣，給人家作長工，難道說還不能吃飯？他以爲這一着兒算是最保險的，最有效的一着兒。

要論成二的農作技術，旁人還是真比不了。土質應該種穀種菜，苗兒應該留稀留密，經

他的手總是合適的。至於什麼時候施肥，什麼時候澆水，他更是一目了然，永遠不錯。這一年的春天，成二情願出一百塊錢，租種財主老張的十畝地，可是租金必得秋後繳納。財主老張知道這兩年種地是乾賠不賺的，立刻依允了他，還答應另外借給他一石穀。這一點微微的通融與恩惠，給了成二以無限的鼓勵。他決定種西瓜，因為西瓜收穫的早，早一天賣得錢，也可以早救急一天。

自從過了清明以後，成二就開始封畦，澆水。等到下了種，出了芽，他便在井台旁邊搭個窩棚，由破廟裏搬出來。瓜秧長一個葉，他彷彿穿上一件新衣；瓜蔓拉長一寸，就好像他自己長了一塊肉。開花了，結實了，成二露着皮包骨的脊梁站在畦背上看着，由滿臉大汗裏透出熱誠的微笑。西瓜越長越粗，一個個的躺了滿地，成二看着它們並不止是一塊塊的銀元，簡直看它們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白天他怕孩子們來糟踐，用棗枝棘把十畝地的四周圍圈上；晚間又怕野獾來偷瓜，他整夜裏在地裏巡視。好容易熬到這一天，西瓜要開園。他先摘了兩個大的，給財主老張送了去。財主老張的禮數還不差，給成二喝了一頓熱白酒；不用說，成二是澈底的喝醉了。

成二的老婆孩子，早已都捨棄了那破菩薩廟，搬到瓜園裏來住。這時候成二招來了一批

瓜販子。他爲的要把這幾個人拴住，讓他們常期的販賣，所以算他們最低的價錢，還允許他們賣出瓜去再給錢。可是說也奇怪，過了三四天，那瓜販子們都回來了。他們都說：『對不起，成大哥，這個買賣沒有法兒作。無論怎樣販賣，在鄉下乾脆就沒有人買。我們「賠本賺吆喝，算是作了個買賣人」。得了，您另找人給你賣吧。』

這些話，好比給成二吃了二兩砒霜，他昏昏迷迷的不知道說什麼好。等那些瓜販子們走了，他突然想到：『這不要是他們聯合起來騙我吧？』他越思索，越覺得他們的說話靠不住。他把這個意思告訴給他的老婆。他的老婆也以爲他們的話最好不信。於是在這一晚上，成二便決心自己去賣一趟，試試行市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成二選了四個西瓜，分裝在兩隻筐裏；因爲瓜的個兒太大，多了裝不下，也擔不動。他把瓜挑到一個鎮店裏，正趕上一個集日，來往的人很不少。成二看了周圍，西瓜並沒有第二份兒；他高興的了不得，以爲這四個瓜怕是不夠賣的。他可沒有想到這集上的人們，賣的多，買的少；西瓜的個兒大，被人誇贊了無數次，可是連個問價兒的也沒有。傍晌午，一個農夫樣兒的，圍着西瓜擔子打磨旋，臉上露出萬分欣羨的神情。成二大着膽子問：『你買西瓜嗎？』那個人吞吞吐吐的說了半天，意思是他家現有三口得熱病的，都喊着嚷着的

要西瓜；可是他連飯都沒的吃，哪來的錢買西瓜？成二一聽，遲疑了半天，纔想出這樣一個主意來；他借了一把刀，切了半個西瓜，給了那人，剩下的半個，切成塊兒，零賣。那人含着眼淚，捧着西瓜走了。

太陽毒熱，晒得人們頭上冒油。成二口乾舌燥，跑到茶館兒裏去喝涼水。涼水，在鄉下是管飽而可以不付錢的。不過茶館兒裏的夥計看見成二一氣喝了三大碗，不免沒好氣，打趣他說：「瞧你喝的這像兒，你怎麼不吃兩塊西瓜呢？西瓜解渴又解熱。」成二衝着那位夥計悲戚的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那位夥計又說：「像這麼大的西瓜，要運到北平去，至少也得一塊錢一個。就是有一樣兒，誰也沒法子運。」成二聽了，不住的琢磨那「一塊錢一個」；回頭看了看筐裏的三個西瓜，不由得嘆了一口氣。

這一次，成二對於瓜販子的話證實了。鄉下人誰吃得起西瓜！白給他倒可以。

一頭兒一個，一頭兒倆，成二把西瓜偏沉着挑起來往回走；肚裏空空的，走得並沒有來的時候那麼快。一到瓜園，就見他的老婆嚎啕大哭，臉上有好幾道血印。她說有一羣兵來了，把頂大的西瓜搬去了二十七個；給扔下了二十個大銅板，還說是公買公賣。她要去攔阻，被一陣籐條，沒頭沒臉的抽了一頓。成二聽了，好像晴天霹靂；急忙去巡視了一遍，見

瓜秧翻扯得亂七八糟，好些個西瓜都被戳了窟窿。『咳！沒法過！』

記得有人說過：自殺是英雄事業，楚霸王就是個好例，平常人有誰肯自殺呢？果然如此，成二就太不英雄了。他眼前漆黑，好像陷在一個無人知道的古壙裏；他守着現成的井，可是不肯跳下去。他衝着瓜田嘆了一口氣，原打算把老婆惡毒的罵一頓，回頭一看她那淚流腮邊，髮散腦後的樣兒，好像落花又被風雨打了的，也就着實有些不忍的罵她了。他把翻亂了的瓜秧順了順，又把那些戳了窟窿的西瓜摘下來——不然也得爛了。不過往下摘這不熟的破西瓜，心裏未免太不是味兒。

成二的小女孩兒，伸出枯瘦的手指，探那西瓜上的窟窿；探一下，送到嘴裏吮一吮。這顯然，她對於西瓜的欣羨是忍耐不住了。可憐『事機不密』，被她媽媽瞧見，『拍』的一聲，小臉兒上挨了個大嘴巴。

依成二的意思，就是打開吃一個也無妨；好的西瓜還沒人買，這破的更賣不出去。而且『這孩子幫着捉蟲兒，拿枚兒，同大人一樣的，哪一天也沒有閒着。』而成二的老婆却以為這是『喪心病狂』的話，絕對不能聽從。她說：『我們拚着賤賣，給錢就行。真是賣不出去，送給街坊四鄰也好。平常免不了向東家借一升，西家借一碗，送他們一個破西瓜，也算是盡』

點兒意思。自己吃了又不能當飯，有什麼用？」這樣天經地義的大道理，成二也就不能不依從了。

第二天買來了一包菜籽兒，成二同着他的老婆和女孩兒在那瓜地的空隙裏，種着蔓菁和蘿菔。『張嘴物少買，有根兒的多栽』，這是他們的格言。他們的冬糧，都寄託在那一顆顆的小籽粒兒上。他們夫婦正在低着頭工作，猛然聽他們的女兒說：『爸，又來了！』成二直覺的擡起頭來，就見十來個人直奔井台兒上的窩棚走去；仔細一看，其中有穿翻領襯衫的，也有穿夏布大掛兒的，並不是兵。成二稍微把心弛緩了一點。他的老婆是『驚弓之鳥』，吓得蹲在地上起不來。她測不透又要有什麼禍事了。

成二扔下手裏的工作，去招待他們。談起話來，纔知道這都是城裏的先生們到鄉下旅行來了。其中有一位掏出日記本，不住的對成二問長問短，一句句的都寫下來。成二知道這是所謂調查『農村生活』的，因為這兩年他已經被調查過好多次。每一次他都是誠心誠意的訴說他的艱難，盼禱着這些人真能想出一個方法來解除他的痛苦，可是他聽了那些人『慨乎言之』的幾聲『農村破產了』之後，再聽，沒有話說了。現在，成二給這一行十來位，由井裏撈上四個大西瓜來切開，那是從早晨就泡的。那些人，吃一口，贊一聲；聽了成二說西瓜今年

貴賤沒人買，還引起他們不少的「唉！」和其他的同情歎息。臨走，他們扔下了兩塊銀元，成二立刻表示拒絕收受，因為那個數目比起西瓜的市價來，實在太多了。經他們說明，過兩天還要來吃西瓜，這錢算是暫存在這裏，成二纔遲疑的裝起來。

成二拿到這兩塊錢，立刻膽子壯了很多。他默默的計畫，再給這些人十六個瓜，還合到一角錢一個。如果都能賣上這個價兒，他這十畝地裏，至少還擺列着六百元。他想到這兒，樂的幾乎跳起來。他高聲的呼喊他女兒來啃西瓜皮，因為那些人的吃瓜都是粗枝大葉的，每一塊皮上至少還剩半寸厚的瓜瓢兒，『棄之可惜』！

成二這個最小的女孩子整六歲了，恰巧到幼稚園玩洋囡囡，聽先生講故事的年齡。然而，她是生在一個住破廟的家裏了，她只得隨着她的父母苦作。她認得各種莊稼的名字，認識各種有用的草。她的臉上沒有蘋果似的紅色，也不會笑出酒窩兒來，當然也得不到詩人的贊美。可是她敢離開她的父母，獨自走出十里路去，還獨自走回來。她半天能砍一筐飼豬的草；她有從井裏打出一罐水的力氣，有燒火煮粥的技能。她不怕風吹，也不怕雨打，就怕因為沒有飯吃，以致於自己的媽媽同爸爸吵架。現在，她快活的扔下手裏的菜籽兒，跑到窩棚那兒去啃瓜皮，同時檢了兩塊給他的媽媽送去。

成二的老婆·從那些人們一來，心裏就吓得高跳，一直到他們走了，纔把心放下了。她聽了成二得了兩元的報告，臉上皺紋似乎展了一展，那當然是笑的表示了。成二提到那六百元的估價，她彷彿已經看見明晃晃的一大堆，虔誠的念了一聲『阿彌陀佛！』她拿起瓜皮來啃了一口，忽然她又想起離開眼前的孩子們。她說：『等到收了秋，一定把孩子們都接回來住一天。』

村中的人們接到成二的西瓜之後，一致的稱贊『這一對夫婦真是好人！』平時罵成二酒鬼而以成二爲戒的人們，也沒有不悅服他的能幹的。及至聽了成二四個西瓜賣了兩塊銀洋的消息，大家直覺的感到成二要轉上好運了；甚而至於疑惑他已經是發了財。這不能怪大家眼皮薄，實在當這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像成二似的手中存有兩塊錢的太少了。大家最近過的日子是：『收成好，家家窮；收成不好，還是家家窮。』反正誰家的出產也賣不夠還賬的。大家都疑惑出了妖怪，把人們的錢都拘到魔窟裏去了，但是妖怪究竟在哪兒，誰也說不清。

各家的主婦們，『只看見和尙吃饅頭，沒看見和尙受戒』，都抱怨他們的丈夫爲什麼不種西瓜。作丈夫的都懺悔的說：『明年一定種西瓜。』他們也沒有想一想『今年的日曆，到明年還不能使用。』

成二正在盼望第二批上等顧客的到來，繼續完成那六百元的好夢。天油然作雲，吹來了一陣粗風，電閃雷轟，隨着降下無情的暴雨；雨是大大小小，緊緊慢慢，一直延長了七晝夜沒有停止。這時溝溝壕壕，瓜畦裏有半尺深的水，把西瓜都淹沒了。據村裏七十歲的老人說，在他的生活史上，這樣大雨還是新紀錄。成二的老婆急得冒着雨就回到菩薩廟去燒香祈晴。成二想着如果雨再不住，西瓜都得爛在地裏；無疑的，他的甜蜜的夢也就浸在水中了。

『屋漏又經連夜雨』，村中的房屋早已塌倒的不堪，人們有好幾夜就不敢安然的躺在牀上去睡覺。這一夜大家都一致的感覺到異樣，這與恐怖盜匪的心裏不同，簡直是天崩地陷，人類毀滅的朕兆。野外戰鼓似的蝦蟆，震天的響，好像他們再沒有更多的時光叫了。空中陣陣傳來嗚嗚的悲壯的聲音，好像三冬裏北風的怒號，偶然夾雜着一聲彷彿重礮的轟炸，那又一定是誰家的房屋塌倒。大家打着燈籠到村口外去看，白茫茫一片，同白天差不多。彼此疑懼的眼光互相看看，誰也不說什麼。可是誰也知道這場災禍免不了。

成二夫婦在漏水的窩棚裏，也是默默的對坐着。這樣深夜，這樣曠野，成二感到自己太渺小了，水中魚鱗都比他偉大。成二正想：『要有一瓶酒……』突然發現一陣隆隆的聲音，細看却是流水正向井裏灌。成二哎呀了一聲說道：『水來了！』他的老婆急忙叫醒了睡在濕被褥

上的女兒。他們下了窩棚裏的板牀，水已經達到他們的膝蓋。

『這西瓜怎麼辦？』他的老婆問。

『快逃命吧，還顧什麼西瓜，這水來的太兇了！』成二說話的聲音，好像囚犯臨時唱的戲，是那個字兒，不是那個味兒了。

『天這麼冷，帶着這條破被褥吧！』他的老婆總還不能忘情她那一堆破家當。

『你快帶着孩子走吧！東西交給我拾掇。』

『到哪裏去？』他的老婆問。

『到哪裏去？』成二也不知道到哪裏去。

管臺的老樂木

在反詰一個想找便宜的庸人，往往說：『你憑什麼？你又沒有長着十二個手指頭。』可是我們這裏要說到的主人翁，管臺的老樂，竟是手指腳趾，統共長了二十四個。他每逢到城裏去買東西，把兩隻手伸出來一晃，說：『掌櫃的，給「脚手二十四個」寫上賬吧！』商家對他笑一笑，知道那是老樂獨有的徽幟。不過他的馳名，——在方圓百里以內沒有不知道他的，像中國人沒有不知道關老爺似的那麼馳名，——却並非是因為他的肢體上的不尋常，而是因為他是一位公認的最有權威的管臺的。人們與其說認識一個人叫老樂，勿寧說認識一個人會管臺。

老樂究竟是名是姓，有着種種不同的傳說；好在那沒有什麼關係，我們不願意在這兒替他考證。說到他的籍貫皇姑墳，却不容我們不好好兒的敘述一番。因為要沒有皇姑墳那麼有興趣的環境，也許根本上就不會產生我們這位不凡的老樂。

皇姑墳是滹沱河南岸的一個相當繁鬧的小市鎮。鎮上沿河的一道大街，都是各樣的商號，作着河道的買賣；其餘都是些老實的農人，他們藉着河水灌溉，倒也不愁風不愁雨的，

過着豐裕的日子。這個市鎮上沒有煙館，沒有賭局，然而居民們可並不是沒有癖好。他們不拘老少，沒有一個不酷愛戲劇的，遠近的人們一遇見皇姑墳的人，必定問他：『鎮上幾時還唱戲？』老太太們閒說話兒，也常說：『跟皇姑墳的人家作了親戚，聽戲聽着方便。』來往的船隻，到離皇姑墳不遠了，撐船的必定欣然的說：『用力吧，前邊去看好戲！』差不多，皇姑墳三個字，變成了戲劇的象徵。

皇姑墳的居民，不但喜歡請外來的戲班子演唱，他們自己也有戲箱，有行頭，有各種的角色，會演各種的戲。許多崑曲，亂彈，梆子腔，柳子調上的整本大套的劇詞，他們都口耳相傳的保存着，自然，背戲背得最熟又最多的，不能不說是老樂。他從五六歲上就加入了鎮上的子弟班，不過後來因為嗓子沒有調養好，纔不得不變成管臺的。

鎮上的居民，不論是鋤地，也不管是捕魚，有一個人，就唱獨角；有兩個人，就要合唱。往往東邊高梁地裏唱花臉，西邊穀子地裏就配上老生；如果到了相當的節目，南邊瓜園裏也許出來一個丑角。萬一臨時缺了一個角色，就由一個人兼着；反正一齣戲要唱不完，誰也不甘心散夥。所以到了春冬兩閒的時候，這個傍河的小碼頭，像是仙島似的，整個兒的包圍在和諧的管絃歌唱的聲音裏。我們那位管臺的老樂，那時候會伸着兩隻六指手打一回鑼，掌一回鼓，

缺什麼人他就補什麼人。單憑他這戲劇上的活字典的資格，鎮上的人們就不能不欽佩。

河裏來往的船隻，在黃昏拋錨於這個小碼頭之後，船客們有的故意『拋磚引玉』，掏出一隻笛子來吹一套，或是拉開嗓子脫板沒眼的喊一支。我們那位六指老樂要是聽見了，一定會厭惡他『班門弄斧』。他一定要邀出一幫人來，大敲大擂的唱一頓，把那客人的聲音壓下去纔算完。這時候，那船客踰在船艙裏去欣賞他們的好戲，充滿了使人中計的快樂。而在老樂他們，覺得制服一個輕視自己的人，也是成功。

我們也曾多方面的考察過，爲什麼這個市鎮上的居民如此的愛好戲劇呢？在鎮上的人們說起來，是由於這皇姑墳的悠久的歷史，造成人們這種戲迷的根基。據說在明朝什麼年間，這個市鎮上曾經有過一位呆駙馬。這位呆駙馬是個表證的書獃子，除了愛好詞曲，其他的人情事理，都不大懂；連怎樣使他的皇姑老婆欣賞自己的大事，他都大膽的忽略了。那位皇姑當然不滿意這位呆頭呆腦的駙馬丈夫。有一天晚上，皇姑誠心戲耍他，伸出腳來讓他給脫鞋。這位呆駙馬不能認識皇姑的風情，反倒誤會是她有意污辱。他憑着一時的呆性要大振乾綱，伸手給了她個大嘴巴。可是巴掌一落，他忽然想起來對於一位皇上的姑娘，這未免太粗魯了。他越想越怯，越覺得這個亂子小不了；傻人有個傻主意，他偷偷兒的溜出駙馬府，偷偷

兒逃出北京城去了。再說那位皇姑從出娘胎以來，還不知道屈辱是什麼味兒，這一下子直氣得死去活來。天一交五鼓，她便披頭散髮，號啕着走到金殿上去告狀。皇上把她的訴詞一聽，大發雷霆，說：『你們夫婦床第之間的瑣事，也敢跑來麻煩我，這還成什麼體統？你去把駙馬找回來便罷，找不回來，你不必來見我了。』皇姑領了聖旨，帶着人馬兵丁，親身去追趕那位呆駙馬。那位呆駙馬逃出城去，正自沒頭沒腦的向前奔，忽然看見後頭人馬追來，一時着慌沒智，拔劍自刎。皇姑一看，知道事難挽回，也就吞金而亡。皇上聽了這樣悲慘的消息，長嘆一聲，命令把他們夫婦合葬在駙馬的原籍，就是現在我們說到的姑皇墳了。皇上對於呆駙馬一時不能忘懷，想到他生前嗜好戲曲，立刻把自己的梨園子弟撥了一批，住在皇姑墳上不住的演唱。這樣足足過了三百多年，這鎮上的居民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就都成了戲劇的愛好者。不過像以上這樣小說似的原因，究竟可靠的程度如何，沒有人敢斷言。我們所能夠知道的是，演戲是『年豐人樂』的徵候。在大家『穀滿倉，衣滿箱』的情況之下，有餘力去尋求娛樂，似乎不能說不是自然的。

至於說到我們這位管臺的老樂，怎麼會對於戲劇那麼精通，怎麼會對於管臺的技術那麼熟練，除了說是皇姑墳這個環境的薰陶以外，就不能不歸功於他的牛性子了。據說當他六歲

上，他父親送他去上學，希望他能憑着書本子去光宗耀祖。可是他一到了學校，一看見那位胖先生，立刻就聯想到戲臺上的大白臉，聯想奸賊鬼怪一流不良善的人物，他不能不逃學。逃來逃去，終於被他父親發覺了。正在一個風雪的晚上，他父親訓斥他說：『如果不好好兒的去念書，我就要你站在院裏去凍着！』哪裏曉得，他聽了這句話以後，不聲不響的就跑到外邊去，當着風口立着。他說：『我情願在院裏凍死吧，如果非要我上學不可。』

在百十里以內的鄰鎮上演戲，可以想到這位六指公是輕易不肯缺席一次的。然而他要犯了牛性子，即使唱戲也不能轉移他的目標。有一次，東莊上請來了一班唱崑曲的，都是罕見的角色。老樂邀集了一幫同志，趁着光明的月色去聽夜戲。走到中途，他忽然想着要吸一袋煙。他請同伴們先行一步，自己蹲在路旁，摸出火石來打火。在別的用場，老樂並不否認火柴的便利，只有在吸煙的時候，他堅持的以為若不用火石，就如同南京人以為不在臭塘裏淘米一樣，吃着不香甜。可是這一次，他的火石好像故意同他為難。他左打右敲，再也碰不出一個火星兒來。他似乎是不灰心，也不着急，態度很安詳的。其實他早已發狠的要同這一袋煙鬧警扭。反正打不着火，這件事不算完。直等到那些同伴們看散了夜戲回轉來了，他還蹲在那兒不慌不忙的打火。大家熟習他的性子，只好站在旁邊兒不言語。好容易纔把火碰着

了，他從從容容的吸了一袋煙。吸完之後，纔慢慢兒的站起來，把煙袋桿子折了兩截，扔在大道心裏，隨着大家回去。

我們常常的罵「佞驢」，其實六指老樂的性子比驢要佞得多。有一年夏天，農家都掛了鋤，只待秋收的當兒，鎮上的人們委託老樂去寫一臺戲。老樂騎着一匹驢，興高彩烈的走下去。到了半路，要過一道小橋。那匹驢任憑你左拉右拽，說好說歹，反正牠有一定的主意，就是不過橋。可巧碰上這位六指老樂，不拘怎麼樣都可以，要不讓那匹驢過了橋，就是死不甘心。鎮上的人們見他一去無音信，派人去探視，纔知道他又跟驢賭上氣。他到底看着大家把那匹驢弄過了橋，纔又騎上去慢慢的走了。

也是一年夏季，老樂同着他本族的人們，坐着船到河北去看秧歌。那時候，河裏的波浪很大，撐船的又是個力巴頭。那隻小船左搖右晃，一下子，把老樂給歪到河裏去了。當時船上的人們，七手八脚的亂吵嚷，好容易一位會水的下去纔把他撈上來。人們把這淹了個半死的老樂空了半天，纔空活了。族長對他說：『向着救你的恩人去道謝！』老樂睜開眼睛一看，救他的人是一位遠房的叔叔，他說：『族長，我不能聽你的話，我還淹死吧！』說着，他就又要往河裏跳。原來他同他那位族叔，爲了批評一個唱花旦的身段，意見不融洽，倆人已經

有二十年沒有說過話。

這些瑣碎事故，似乎證明着六指老樂的性情多少有點乖僻，多少有點不近人情。然而在他管臺的成功，在他得到大家的尊敬上，又充分的證明着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，又不能不說他是極和藹，極通人情的人。

在鄉鎮上要唱一臺坐地腔兒，不必搭臺，也不必化裝，搬幾條長凳子來，三五個人坐下，一打鑼鼓就開戲，這是用不着費什麼力氣的；可是人們對於這個，也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。如果要唱大戲，那轟動就大了；就得像大官員們作壽似的，事前先得一字一板的籌備。不過這種籌備，恰如給姑娘製嫁妝一樣；沒有六指老樂那種幹練與熱烈，誰也不容易辦齊全，誰也不能不落包涵。

到隣鎮上去接一班大戲，單是大車就得借十幾輛。在有車的大財主們，最怕的是出車去接戲。因為駛車的把式們，也和文人的脾氣差不多，素日誰也瞧不起誰。十幾個把式好容易湊到一塊兒，萬不肯輕輕的放棄這個比試的機會。可是在他們只顧爭強賭勝，對於車馬的愛惜就完全忘了。所以在這種輸運，財主們總是支支吾吾的，不願意把車馬放出去。不過皇姑墳這個市鎮上，是無須乎顧到這個困難的；因為有六指老樂押車，要再不放心，那就未免謹

慎的過了火。本來當把式們把大車上的繩套一拴妥了，一個個立刻都像得勝回營的將官一樣，對首事的要了煙要酒，有一點兒禮數兒不到，也會挑眼兒。可是他們的驕氣，一遇到老樂，立刻就煙消火滅了。

在其他的市鎮上，給接來的戲班子準備下處，又不是順利的事。因為戲班子和軍隊一樣，凡住過的地方，多少沒有不破壞的。有閒院的人家，都不願意騰出來。就是有公所可住的，在義務上應該供給戲班子上的鍋碗爐灶，稻草蘆蓆，也算是麻煩事。而六指老樂是個天生的好事者，由代表鎮上去和戲班子訂合同，給戲班子找住所，甚至於誰都不願意擔任的給戲班子挑水買柴，自始至終，他永沒有推辭過。

娛樂是人性所要求的，可是要使人娛樂就難極了。鄉下唱五天大戲，等於設了五天是非場；管臺的這個角色，簡直可以說是惹禍的總頭兒，值不值的就把角落裏的人都得罪完了，自己還不理會是怎麼回事呢。單就排定戲碼兒說，大家和搶官作的一樣，誰也爭着向前。可是誰又不是只管自己的嗜好？誰又想到大家愛看什麼戲？這時候，管臺的應該依着誰？由這一點看，六指老樂的管臺馳名，我們知道不是偶然的了。他不但深深的知道老太太們，非看那使自己抹眼淚而結果是團圓的戲不過癮；不但知道老頭兒們愛看內容豐富的歷史劇；他

還知道青年人看戲的時間多在晚上，所以晚上不能不排幾齣情調濃烈的刺激性的男女故事戲；他知道觀衆最多的時候，應該讓戲班子裏名角都有機會露一露。他立在臺上，無時不在炯炯的注視着臺下的聽衆。他見大家騷動着，不能穩定着看戲，他立刻會急出一頭汗來。若見大家如醉如痴的，仰着頰兒不動，哭笑都受了劇中人的支配，他覺得排定的戲碼算成功了，心中得到無上的安慰。

戲臺下的聽衆們要是不息的騷動着，可以說對於管臺的是一種污辱的表示。而在六指老樂，有時候却故意讓聽衆們騷動。本來在鄉鎮上，作家長的會把調情的戲劇認爲傷風敗俗，在中國還不算奇怪。而老樂却故意的檢一晚上，專給青年門演唱男女的浪漫故事。不過他老早就宣布出去，在這一晚上不是爲婦女們演戲，所以沒有誰嗔怪他。而且他時常的說：『青年們的火性高，不給他們機會發洩，遲早會擠出亂子來。』所以他看見那些「血氣方剛」的人們，受了戲劇的刺激而興奮，擁盪，他認爲是必然的現象。在他特定的時間以內，他們越騷動得有勁，他臉上的笑紋也越深。

管臺好像各機關的庶務一樣，想着不落埋怨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譬如許多頑皮的孩子，總以爲臺上有什麼更新奇的把戲，千方百計的想着爬上臺去。這時候，管臺的若對孩子徇

私，把臺下大衆的視線遮蔽了，大衆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原諒的。如果絕對不許一個孩子上臺，說不定那個孩子就許是紳士或其他勢力者的子弟，管臺的也得『吃不了兜着走』，得罪不起這些人。在這不能兩全其美的工作，老樂是毅然的拒絕任何人的孩子登臺。在皇姑墳的孩子們，一見管臺的是老樂，也永沒有要登臺的企圖。不過老樂也決不是不顧及孩子們的興趣。在上午，成人們還迭不的來看戲，他會專爲孩子們演一齣武戲或是喜劇的。

在戲班子唱滿了期限，戲棚拆了以後，由他那沒精打彩，飲食懶進的神氣上，可以看出老樂的管臺工作還沒有滿足。這時候，他不論遇上誰，也得徵詢他的批評，或是幫着他說明角色的好壞。他若攙入老太太們的隊伍裏去了，她們絕不會輕易的放出他去。因爲老太太在看了戲之後，意見比誰都多。而她們的問題，若除了管臺的老樂，能夠答覆的實在很少。例如她們常發這一類的問句：『王寶川守節十八年，爲什麼只作了十八天的皇后呢？』這在老樂是毫不猶豫的答復：『因爲她打救自己的父親折了陽壽。』老太太們一提起法海和許仙，他會滔滔不絕的講說一部義妖傳。幾時說的老太太們一邊掉着眼淚一邊笑，把他忘了，他纔能脫身。

市鎮上的人們，不拘在哪兒，一看見老樂的影子，彼此就會欣然的告訴着：『管臺的來

了！』大家老遠就會站起來，對他表示着誠摯的愛戴。但是要叫真兒的讓大家分析老樂，到底他有什麼可敬的，大家除了說他能爲公共的娛樂不辭辛苦，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。當他到了隣近的村莊上，大家也不約而同的說：『管臺的來了！』也莫名其妙的對他表示着沒有一點兒隔膜。他見了大家，除了溫和的談論着將來再演什麼戲，也沒有什麼巧言花語。彷彿是天生下他來，專爲讓他給大家管臺，在大家要演大戲的時候。

然而在皇姑墳這樣兒的市鎮，居然也已經十年沒有演過戲了！

在最初，老樂記得很清楚，是因爲水災鬧得房倒屋坍，使大家的碌碡一年也沒有翻身；老樂自己的生活也受了重大的打擊；自然不便再唱議演戲。他知道餓肚子要被戲上的鑼鼓一震，怕就要頭暈得栽倒了。在這一年的臘月二十三，灶王神上天報本的時候，他特別焚香禱告：『要是來年「五穀豐登」，一定要演好戲，謝天地。』他以好像鄉下孩子吃完了糖，還不住的用舌頭舔手指的神情，又把鎮上的子弟班轟動起來，在新年正月裏，自己喊着玩兒。然而大家也都喊不上勁。

在第二年的秋後，雖然不是理想的收成，總可以使人相當的滿意了。大家正在集議籌多少款，唱什麼戲，突然傳說着要有軍隊來了。在先，老樂還以爲是謠言；他還以爲軍隊也是中

國人，就是來了也不怕。後來，風聲越來越緊急，這一天，真有一隊兵馬來了，順着津沱河岸，挖了一道戰溝。老樂以爲這也不過是像戲臺上的武把子一樣，彼此比一比架子就完了，不會真個打起來了；等他們耍完了，仍舊可以進行演戲。但是最後居然開了大礮，把鎮上的房屋毀了不少。老樂纔死心踏地的知道這一年，能够白白的過去就算便宜，戲不戲倒成了末節。

隨後，因爲兵匪水旱諸種災害，繼續的浸入了鄉村，使鄉民不得不過着流離的生活。像皇姑墳這樣以演戲馳名的市鎮，也居然有十年沒有開過臺，實在也沒有什麼奇怪。我們那位六指管臺的老樂，也早已生意慘澹，走路都抬不起頭來。他不能避免自己生活的苦力掙扎；他眼看着街坊鄰里，拆房賣地，他當然不會有心腸再想到演戲。最初，他常湊到青年們聚集的那所更房裏去，談着鎮上演戲的各種回憶。說到痛快淋漓的節目，也使青年們眉飛色舞，祝禱着過去的『太平盛世』再能轉回來。然而過去的真個過去了，永不再轉來！老樂連對着青年們快一快嘴的機會，都越來越少了。

『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。』這句諺語，又說中了；皇姑墳這個比較闊綽的市鎮，情形大不同了。沿河的那條繁華的街市，商店沒有一家不倒閉的。有的房子好像沒有主兒，屋頂任它

坍下來。有的是住着軍隊，出入的灰衣人怒目金剛似的，彷彿無時不在拿人的錯兒。河裏沒有那些船隻往來了，大概也是經不起河匪釐卡的盤剝吧？偶爾有兩隻船漂來，上邊大概都有軍隊的旗子。以前，在春冬兩閒，大家還可以下船去捕魚；近來河裏連魚也沒有了，據說是下游有人設下斷河網，所以魚上不來。總之，青年們很清楚的知道，在本鄉是不會尋出一條活路來了。他們受不了肚腸的壓迫，陸續的懷着夢幻的心情，跑到異鄉去。在每一年逃定的時候，老樂總要強打精神去送他們，臨別一定苦笑着說：『去吧！到外邊好好兒的幹！一年半載，發了財快回來，咱們好再唱戲！』

不論年不年，節不節，老樂決不再像以前似的，就是不得首事的同意，也敢去寫一臺戲來唱幾天。他由於自己的感受溫飽需要的威脅，知道大家實在沒有力量來尋娛樂了。他眼人家爲了半斗米愁得走裏轉外，眼看着許多慷慨好義的人們，變得爲了一根枯枝打起來。他希望什麼？他望着滔滔東去的河水，希望像小說上的故事似的，漂下一批財寶來，使這乾涸的市鎮，再得到些潤澤。他想念那些逃亡的青年，相信他們總有一個會坐着頭號大船，衣錦還鄉。最初，他還不時的邀集鎮上的子弟班，大鼓大鑼的敲打一陣。後來鼓破了，鑼管行頭被幾個要逃亡的人們，偷偷兒的送到當舖裏去了。老樂由於戲劇裏的逃難的情節，得來的理

解，對那些當賣行頭的人們，多方的原諒，雖然心裏很慘痛。

人們看見老樂走來，還照樣兒的站起來示敬，不過把這句問話：『管臺的，幾時去接戲？』改爲『老樂，這兩天有什麼消息？聽說新開來隊伍還規矩？』老樂早已沒有以前的微笑，搖搖頭，嚴肅的說：『大家多加小心吧！南莊兒上昨天不是還砸了明火嗎？』老太太們也不再糾纏他說戲了，只是愁眉苦臉兒的問他：『你說，這鹽價還能往下落不？』他只得滑稽的說：『等我們鎮上再唱戲，鹽價就落下去了。』

對着跟往年一樣的碧綠的田禾，人們一邊鋤草，本來不是不能再配兩齣戲；但是剛要開口，一聽肚子咕嚕咕嚕的叫，覺得不夠板眼，只能把聲音又嚥住。在夏季的晚上，老樂那位好事者，本來想邀請個說鼓詞的來，把大家皺緊的眉頭舒展一下，但是軍隊裏哇哇的吹號，究竟和三絃的聲音不大調諧，他也只得止住自己的妄想。

『到底是年成不濟的過，十年連一臺戲也唱不起。』這是一般人的牢騷，連老樂在最初也是這個見解。他以爲只要豐收，恢復以前的繁榮就有辦法。可是，這個夢不久也就醒了。這一年，在農人們公認的是理想的年景，但是在石米不能抵換一盒化裝用的胭脂膏的情況之下，誰還有勇氣去打演戲的念頭？就是真個演戲，誰還忍得去聽？

然而事情也真不能以常理推測的，皇姑墳這個破敗的市鎮上，居然又搭上戲臺，又要演戲了。大家都覺得驚喜。有人說：『軍隊住得太煩悶了，紳董們怕他們闖亂子，不得不聚斂大家的一點血汗，給他們想個快活的門道。』也有人說：『這是因為軍長的老太太來了，嫌這市鎮上太枯燥，紳董們纔貢獻這臺戲。』不論爲什麼吧，反正戲臺是搭上了，而且管臺的職務，大家還沒有忘記那位六指老樂。不過，這一次，老樂像是預知不甚吉利似的，再也提不起舊日的興致來。

戲開了臺。六指老樂又立在臺上，執行他的職務。不過以前他那鎮山虎似的威風不存在了。他穿着一件新從破箱子裏找出來的舊藍布袍子，前後補着七八塊，五個紐襻兒掉了三個。他把三個月養成的長頭髮，預備過冬替代一頂帽子的，也一掃而光，顯着年輕了許多。然而，額上的皺紋，無論如何，不能把兩頰的紅潤換回來。他眼中的一切，也都不是十年以前的樣子，使他有『盛世不再』的感傷！以前排定戲碼兒，是他的特權，現在由着幾個灰衣的軍人隨便安排。他們沒晝沒夜的演唱他們愛聽的戲。那些出錢的老百姓，不能不坐在家裏生悶氣。而管臺的老樂却不能不看這些不能看的景象！

單說戲棚的式樣精緻，在皇姑墳這個市鎮上是特別出名的，六指老樂也常拿這一點向隣

近的棚匠誇耀。可是這一次，不同早先了。大家一擁擠，戲臺就搖籃似的擺動。以前『出將入相』那四個大字，總是請名家書寫；現在是書記官的手筆，字雖不大周正，對於落款蓋章却不肯犧牲。在臺下怪聲叫好的，不是市民，是市民供養的軍人。總之，在老樂的眼睛裏，一切都變了；與其說他坐在戲臺上生氣，勿寧說他悲哀。從前一個管臺的威權，隨着他那炯炯的目光消失了。

然而，老樂的牛性子，還是不減當年。他抗爭在青天白日隨便演唱淫穢的戲齣；他制止觀象起哄式的騷動；他不許任何人的子弟任意爬上戲臺。但是，「需要忠於職務的時代」過去了，老樂還不知道！這一天，一位便裝的馬弁，硬要到後臺去訪女戲子；恰巧管臺的老樂又犯了牛性子，硬不許他去。那位驕貴的馬弁，依着習慣，順口就罵老樂的祖宗。這個響亮的罵聲，在大家的視聽之下，簡直變成了利刃，刺透他的心胸。老樂的生活史上，還不曾有過這樣屈辱的紀錄；他毫不思索的，伸手給了敵人個大嘴巴。那馬弁立刻由臺上滾下去，臉上立刻印上了六個指頭印兒。然而馬弁對付同胞的武器終於掏出來了，最後的不幸，還是我們這位管臺的六指老樂的！

露生子

暑熱炎天，露生子誕生在野地裏一個井臺兒上，村裏人們當作奇聞傳說着，大衆乾媽劉溜子聽得這個消息，吓了一跳。

這是黑大忽的老婆幹的事。他已經生過五男二女了，不知不覺的胎兒又在翻筋斗，打把式，橫衝直撞。但是她還是那麼不小心，天天兒陪着丈夫下地，在形式上，也好像是夫妻兩個一刻也離不開的。這一天，他們正在一人一斗的比賽澆園，也許是她腰部用的力氣過當了，忽然感到一陣肚子疼，『快馬輕車』，蹲在井臺兒上就產生下一個大頭兒子來。子孫娘娘顧不得駕祥雲，乘麒麟，大概採用電匯方法把個男孩子就給匯的來了。她沒有來得及到城裏去住醫院，自然也就不知道怎樣防備孩子得四六風了。她拿起鐵鍬來，一下就把臍帶子給戳斷了。幸喜那孩子並沒有很哭，大有『樂天知命』的精神，乖乖的承認這樣一個新環境。

黑大忽看見自己隨隨便便的又作了一個新孩子的父親，只得停了轆轤任憑它乾哇，走過來先對自己的老婆吐了兩口唾沫，怕是血污冲了自己現在正走着的三餐無着的紅蓮。他掐了兩個南瓜葉，給這初見天日的孩子作了個翡翠色的牀帳；來不及弄一碗人參補元湯，只好摘

下兩條剛謝花的黃瓜來，給產婦壓一壓餓。到了晌午歪，他一手扶着產婦，一手抱着一個赤條條的孩子，好像逛公園的走回家去。

『急不講禮』，他們忘了向門神爺告罪，一直就闖進柴門。三個五歲以下的光身孩子，正在竈火坑裏鬧着滾着。他們看見爹爹抱着個怪模怪樣的東西，媽媽的臉焦黃，把他們一肚的委屈都吓回去了。及至黑大忽抱歉似的向孩子解釋：『老廢，歪脖子，淘氣兒，你媽又給你們抱來了個小弟弟！』老六老七，歪脖子和淘氣兒，張開大嘴，先嚎啕起來。

『半塊乾糧，他們倆爭着吃，誰也吃不够，打了半天架了！』老廢那個五歲的女孩兒這樣報告。她負有監護的專責，雖然她還沒有受過學校裏的保姆訓練。

『媽！』小淘氣兒，一個兩歲來的男孩子，叫了一聲，依着習慣張開兩隻小胳膊，要投到母親的懷裏去。沒想到他父親黑大忽並不欣賞他一副黃臘臉兒，使勁吆喝着『滾開！』聲震屋瓦，好比打了個霹靂。要是別的孩子，一定要得腦膜驚；可是小淘氣兒不在乎這個，他覺得沒有緊接着挨個耳光子，已經比哥哥和姐姐賺面子多了。

露生子丟在炕上，闔着眼睛傻睡。老廢開始執行的看護責任，立在旁邊替他趕蒼蠅。

黑大忽蹲在南牆根兒底下，拚命的抽旱烟，額上的皺紋凝成了一團。本來嗎，天氣這樣

旱，不澆園，莊稼就得乾枯。五穀要不收，自己餓死事小，繳不上租子，名譽破產纔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丟人。但是澆園不是一個人能作的活兒，至少還得另一個人開畦呀！孩子呢，生了七個死了仨；頂大的是個姑娘，早給人家作了童養媳婦，也患着貧血症；剩下這一窩子屎呱，幾時才能幫着他負苦！他悔不該不信城裏大夫的話，以致於讓自己的老婆這樣過剩的生產。現在，就說不讓老婆躺在醫院的鋼絲牀上睡滿三十天，但是也總不該再請她幫着去澆園，似乎是天經地義。想不出轍來，他當然只有死乞百賴的抽旱煙。可惜沒有白乾酒；若有，讓他就着板鴨火腿伍的喝上半斤，總該把滿腹愁腸都放開吧！

『小豬還有半升糠的命！』黑大忽的老婆一面這樣自慰，一面拚命的抽風箱。據說產婦不出滿月，動了手，將來手酸；動了腰，將來腰疼。然而這位黑老婆，竟是個連將來都看不見的近視眼！

井臺兒產子這段美的新聞，村裏儘有些個快嘴，立可廣播出去。男女老幼，彷彿到大行棚裏去看耍狗熊似的，都來瞧這露生子；作大伯子的，竟至忘了這是小嬸兒坐月子的事兒；許多有孕的娘兒們，賴在黑大忽的土炕上對那孩子評頭論足，也不忌諱帶了人家孩子的奶根兒走。好在這位露生子是天生來的大方，也可以說倨傲，對那些不大誠意的來賓睬都沒有睬，

只有抱在那位『大衆乾媽』的手裏了，纔不得不哭了兩聲兒，因為她用指甲掐了他一下。

所謂『大衆乾媽』，就是白眼兒狼的老婆。鄉下作母親的，恐怕自己命薄，擔不起自己的孩子，依道理不能不給孩子認一個乾媽幫他負責。白眼兒狼的老婆那一套『爛眼邊兒，紅眼圈兒，大脚片兒，禿老官兒』優秀的資格，據她自己宣傳，說是一個天造地設的良好乾媽。另外她娘家姓劉，嫁了三個丈夫恰巧也都姓劉，每一隻眼睛裏都長着兩個小瘤子；劉和瘤不都是諧『留』嗎？所以有幫着作母親的共同『留住』這個孩子的妙用。她以『大家乾媽』的關係，也許是因為兩隻棒槌腳的關係，無一家不去，無一家不熟，說媒接生，成了他的專利，雖然她並不見得向政府機關裏領過憑照。她極不以黑大忽的老婆這樣草率的生孩子爲然；因爲，要照這樣子自接自生下去，誰還肯找她這收生婆呢！她想：『此風萬不可長！』

『黑瘦子，我可告訴你！』白眼兒狼的老婆炸着兩隻泥手這樣提醒了一句，她正在自動的給黑老婆捏了兩個像徵乳頭的泥窩窩攤在門墩兒上，爲的是給孩子下奶。『你這次的血光，把你們祖墳上的風水準得沖破了，怕你們東鄰財主家不依！』她雖然說得聲調委婉，可是嚴重性並不因之而減輕。她真是幹家，真有着數兒！

『啊！』黑老婆似乎挨了一下蠍子螫。她拋開風箱，站起來，把大衆乾媽急忙拉到內間兒

裏去。因爲太慌卒了，她的半個腳後跟完全擱在歪脖子的脚面上；歪脖子站不住，向前一撲，把小淘氣的腦袋按在地上磕了一個響頭。他們倆一齊哭了。黑老婆哪有心腸去理他們？老廢趕緊出來扶這兩個親愛的弟弟，露生子只得先交給蒼蠅去看管。

『這個孩子也得算是你拾的，也得寄在你的名下，作個乾兒子！』『趁風使船』，黑老婆倒也聰明得緊。這一場冲破風水的罪惡，在這兩句話下面祇除淨盡了。你要以爲鄉下女人簡單，那是你簡單；你要以爲她們說話直率，哼！她們纔會繞着灣兒說話！白眼兒狼的老婆知道到了秋後，一擔白菜，兩筐紅薯是『甕中捉鼈』穩拿了，緊接着扭過頭去誇那位好夢正酣的露生子。

『嘖，嘖，嘖！』大衆乾媽撮着嘴唇贊歎了。『瞧，濃眉大眼兒，活像他爹。黑嫂子，你再過三幾年，他就可以幫着你抱柴火擡水了。』這些話雖然不免有些白菜紅薯味兒，然而黑老婆固不必說，連院中的黑大忽聽了，都覺得興奮了一剎那，雖然只有一剎那。

『好歹是個男孩子，養着吧，』黑大忽心裏說了這麼一句，站起來，磕了磕煙袋鍋子裏的灰。他有什麼法子糾正老天爺！

『真不能不說是怪！』這是村裏人們對於居然活着的露生子的輿論；辭氣之間，顯然若有

重大遺憾！真是，如果要不是他爬上房摔壞了一條腿，生天花落下了一臉麻，這事還不能不說是怪，怪得使人幾乎不相信近代文明還有什麼價值。你瞧他出世三個月，他媽不小心，又斷了他的嘴頭兒，高粱麵兒當作代乳粉，別的孩子哪行？他行！他有一付鋼腸鐵肚。門前的破石板，屋內的土坯炕，無草無蓆，硬冰冰的，別的孩子哪行？他行！他是哪兒困了哪兒睡，還是火絨子腦袋，一點就着。在冷風口兒裏吃剩飯，他永遠不會停過食；在烈日底下曬光頭，他也不得熱毒瘡。冬不衣裘，夏不衣葛，除了繼承他姐姐的一件破棉襖，便是那一身紫黑色的肉皮。白眼兒狼家的狗，搶他的紅薯，咬得他五個指頭齊流血，他本能的按上一把街心土，彷彿什麼菌類一見他都得『退避三舍』。有一次，他遍體滾燒，頭上熱得可以烙熟餅；他沒有吃阿司匹靈，也沒有打救命針，傻睡了三天，終於又爬起來笑。

他彷彿是天生的能吃話，也能吃氣。誰家的孩子都自覺着比他大三輩兒。高興了命令他；惱起來，又都拿他作摩拳擦掌的對象。大人們不是說『怪！』便是說：『他還不如替人家死了呢！』如同路旁的野花，他供人踐踏，供人玩弄；然而『鋼梁磨繡針，時到自來成』，他居然活到了四週歲，該僱個女僕，給他拿外衣，坐着車子，送他到幼稚園去的年齡了。可惜他爸爸出外去當了兵，他媽給人家奶孩子，都把他應受的幼稚教育給忽略了。他除了跟着兩個

哥哥——歪脖子和淘氣兒——睡覺，街心便是他的活動場所，車溝兒是他的沙盤，碎瓦是他的恩物，鄰家的狗便是他的好朋友。到了半前晌，他自然是不喝牛奶了，可是也不吃餅乾；他守着賣麻糖擔子，瞧兩眼，啞啞嘴兒，要不吃人家兩個耳光子，就算他便宜到家了。真的，這位癩腿的孩子，得隨時把頭頸給人們拔蘿蔔，把耳朵供給人們彈棉花。他越是吱呀吱呀的叫喊，便越能供給人們以大量的快慰。跟他同樣大小的孩子們，除了踹蜜蜂，捻螞蟻，發揮他們的獸性，便是戲弄這位癩腿孩子，得到滿足。誰都會把他搬倒當馬騎，打着他學狗叫。

其實同他開玩笑最利害的，是春天的太陽。牠出來那麼早，沒落那麼晚，使白天延長那麼久，毫不顧及人家的肚子是不是受得了。榆錢雖然可以生着吃，但是像露生子那樣癩腿孩子，怎麼能上樹？柳芽也有吃的，但是做起來很費事，也不是一個孩子所能為力。他單等兩個哥哥，給人家作了一天短工，尅扣主人半塊乾糧，晚上帶回來給他充飢，但是很靠不住。天兒有。就只論沒有飯吃這一點，他就理應被人們欺侮，不是嗎？

有一天，他正在走裏轉外，沒法子排遣這一肚子饑，忽然他母親回來了，給他帶來了兩個牛糞饅子。他不就着一碟臘肉也還罷了，竟至於連點涼水都沒有蘸，狼吞虎嚥，一氣就把牠乾嚼了。自從降生以來，他感到的人生快樂，這應該是第一次。可是也只有這一次，第二

次就不靈驗了。每逢餓的心慌了，他盼望上次那樣夢境再來實現，他到村口上去望着，剛剛以爲那邊來的一定是自己的母親了，走近來一看，不是。

老廢那位十三四歲的村姑在家的時候，露生子在精神上倒不怎樣寂寞，餓了可以向她勒索，受了侮辱，可以向他撒氣。如今，由着大衆乾媽的安排，不曉得把個職業慈母的姐姐弄到何方去了，露生子成了孤鬼遊魂，越發沒有着落。他的兩個哥哥有時給外村裏作短工，夜間回不來，那兩間連門扇都沒有的土房，只有露生子獨自睡在裏邊，空氣倒很流通，因爲外間屋頂上有斗大的一塊透了天。可惜詩人們不會在那間房裏去睡一睡，不然，仰觀天象，準會有很好的意境發生。

人的本領，據說是隨着境遇而有伸縮的。就說露生子吧，以四五歲的孩子而能自己作熟飯，恐怕不能令人很相信吧！最初，他母親給他丟下一些食料，拜懇大衆乾媽替他捎帶着做一做。可是大衆乾媽是剝削階級，有時候簡直是吞沒。所以，他便自己學着燒火，煮飯。他有了這一套技術，他的生活，顯然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
然而據說凡吃五穀雜糧，沒有不生病的，所以露生子也就生了病。不過這病狀的本體，只是兩腮腫炸，於他並沒有什麼受不了。後來全街上的孩子都生了這個同樣的病症，個個

有一個粗脖子。就是這樣，也還可以說各病各的，於露生子沒有多大關係。但是忽然露生子的環境惡化了。原因是他的東鄰財主家的孫子也得了粗脖子，據城裏的上等西醫說，這是被別人傳染上毛破斯；追源溯本，是因了別的孩子們在打露生子的耳光子的習慣上，可能的都被傳染；所以都把他當作害人的臭東西，誰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再理他。幸而是露生子，若是別人，還不感受逸世而獨立的痛苦？

五歲六歲過去了，一眨巴眼兒，活到七八歲。露生子也和別人家的孩子一樣，開始換奶牙。語言的變化，他也學會了不少；腦中的皺紋，似乎也加多了。譬如你要問他：『癩子！你跟哪個孩子好？』

『我跟誰都好。』他會脫口而出。

『哪個孩子跟你好呢？』

『誰都不跟我好。』他思索了一下，這樣遲疑的說。

他說的這是實話，並非有什麼感慨。他並不知道人間世還容許他有感慨！不過他的氣分似乎是一天比一天的壞了。最初，人家罵他偷東西吃，他就吓得趕緊躲開；如今，他會硬着頭皮說慌話，替自己辯解。以前到了冬天，人家問他爲什麼不穿棉褲，他會羞怯怯不肯說話；

如今，他會直接了當的答覆你：『我家窮，不如你家好過。』

縣政府派委員來施行強迫教育，要把他送到學堂裏去。先是富家不許，怕他沾辱了自己的孩子。後來是他自己也不肯去。

『念書好不好？』委員勸誘他說。

『好！』

『有什麼好？』

『念書就認得字了。』

『認字有什麼好處？』

『學堂先生認得字兒，淨吃好的。』

『那，你去上學吧？』

『我不。』

『爲什麼不？』

『我家窮，沒得穿！』

好！不念就不用念了！誰有什麼法子？你就是允許他裸體去上學，甚至於再供給他些紙

墨，他也不能去。因為給人家栽一龍蒜，就可以掙一個銅元，比不上學不實惠些？

社會給了他一些什麼，他也還給社會一些什麼，據說是很可靠的事實。

似乎是並不會經過人工的培養，露生子在風霜雨露中，自己長成人了。被社會這麼長期輕侮着的孩子，居然成了人，無怪乎他也慢慢的來輕侮社會。

最初，人們只是譏笑他的癩腿，憎厭他的頭瘡而已，到了高粱應該拔苗兒，棉花應該打尖兒，還不能不找他去幫忙。就是後來發現他在場邊地界上，偷把糧實，摸個北瓜，也只認為他是被飢寒所迫，並想不到裏邊有什麼嚴重性。直到人們看見他的胳膊根兒越來越粗，說話越來越不懂四六了，纔覺得不能不給他一些注意。最先那些搬到他當馬騎的孩子們，現在誰也不敢再近乎他，否則，難免自討無趣。

他的父親黑大忽雖然自出門去了就無信，他的母親黑老婆却早已告老回家，不再當奶媽了。然而這與露生子都沒有什麼關係，他是獨立慣了的人，有時還覺得母親礙着自己的事。黑老婆起先還敢罵他不孝順，還敢向大衆乾媽那些人們訴一訴苦。經露生子把鍋碗痛砸了一次，大鬧了一回，她再也不敢哼一聲兒了。至於他的倆哥哥，歪脖子和淘氣兒，到底受他們父母的陶冶久些，綿羊似的馴順，對於這半彪子弟弟，壓根兒就沒有想管教過。

近一兩年，村裏時常有些反常的事故發生。例如不是張家的狗被毒死，就是王家的柴被燒着。『作賊的一箇，猜賊的百個。』誰也不敢指定是誰辦的事。而且『捉奸要雙，拿賊要賊』；在沒有真憑實據的時候兒，誰也不肯草率的冤枉人。然而『事要怕人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』紙裏包不住火，終久要燒出來的。

事情是這樣，財主家的祖墳裏，新栽了三百棵扁柏樹，都是筷子粗細的秧子，在一夜的工夫，那些小樹都被砍了頭。樹秧的死活關係小，財主挨了這樣窩心脚，面子上未免掛不住了。這時候兒街坊們紛紛議論，未免有人對這位不得人緣的露生子開始懷疑。因爲在事前的確有人見他在石頭上磨鐮刀，事後他的蹤影全不見。旁證就是財主家去年秋天丟了兩把掃帚，硬賴是露生子借去了沒有還，雙方的感情曾經鬧僵了過。

得了這個線索，財主家立刻報告縣政府，幾個武裝警察立刻到露生子家裏去搜捕了一回。犯人雖然潛逃，他的罪名却成了不可磨滅的。『牆倒了一律推，破鼓亂人捶』。街坊們一切找不到對象的怨氣，都推在露生子身上去。

『學堂裏那回擰鎖開櫃，一定也是他幹的！』

『準是他幹的。城裏的搶案，也敢有他。』

『不能吧？他作不了那麼大活兒，癩着腿，能幹什麼？』

『可是有人見過他腰裏掖着手槍。』

『手槍以外，還有手榴彈呢！這都是他姐夫，老廢的丈夫，由口外帶回來的。』

『怕不可靠吧？』

那些人們雖然口裏直說不可靠，也只是希望消息的不正確，其實心裏早都發了毛，尤其是那些問心覺得對不住露生子的。

在自己的兒子被大家認爲大逆不道的東西了，作母親的心裏不得味兒，可想而知。黑老婆在本村裏沒法子擡起頭來，不能不『輕車簡從』，搬到女兒老廢家裏去，那位『惟恐天下不亂』的大衆乾媽，抓住這件事實，添油加醋的擴大宣傳：

『黑老婆臨走對我說這個，把他娘兒倆攆出村去，甬打算再過安寧日子，大家防備些兒吧，怕她叫她兒子和女婿來報仇。』

『可是，劉嫂子，你知道，我們家可跟她們沒有一點兒不好。她家哪一年不是一斗八升的向我們借？只要她張開嘴，保準沒有駁回過。』大家聽了大衆乾媽的宣傳，急頭白臉的這樣解釋，彷彿她就是黑老婆，就是露生子似的。

不過又有人說，在城裏一家紙廠裏，曾經看見露生子老老實實的作工，人們的傳言萬不足信。大家心裏立刻又這樣想：『要說那東西不順眼是真的。至於犯法砍頭的夠當，怕他沒那膽子。』同時又傳說城裏前些日子出紅差，一起是三個，裏邊有一個好像是露生子。

人類健忘，當田間的工作一忙，除了大眾乾媽一流人物，很少是有閒心的。露生子的下落到底如何，沒有誰再去追究。

國寶

『從前我們想着爲闔族公學籌劃基金，要折賣祖墳上的樹木，別人都說話，只有他從中破壞。現在，眼看就要跟木廠簽訂合同了，他又出面干涉。這實在是一件怪事！把話明說了吧，最好他不要倚仗自己是個長輩；在這個年頭兒，我們沒有再服從長輩的義務。我想：變賣祖產，救濟闔族的貧困，誰能說是不合情理？守着餅挨餓，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大傻瓜呢！』這是金國寶在祠堂裏，藉着非難他族伯金守誠，向闔族示威的話。國寶自從念滿了大學之後，據說確乎有二十多天什麼幹事的履歷。而他回到本鄉，又說是和前任縣長作過同學。所以，他有當衆非難長輩的資格。族人們見他穿着半條牛價那麼貴的皮鞋，又會使德國獵槍打鳥兒，大有不得不引爲光榮之勢。對於他這一套近似犯上的言論，雖然有許多新詞聽不懂，可是他們知道，一邊聽一邊點頭兒，保管沒錯兒。

金姓的族長，同其他的領袖們一樣，是個慣於裝聾作啞的老頭子。他坐在上首一把白木圈椅裏，看着國寶旁若無人的議論着，一聲也不響，只是吸煙。多少人都盼望着最好由族長把這一場風波平下去，可是他只顧專心一志的吸煙；彷彿他那剩餘有限的生命，全靠那一團

團的煙氛維持着。他的經驗告訴他，於他自己最有利的態度是，只要宴會坐首席，什麼都可以不問。去年清明節，他曾經以族長的尊嚴，邀請國寶去上墳祭祖，國寶不但沒有聽從，反倒說『族長最不應該的是迷信信鬼』。爲了表示自己毫不迷信起見，他請國寶吃過兩次酒席；直到最後，國寶答應了接辦闔族公學的事，他才算放了心。現在，折賣墳樹，又是國寶上趕着先同自己接洽妥貼了的；所以，他不但耳朵更聾了，他的眼睛也看不出許多族人的神色是什麼意思，他只是一袋一袋的吸煙。

在初聽了出賣墳樹的消息之後，許多族人立刻都炸了。有的說：『擰下我的腦殼來，墳樹也不能動一棵。』有的說：『我家死得剩下一個人，也不能讓他好好兒的把墳樹刨了去。』甚而至於有的禱祝祖先顯些靈聖，把出這個懷主意的不肖子孫的心肝挖了去。但是，我們不要忽略，這些人的這些話，都是關好了大門，在炕頭兒上蒙着被窩，怒冲冲的對妻子說的。現在，在祠堂裏，他們嚴格的遵守『一言不發』的戒律，雖然心裏頭還是憤憤不平。他們曉得自己能跟國寶坐在一起議事，全憑着同姓了一個『金』字；若不然，單憑自己這份兒拙嘴笨腮，滿口自來黃的牙齒，和那位搗着鼻子跟族中父老談話的國寶坐在一起，未免太欠調諧。前些天，人們閒說話兒，說到闔族公學的學費過重，被國寶把世界各國的小學收費表舉出來，狠

狠說了一頓，說凡是嫌公學裏學費過重的都是『沒有常識』。大家雖然不知道『常識』是什麼，但是由國寶的語氣上看起來，彷彿是可貴的。他們爲了避免『沒有常識』，所以不敢輕於用語言反對墳樹的出賣。他們願意族長能把這嚇人的主意取消；同時聽了國寶的救濟貧困族人的話，又希圖着自己會沾一點兒光。於是熟計的結果，他們便決定了一個『不加可否』的中庸態度。

然而在座的人們，也不全是聰明的，也有愣頭愣腦的說愣話的。國寶的堂弟國義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雖然讀過幾天書，但是愛把心底上存着的話一齊說出來的老習慣，仍舊沒有改，所以仍舊不免是個粗人。他要到祠堂裏來的時候兒，他母親照例囑咐他不許任着性子說話。他是照例的不能聽從。國寶發言之後，他見族長以及滿屋的老幼，一個個都像魚骨卡在嗓子裏，誰都不說話；急得他頭上直冒汗。他漲紅着臉，嚴肅沈著的替他的族叔金守誠辯護。他說：

『寶哥！你要變賣樹木，守誠二叔不樂意，我是知道的。自從他聽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之後，愁得他晝夜不安；到今天，他終於病倒牀上了。如果大家不怪二叔太死板，應當承認：他自己親手栽成的樹木，親眼看着好容易才長成像今天這個樣子，他不忍得把它們輕輕的折

賣了，也是人情之常。二叔並不迷信風水，他常說咱們金家所以能在隣鎮上伸一伸大拇指，自然，有寶哥你這位大學畢業生，算是一個大原因；其次恐怕就是因為我們墳地上有這一片難得的樹木了。」

『這話一點兒也不假！』另一位說。他顯然是受了國義的啟示，不知不覺的把「不發一言」的戒律忘了。『咱們這片墳樹的名聲兒，確乎不小。難得它長的那麼一樣高矮，一樣粗細。別人就是有多少錢，也不能使他們的墳樹，立刻長成這個樣兒，這不是三年五載的事。寶姪，跟你說，你是準不信，以前都知道咱們墳上住着狐仙爺，現在，恐怕也還沒有搬家。要是折賣樹木，可得留神狐仙不願意。』

國寶那位大學畢業生，聽了這話，冷笑了一聲，沒說什麼。族長剛要出頭證明狐仙爺實是在有的，一見國寶冷笑，急忙把話嚥住，還是不住口的吸煙。這時國義那位粗人，又開口了：

『有沒有狐仙，我不敢說。這一片陰森森的墳樹，給我們莊兒上，增了無窮的瑞氣是真的。我不會形容這片樹林有怎樣的美麗，我只覺得它好像我們的眉毛頭髮一樣，沒有它了一定是難看的。我也說不出這片樹林有什麼好處，可是我知道圖族的老幼，見了它就快活；想

到它日子過着就有勁。然而我們得想一想，自始至終愛護這片樹林的是誰？把這片樹林看得同自己的生命一樣珍重的是誰？

『要說這一點，費心最苦的，當然是守誠老弟！』這另是一位有年紀的人說的。他的緘默畢竟讓什麼給衝散了。『我知道，從種樹秧那時起，除非萬不得已，守誠沒有一天不到墳上繞圈子。他把拾柴的，砍草的，都當賊防。不瞞你們說。三十年前，我到墳樹上截取了一根木耙柄兒，可巧被他瞧見了。啊！他整整的跟我鬧了三場，有五年沒有同我說一句話；直到現在，彼此都老了，他還記着那件事兒，他還能指出我截樹留下的那個樹疤來。你們許多人都不得記得，當年咱們這一帶的風俗不好，各莊兒上都有偷樹的賊。守誠和寶姪你去世的父親，每人抱着一枝鳥槍，通夜的在樹林裏防守着。我不怕寶姪你嫌我多話，你父親還是爲看守這片樹林得罪了匪人，才讓匪人給害了，到現在連屍骨都沒找着。真的，祖墳上這一片樹長成這個樣子，太不容易了！現在，好了，樹都長大了，不怕賊偷了。』

國寶聽了這一大段話，低着頭不作聲。別人還以爲他想起屍骨無着的父親來，悲戚不語；其實自命爲一世豪傑的國寶，沒有那些閒情去想父親。他正追求他非賣這墳樹不可動機呢。他很清楚的記得，當他還在中學讀書的一個暑假裏，他拿着翻網到祖墳上去捉鳥兒；因

爲墳樹太多了，他用小刀兒把樹皮上刻着各種的記號；也是被守誠看見了，把他十足的訓斥一頓。從那一天起，國寶就恨上這一片墳樹。他那時候兒的心情，只希望一場電火，把這些樹木都給燒了；再不然，由樹林裏出來一隻野狗，把守誠這個怪老子的大腿咬一口，也算出一口氣。

直到國寶入了大學，那些墳樹一棵也還沒有燒燬。幸而他已經學會了打鳥兒，回到家鄉，便把祖墳當作獵場。他戴着紫色的便帽兒，墨晶的眼鏡，穿着嶄新的獵服，拿起槍來，向着空中發射；一響之後，把那些鋤地的、澆園的，都嚇得一跳，都停下工作來看他，指他。這時候兒，他覺得夠資格了，夠一位現代青年的資格。不過金守誠那個老頭子是個落伍者，他居然看不慣那位大學生的樣子；當着許多人的面兒，他禁止國寶到祖墳上去放槍，理由是怕傷了那些樹枝。又受了這麼一場屈辱，國寶抱定了『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』的大志。到今天，報仇的日子到了，他想出種種的方法，恰巧和守誠的意思正相反的方法，來折賣這墳樹。

國寶故意把報仇雪恨，當作折賣墳樹的理由，彷彿這樣才顯得自己英雄；即使錯誤，也還不失爲英雄的錯誤。關於近來他受了煙債酒債的逼迫，不得不另闢財源的私計，他知道不便回想；關於同族長在深夜密議的事實，他曉得不便追憶。他硬着心腸向大家辯解：『爲

了救濟族中貧困，爲了公學的基金，不是爲了我個人。樹的變賣，這正是最恰當的時期，再長下去，許多樹木要空心了。」

緊接着國寶的話，這次是族長開口了。他接受了國寶的眼神催促，把煙袋鍋裏的灰向磚地上一磕，又從袖口裏掏出一塊變灰了的白布手巾，把鬍鬚抹了兩抹，然後說：「俗話兒說『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飢』；這幾年收成不好，族人有許多衣食不周的，倒不如依着大寶的意見，把墳樹賣了救急。不過有一件，大寶得答應，就是刨了大樹，得栽小樹。要能作到這一層，守誠老姪子再反對賣樹，我會不依他。」

「族長這話並不錯。」這是那位粗人國寶說的。他的臉上由紅而青，兩片嘴唇氣的直顫動。「但是，種上小樹得立刻長成現在這樣子；不然，誰要賣樹，我就跟誰……」

不過國寶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一隻茶杯已經投中了他的頭。一轉瞬間，金氏祠堂裏變成了戰場。族長用煙袋桿子拚命的敲桌子，但是大家正高呼大叫，誰也不聽他。國寶聲嘶力竭，喊着：「國義不服從族長，非重重的懲罰不可。」但是除了他預約下的十來個人，其他看見事情鬧大了，都搶着跑出祠堂去。祠堂的大門框幾乎擠壞了。直到國寶爬在地上不能動顫了，國寶還喊着：「不服從族長的就是『大逆不道』。」

國寶的預計又成功了，乘着大家紛紛亂亂的當兒，他立逼着族長在賣樹的合同上蓋了『金氏闔族公議』的印章。這一着兒，據說他從前當學生會主席那時候就學會了，現在不過是又溫習了一次。

依照鄉間的慣例，一遇到彼此有什麼糾紛，必定是幾位說是了非的人們出來，有的作醋，有的作油，把兩造的氣憤都給平一平。事主感激這些調人的不辭勞瘁，感覺自己的體面很夠了，也必定不再認真的去追溯爭執的焦點。金氏祠堂裏羣毆事件的解決，也不出上述的途徑。那位吃虧最大的國寶，已經得到族長再三的安慰；雖然還沒有捨棄復仇的念頭，然而最近因為要養傷，暫時不得不把滿腔義憤壓下去。

金氏族人，照例是在事後發表他們的先見之明，照例是各有各的意見。有人說把墳樹賣了也好，反正『財帛都是禍根苗』，留着也沒有什麼好處；不過賣價歸誰掌管，是個嚴重的問題，像每年公地裏所收的租價似的，由着族長任意支配，那可不行。有人主張把樹木按戶批分，聽憑各家的意見去處理。但是捨開本題，專去評論鬥毆的居多數。老頭兒們都以為國寶這孩子早就該打；整天價瘋狗似的，愛咬誰就咬誰，不分老幼，也不論大小；早應該教訓一頓。老太太們反對這種說法。她們以為就是欠打，也只好檢他皮粗肉厚的地方打兩下，不

該用死力的去砸他的頭；這讓他的寡媽媽多麼心疼。也有人又說這樣的預言：『瞧着吧，兩邊都不是省油的燈；守誠那老頭子的脾氣尤其古怪。以後金氏族中，怕不會再有太平日子了！』其實大家的意見越紛歧，族長和國寶的心裏越坦然。

有些喜歡站在街頭唆使兩狗打架的人們，深怕天下太平無事；他們理想的人生，是常有打官司的人們供他談論。他們走到族長和國寶那裏，爲了表示忠誠與義憤，恨不得用八張嘴去描寫守誠和國義的狂悖。可是到了守誠和國義那兒，又用了同一個嘴去反對折賣墳樹。他們毫不吝惜的會把無限大的罪惡輕輕的放在一個人的身上；連天旱不雨，都會說是那個人的過錯。不過族長那老頭子早已有定型的處世哲學，絕不會因爲別人的空言煽動，而忘却他的實利中心的主張。國寶就差得多了，一經挑撥，立刻就冒火，立刻就布防反攻；究竟欠些涵養工夫。在那位粗人國義方面，因爲說了幾句仗義話，弄得頭破血出；眼看着自己母親那樣深摯的悲哀，他早已發誓說，不再管閒事。任憑誰去盡惡，他一時也不容易興奮了。至於金守誠呢，自從聽了國義挨打的消息，早已猜透那片墳樹最終的命運；那些是非人的報告，不過給他的猜想作個證明罷了。

守誠自信有力量使族人們一齊起來附和自己，去反抗國寶的暴烈行爲。他彷彿競選人似

的，拄着一條拐仗，連咳嗽帶喘的，去向族人們陳述賣樹的利害。他竭盡才智去揭出國寶的陰謀。他以為這樣總可以打動人們的義勇了。他根本沒有想到，欺軟怕硬是人類的天性，大家相信：『若怕好人受屈，上天也不必容。』越是知道國寶的毒辣，族人們越不敢不對他表示着笑臉兒。守誠挨門按戶的苦口勸導，所得到的只是些不誠實的點頭，和背後的訕笑。

族人們那些可憐的愚詐的面孔，都呈現於守誠的心頭上，守誠對人世間一絲的留戀也沒有了。他走到那一片鬱鬱蒼蒼的墳樹林中，注視着每一棵都經自己撫摩過無數次的樹木，知道它們將要屍陳曠野，將要作兩三個人炊爨的犧牲者，他連再伸手對它們作最終的撫摩的勇氣都沒有了。他看見每一個樹枝，每一片樹葉都在向他作別離的慘笑；他的熱淚，隨着他一生的事業，都空竭了。他希望什麼？反正那些大樹，不會變成槍礮來保護自己的生命！

國寶看見守誠一連三四天，都在墳樹林中走來走去，簡直測不透他又生什麼邪着兒。自己不能不疑神疑鬼的加緊布防。至於族人們，把這個少家無業的古怪老頭子，早已當作了不祥的人物，存着『敬鬼神而遠之』的態度。對於他執拗的糾纏着墳樹的行動，除了輕輕的說他是個瘋子以外，並沒有給他多少注意。

突然，這一夜，一件驚人的事變，國寶家的空院子裏一梁乾草燒着了；火光普照着整個

兒的村莊，彷彿要消滅一切的黑暗。金氏族人，憑了直覺，一個個爭先的去挑水救火。正在人號犬吠的當兒，國寶宣布火犯已經捉住了。大家睜大了眼睛去看，那被綁着手足，像個豬似的躺在地上的，却是那位粗人國義。幸而這一晚上沒有風，離着房舍也遠，火不會延燒起來，國義僅僅受了幾個暴性人的幾腳，而沒享受了「罪有應得」的火葬。

族長從來沒有這樣迅速的召集過闔族會議。起火的第二天早晨，金氏祠堂裏，已經坐滿了人。國義是被綁在走廊的柱子上，由前次用茶杯投他的兩個族人拿着刀看守着他。國寶首先辭謝闔族公學的職務；其次說明犯不着爲了大家賣樹而得罪人；最終却懇求族長，把國義釋放了。哪裏知道族長那老頭子，今天連煙袋都沒有拿來，似乎早就準備着說話。他的耳朵今天一點也不聾了。他說：『因爲有了這種反常的變故，大寶不能辭，樹是非賣不可，國義必須送到監獄裏去。』他說話的神氣很怕人，鬍子上沾了許多唾沫星兒；瞪着大眼睛，好像正要吃了誰。國義的母親高聲哭訴着：『兒子正在睡夢裏，怎麼硬被人拉去作火犯！』但是她被關在祠堂的大門外頭了。

族人們又有許多意見，有的估計那槩乾草的價值，有的說明公學的重要，反正都是些哀而不傷的話。可是國義的命運，就在這些看風使舵的族人手中造定了。

自從作了國寶的俘虜以後，國寶始終燃燒在忿怒的火焰裏，始終沒有說一句話。在到城裏監獄裏去的路上，他看見守誠二叔在墳樹林中看着自己乾笑的時候兒，他的熱淚泉湧似的流出來，他才開始懺悔了。他對守誠說：『我悔恨沒有真去放一把火，把這整個兒的胡塗村莊燬滅了。我不怕死；只是沒有拿出自己的力量來，去剷除一些人類的恥辱，實在證明自己的渺小微弱。對於坐獄，我並沒有多大的嫌惡，因為我相信囚犯的心不會比族人們的更狠更硬。』

最初，族人們還有以為國寶未免冤枉的；後來，便衆口同音的說他是真贓實犯，『入獄』就是證據。他們聽見國寶的母親哀號，也會不疼不癢的說一聲可憐；但是跟着就說那是生養逆子的報應；連那一點類似的同情，也就趕緊取消。

大家還沒有把國寶入獄的事件完全忘掉，又有了新的驚人的消息。那位近來天天圍着墳樹林子打轉兒的金守誠，突然不見了。這使金氏闔族，一體的感覺到極度的不安。國寶請求族長派人到各地搜查，親戚的家裏，鄰近的廟裏，以及破窖和水井裏，都找遍了，終於不見那位古怪老頭子的蹤跡。有人說他除了這片墳樹，並沒有一個朋友；可是樹林裏經族長親自去看過了。又有人說他曾經和一個當兵的在一塊兒喝過酒，也許他去尋找助手去了。國寶和

族長，深信他去尋助手的話，深信他會來報仇；因此他們倆不但黑夜警戒着，就是白天，也提心吊膽的，坐臥不安。然而在另一方面，他們又暗自表示欣悅，對於收買樹木的木廠老闆，並沒有斷了交易的進行。

金氏族人，都有極可欽佩的安詳態度。炸彈落在他們的門口，他們也許出來看看；但是只要他們的頭顱還長在脖子上，他們永遠不會認真去追究炸彈是哪兒來的。守誠失蹤以後，他們的確談論了五六天，的確也有人表示過無限的悲慨。但是他們見了木廠老闆作着種種伐樹的準備，一點也沒有表示驚奇。

在國寶呢，在族人們面前，對於他族伯的失蹤，也會說出整套兒的惋惜的話；而實際上，自己一想，敵視自己的人去了，族中老幼把自己當作皇帝般的看待，成功的欣慰是不得不有的。自從他大學卒業，『致仕歸田』以後，可以說沒有哪一種計畫失敗過。他曾經覺得自己有了獵槍，還缺欠一條狗在手裏牽着，比起油畫上洋人行獵的派頭兒來，未免不足；可是木廠老闆會湊趣，居然給他物色了一隻黑底白花兒的雜毛獵犬來；這在鄉間，也就可以相當的滿意了。有時，他想到祖墳這塊天然的獵場，不久就要失去了，心中多少有些悵悵不樂。然而又一計算，就是木廠的夥計們一齊下手，晝夜不停的砍伐，半年也未必能把這一片墳樹砍得

完；在這個時期間，自己不是可以暢快的放槍嗎？半年以後，反正自己也不能儘在這僻陋的鄉間活受罪，還能不到都市裏去慰勞自己一下？

在一個晴朗的下午，國寶帶着獵犬，在祖墳上追逐一隻負傷的梟鳥。獵犬迎合着主人的意思，首先跑到樹林的深處去。突然，他怪叫起來，彷彿受了什麼意外的襲擊。國寶追上去看，原來牠陷在一個乾涸了的土坑裏，這土坑是歷年人們取土添墳掘成的，現在蓋着尺多厚的落葉。國寶用力往外拉他的獵犬的時候兒，却發現了獵犬正銜着一隻破鞋。國寶愕在那兒了，他想：

『這隻破鞋，不很像守誠那老頭子的嗎？』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初版

一——一五〇〇本

民間叢書之三 民間集

定價國幣五角

外埠另加郵費五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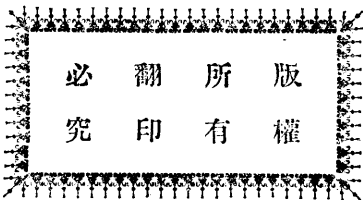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老向

發行者民社

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
電話西局二九五七號

印刷者
插華永記印書局

北平前外西河沿中
電話南局一四六八號

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7 9082B

0219

